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Z121.5
CH1
13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十三册

Z121.5
CH1
13

ZJU001016121

吉林人民出版社

蘇氏春秋集解

〔宋〕蘇轍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一至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解十二卷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皆舍傳以求經古說漸廢後王安石與孫覺爭名至廢棄春秋不列於學官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為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為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

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為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為齊實滅之顯然與經繆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頗濵一槩以深文詆之未免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是書為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春秋集解原序

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杜預有言丘明授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盡明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已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

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為
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
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
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
復非一覽之灑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
與論說者顧謂子遹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
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
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
儻在於是也二年閏九月八日志

春秋集解卷一

宋　蘇轍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而書正月何也言朝正於廟於是始成君
也惠公娶于宋曰孟子卒其媵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是以未
嘗即位也隱公雖長庶子也桓公雖幼適子也適子
當立而不能自立庶子不當立而能自立矣然則桓
公之立否在隱公也隱立而以奉桓其志可也而禮
則不可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然則自立而以奉
桓禮歟穀梁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兄弟天倫也為人子受之父為人臣受之君已廢天
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

未也然則廢桓而自立禮歟兄弟之不加適庶古之道也諸侯再娶之非禮惠公尸之矣惠公以夫人娶之而其子可不以為適乎雖然自立以侯其長亂之道也盍亦立桓而已為政乎立桓而已為政及其成人而授之於是可謂禮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不書爵不名而字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也或曰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之非禮也凡書皆以譏之予以為不然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諸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春秋因其禮俗而正其得失未嘗不予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盟必有日月而不日失之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失之也故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孛震電大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敗伐圍取救次遷成追襲奔叛執水旱雨電冰雪雹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之母弟也其母愛之封之於京將作亂大夫請禁之鄭伯不許及聞其將襲鄭而後伐之段出奔共段之不稱弟及公子何也段將為君非復臣也不稱段之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伯成之也克者何能勝也段之欲為亂久矣鄭人知之而鄭伯不禁非不能也將養之使至於亂而加之以大戮故雖逐之而國人不敢爭母不敢愛此鄭伯之所謂能

也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以示得其情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公羊穀梁以為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為之說則過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魯之喪諸侯有來賵者矣皆以常事不書書宰咺尊王命也天子之宰周公曰宰渠伯糾咺之名何也其賵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以賵惠公仲子為天子之卿而外交於諸侯非禮也

則緩以賵仲子則未喪也死也使受命於君出而不如其言及而不言其人內之微者也宋人外之微者也或曰皆遠而失之也宿小國也盟而以國地宿與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天子之卿也不稱使非王命也不言朝未當朝也天子之卿而外交於諸侯非禮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魯大夫也大夫之喪君不與小斂則不日以為少恩也或曰遠而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楚是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非王命也極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也裂繻之不氏何也小國之大夫稱人其名貶皆特書也書裂繻以其逆女也凡女在國稱夫人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之上公臨之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大夫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也其盟魯故也魯人有怨于莒裂繻既昏於魯而為魯盟莒故比之魯大夫而稱字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之母仲子也凡公母稱夫人薨則曰夫人某氏薨葬畢而祔于廟則曰葬我小君某氏不稱夫人則曰某氏卒不祔于廟則不書葬仲子始娶于宋故曰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薨特立之廟而不祔故不書葬左氏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考之以事皆不合失之矣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春而書月則書王不然則否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不言日夜食也不言朔朔在前也不言朔與日朔在後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為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君氏何也哀公之母曰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著其君也詩曰毋氏聖善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猶曰君氏云爾公羊穀梁曰此尹氏也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天王崩為魯主故卒之王子

虎劉卷皆天子之大夫也其卒未嘗不名使尹氏嘗為諸侯主矣則將名之其曰尹氏而不名非尹氏也蓋君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也未爵而使之非正也不言使桓未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薨魯君而卒諸侯魯史也其書来赴也其名與魯通也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聘會問皆以名通故卒則書名不然則否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臣子而名其先君非禮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魯往會故書春秋以魯故卒諸侯及其葬則雖子男稱公何也會者在外信其臣子之詞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之世子完庶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卒州吁弑完而自立凡弑君稱君君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則曷為或稱人或稱國稱國以弑大臣弑之也稱人以弑衆人弑之也稱臣則曷為或氏或不氏不氏惡之甚也且州吁將以為君非復臣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禮盛曰會簡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鄆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二年鄭人伐衛州吁將報之以宋公子馮之在鄭也使告于宋帥陳蔡而伐之宋公使来乞師公不義州

吁而辭焉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不稱公子公羊穀梁曰翬之不稱公子與弒公也夫翬之伐鄭未嘗弒也且弒君而以不氏為賤而足乎不足不若不賤之愈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使石厚求定於石碏石碏教之朝陳而求覲於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陳人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殺之于濮稱人以殺衆詞也言衛人皆欲殺之也州吁既為君矣其曰殺州吁何也不能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不言晉歸于衛而書曰衛人立晉何也言歸則晉求入也言立則人立之也世子之不言立固其所也非世子未有不立而立者也雖非其所然而衛人之所共立蓋許之也其不稱公子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諸侯不二嫡仲子不得祭於惠公之廟以桓故為之宮禮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祭文王文王周公之廟用八諸公因之非禮也隱公問於衆仲於是初獻六羽不言佾羽而不干婦人無所事武也公羊穀梁曰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士無佾矣可

乎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故邾人請於鄭以伐之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邾小而先鄭主兵也

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五年邾鄭伐

宋宋人使来告命公聞其入鄆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未及國公怒弗救故鄭人来渝平和而不盟曰平言渝棄舊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之娣待年於國不與嫡皆行也媵不書書叔姬賢之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使札来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来聘

凡稱弟毋弟也異母則稱公子各從其親者稱之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嘗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伐之不言獲而言以歸尊王官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也稱衛可見戎衛則衛不見而何以為貶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者天子巡守鄭人助祭太山之邑也鄭伯曷為以其邑與魯將以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於成周之邑也周衰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祊近魯許田近鄭是以易之天子在焉而私易田其言使宛來歸祊鄭之罪也曷為不言以許田與鄭事未定也宛之不氏貶之也或曰鄭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蝝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
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
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子翬將為公殺桓公以求大宰公不許翬懼反譖

公於桓公與之謀弒而弒之不書弒諱之也薨而不地
隱之不忍地也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穀梁曰賊不
討不書葬雖在內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
若隱公之禍將誰討乎蓋將討乎桓公隱亡而討桓
將誰使為君隱亡而討桓是重亂也故隱亡則桓君
矣討君之難孰與討齊之難不討齊則葬之不討君
則不葬非訓也故凡弒君不書葬不成喪也隱十年
無正事不在正月也公羊曰隱不有其正穀梁曰隱
不自正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
之有也不書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一 十五

春秋集解卷一

春秋集解卷二

宋 蘇轍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不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乎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曷為不言易諱之也言假有歸之道焉言易則已矣凡歸未有不受者也假未有不予者也鄭伯之使宛來歸祊也書歸書入魯鄭皆罪也其以璧假許田也書假而不書予祊之謀隱公為之矣桓因而成之非專其罪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此弒其君與弒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弒及之也華督弒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公羊曰孔父字也其不名賢也諸侯不生名死猶名之大夫生名死而名正也孔父之死何賢而字乎且方名其君而字其臣禮乎

滕子來朝

滕嘗稱侯其稱子王所黜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稷之會將以平宋亂也既而受賂立華氏故書其所以會春秋之會未有書其故者也會而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言諸侯始以宋災為會既而無歸亦非其實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鼎華氏之賂也華氏之賂為不可受矣而又納之

大廟甚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不然則否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會衆詞也一出而二事則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隱公之不至何也將不終為君不以告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世為周卿士王貳於虢故周鄭交惡王以諸侯伐鄭不言王及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君臣之詞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諸侯之師王之所得用也於是鄭人及王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射王中肩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與之戰也不言敗諱之也

大雩

旱也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曷為以大言之雩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以周公得祭上帝謂之大雩言大於諸侯也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秋大雩書不時也夫龍見而雩常祀也旱雩而以常祀言之失之矣

螽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桓之適長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書公羊曰
喜有正也喜有正所以病桓也然則非病桓將不書
乎穀梁曰疑故志之然則非疑將不志乎
冬紀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来朝鄧侯吾離来
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来聘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王之三公也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
公自魯如紀不稱使謀合也遂繼事之詞也大夫出
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
因適得實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王后公子遂
如周及晉侯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
專繼事者也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也王者無
外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既曰王后矣此其稱紀季姜何也自紀稱之也父母
之於子雖其天子后猶曰吾季姜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使世子攝事畏大國也蓋禮
之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為會於桃丘既而背之與齊鄭來戰故書
曰弗遇過在衛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
之大夫戍齊齊人餼之使魯為之班魯以周班後鄭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以齊衛來戰于郎不稱侵伐
而稱來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
正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有寵於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突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而繼之以突之入與忽之出仲以出君易死罪之也突之不稱公子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其曰歸于鄭何也凡反其國無難曰歸有難曰入無難而內不喜曰復歸有難而內不喜曰復入復者獻之之詞也突從祭仲以歸于鄭則無難矣鄭忽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忽之為太子也齊侯將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戍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或問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而況以師昏乎故其立也國人不

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故不稱子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其知權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故祭仲名也非字也且方名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嫡子稱子禰先君也庶子不得稱子不敢禰先君也非伯子男之謂也且雖伯子男其可一乎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篡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多責賂於鄭公五為會以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以國地則及宋人戰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戰猶以鄭故也先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戰異日也不言所戰後也衛宣公未葬其子出會諸侯非禮也燕戰則稱人敗則稱師何也與齊宋序戰皆稱爵敗皆稱衆人敗則稱師何也與齊宋序戰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大夫即盟於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壬申災而乙亥嘗書不害也然而周之八月非嘗之時也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焉已矣災而為害則不嘗若災而不害而可以勿嘗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言以何也公用之也諸侯而用諸侯則言以私用之也用之以公則人自用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諸侯不生名突之名失地也突將殺祭仲不克而出諸侯之出奔必有出之者矣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自取之也然則弑君何以稱臣弑君之罪重於出君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突既出則忽之歸無難矣然而鄭人之所不喜也

許叔入于許

鄭莊公之入許也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許叔因鄭亂以入於許猶有鄭難焉故曰入叔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爭者皆字許叔蔡季是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鄚伯突入于櫟

櫟入忽在內難之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為君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夫突入于櫟未入于鄭忽未嘗奔也而何以書之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于袁伐鄭

地而後伐既會而後伐也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突在櫟不在鄭伐鄭非伐突也乃所以救突也公羊穀梁之妄若是者衆矣不可勝非也故各非其一而已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之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宣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伋子使齊盜殺之并及壽子故二公子怨惠公而立

公子黔牟惠公出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自陳陳奉之也

冬已葬蔡桓侯

葬未有不稱公者此其稱侯何也傳失之也或曰周衰諸侯不請謚於天子故葬則稱公蔡桓之稱侯請之天子也夫諸侯既沒不請於天子而稱公非禮也然則魯君生而稱公諸侯之大夫皆稱公子亦非禮乎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會從其臣子而稱公亦可謂禮矣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非禮也濼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亢也夫人亢也穀梁曰夫人亢也雖亢而與於會可以不書乎雖不亢而不與於會其可書乎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之詞也與不相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齊侯通於姜氏使彭生殺公不言殺諱之也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也在外不可不言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集解卷二

春秋集解卷三

宋 趙鞏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左氏曰文姜出故也文姜之出孰與桓公之薨在三月舍其大而言其細失之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之薨夫人與聞焉魯人責之故出奔不言奔諱之也不稱姜氏以為夫人之義絕不為親禮也或曰所以賤之也

子叔姬卒

單伯逆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將嫁女於齊故使魯主之而單伯逆之單伯不稱使何也外大夫使於魯則稱使詳之也於他國則否略之也單伯逆女為齊行也故不稱使公羊穀梁曰此逆王姬也然則單伯為魯大夫矣魯無

之敵也天子莫之治諸侯莫之救紀侯內則不能下
齊外則不忍抗齊以殘其民將棄國而去故以鄑與
季使為附庸以無廢先祀故書曰紀季以鄑入于齊
言非叛也季之不名附庸之君且喜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
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
渠彌殺忽而立子亹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
子儀莊十四年突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
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儀之君
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
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
也以篡衍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衍
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春秋於四人也皆不使
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
如是則亂不止昔者孔子之門人疑孔子之為衛輒
也子貢入問之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故
曰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不反之詞也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
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雖失地之君而原其行事則周
公也故賢之而不名公羊曰何以不言滅為賢衰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齊襄公實
於周紀侯譖之於是九世矣世盖有復九世之讎者
乎且襄公非志於復讎者也雖或使是為名春秋從
而信之可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書葬此何以書齊以告也齊侯取其國而葬

其夫人取之則有罪而葬之則禮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忘齊之讎而越境以與其人狩非禮甚矣或曰齊人齊侯也不言齊侯為公諱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郯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以納朔也不言納將言朔之入故也朔以殺二兄為罪而諸侯納之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之入猶有黔牟在焉故稱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及諸侯伐衛以納朔王人救衛不勝諸侯朔遂得入朔入而公至雖不言納而公之罪亦明矣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在民以為與雨俱墜公羊以為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按歷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者以為星隕如雨蓋無足怪也

秋大水無麥苗

是時麥熟五穀苗而未秀時為水所害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作亂不稱公孫將為君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然春秋所書無道而稱臣者六齊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晉夷

皐楚虔雖無道而趙盾公子比疑於無罪故稱盾及比陳平國蔡固雖無道而罪不加於國人故稱微舒及般齊光雖無道而崔杼之惡甚於光故稱杼言各有所當已不必同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齊雍廩殺無知而稱人以殺言齊人皆欲殺之也不稱君不能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凡當立者不言納與入如宋襄公之納齊孝公言伐而已不言納與入也言納與入非當立者也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庶弟而爭國故子糾言納而小白言入糾之言納而不言入納而未得入也小白之言入自入也不言歸子糾難之也不稱公子皆將為君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之死魯殺之也鮑叔謂魯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也不予齊人之使魯殺其親也故使齊自尸之且曰有國而不能庇一人亦所以病魯也公羊曰稱子糾宜為君也或因公羊而益之曰此殺未踰年之君也夫子糾小白皆以庶弟爭國未知孰宜為君也未知孰宜為君納而未得入而以為未踰年之君也可乎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凡諸侯遷國自遷曰某遷于某人遷之曰某人遷而有之曰某人遷某猶以為附庸也故不言滅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楚之舊號也不稱荊人夷也獻舞之名失地也凡獲諸侯不言獲而言以歸尊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凡諸侯滅同姓名其非同姓君行則稱君臣行則稱臣滅人之國其罪均也而其實不可不別譚子之不名未通也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
叔姬始以媵歸紀紀侯去國無歸而叔姬歸魯及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鄑善其得禮故書稱紀叔姬明非嫁也歸魯不書非寧且非出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齊宋秦敗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至襄八年晉悼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節則大夫亦皆稱人蓋亦衆與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
討其不會于北杏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劫桓公以求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齊魯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故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手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accessible長勺之戰莊

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敗安得所謂三戰三敗而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將伐宋請師于周假王命而行故單伯會之書曰單伯會伐宋後也凡天子之大夫出會諸侯不繫之王尊與諸侯比也王人而後繫之王微以王為重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也天子之大夫與於會盟而魯不在則書之如魯大夫內之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自春秋以來陳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强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首故桓因而進之遂終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禮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歸寧兄弟文姜之於齊桓兄弟也親行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

鄫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故以宋人主兵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而不書其人內之微者也盟未有不同者也此其曰同盟何也有不同者服也於是鄭始聽命穀梁曰不言公疑與讎盟也柯之會公既與齊盟矣何獨至於幽而疑之讎雖不可與通而襄公亡矣桓公之霸不從則國病為國故許之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受盟而不朝齊詹鄭之執政也故齊人執之不氏未賜族也凡執大夫稱人何也諸侯之尊執一大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稱行人非其罪也不稱行人

罪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戒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書齊人殲于遂自取之也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茅戎以為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兵未嘗加也

交也

秋有蜮

蜮短狐也含沙射人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姊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姊略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政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罃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莒非父母之國而往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

肆釋也青過也書曰青災肆赦非常事故書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春秋無異辭焉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為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凡殺其臣惟世子母弟稱君以為人君之尊殺一大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故稱人以殺殺有罪也以為國人殺之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以為國君殺之也

其曰殺其大夫云者雖殺有罪猶以殺大夫為惡也殺其公子則又甚矣凡殺大夫皆稱名大夫生名殺而名之正也殺而不名賢之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

荊之稱人以其來聘特書也不曰荊子使某來聘未列於中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不言來公在外也禮朝聘於廟於外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公將娶於齊故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以誇示齊女非禮也不言新宮久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常事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夫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謂常乎親迎而不志則踰年即位可以不志矣

不言使也

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屬也祭公天子之卿士不正其外交故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不與夫人皆至夫人不從公而自入失夫婦之正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夫執贄以見夫人禮也公將以侈之故使大夫及宗婦皆見且皆用幣者不宜用者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棗栗腶脩

大水久戊寅大水

鼷鼠食郊牛牛死乃卜三正

鼷曲食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喪不能君也公羊曰鼷曹大夫也曹無大夫鼷之書二諫而去賢之也以為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為有大夫乎則賢鼷而不氏何也故曹鼷者曹之世子而非大夫也

赤歸于曹

赤曹公子歸為君者也鼷出則赤歸無難矣

郯公

闕文也公羊穀梁曰郯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郯公失國如曹將書曰郯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郯公非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自是通好於魯故嘉之不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曰食則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今魯鼓而用牲于社皆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書杞來逆女逆者非卿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魯大夫出朝聘曰如何也禮成在外未可必於我也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其不稱弟何也母弟之親於其相殺及奔則正之其餘則否非義之所在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公羊曰大夫之不名衆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赤衆矣而名之何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越境而葬其舊非禮也原仲之字

冬杞伯姬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大夫既沒不名也

冬杞伯姬來朝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

衛人敗績

十九年王子頹作亂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於是齊侯伐衛敗之取洛而還書齊人以賂故賤之也書衛人及齊人戰罪其不服也不地戰於衛也伐不言日伐不以日成也此其稱甲寅何也戰之日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螽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牆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哀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大夫出聘於諸侯曰如而不曰聘不必其成禮也告

雉之不言如何也告者在我雖不得雉猶告也凶年
告雉急民病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因舊曰新改舊曰新作新作則書新不書此何以書
凶年不新可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因其出而
新之不若因其入而新之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雖滅而叔姬守義于鄣故繫之紀賢而録其卒葬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齊將降鄣故出兵以備之將畢師少故言次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也齊人力降之復為附庸故不言滅紀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
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而況親獻之乎
秋築臺于秦
郎薛秦皆地也一歲而三築臺譏其勤民而傷財也
冬不雨
凡不雨甚則曰大旱甚而歷時則首月必書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管仲之邑也魯人德齊桓而為管仲城邑非常
法也然而管仲之功加於天下義之所許也凡城諸
侯城其國曰城某國城其邑曰城某邑邑有常處不
待國別而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桓為楚之伐鄭也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
改書先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莊公世子般公弟慶父叔牙季友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欲立慶父問於季友季友請以死奉般於是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之而卒立叔孫氏叔牙將為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矣故從而書之曰公子牙卒以為得其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薨必地詳凶變也薨於路寢得正也

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書曰子般卒諱之也

其名莊未葬也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而奔齊其曰如何也書奔是名慶父之罪也書如則未名慶父之罪也名慶父之罪必誅之而後可以兄弟之故因其出奔而緩之且為之諱親親之義也公子牙今將耳李子不免慶父弑君何故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狄伐邢

親之至也

春秋集解卷三

春秋集解卷四

宋 蘇轍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子般之庶弟不言即位繼故也親之非父也尊之如君父也著受國焉耳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慶父之賊子般也季友奔陳君幼國亂魯人思其賢請於齊侯而復之齊侯使召諸陳公決于郎以待之蓋魯大夫之出未有言其至者也書曰季 來歸喜之也不書其出子般之難力不能禦為之諱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若之何而去之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故書曰齊仲孫來

存魯亡魯制在仲孫非齊侯之所使也不書其名嘉之也其言來非盟且非聘也公羊穀梁曰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外之也魯慶父而謂之齊仲孫春秋豈當然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祭也禮三年之喪畢而禘于太廟以正昭穆今未三年而用吉禮以禘于莊廟故書曰吉禘于莊公不稱莊宮何也用其禮物以祭莊公而不及羣廟也

秋八月辛丗公薨

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故書公薨而不地不書葬不成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通於慶父欲立之閔公之薨夫人與知之故出奔不言奔諱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之賊子般而奔齊也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其弒

閔公而奔莒也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也方其賊般而奔齊也君臣之義當誅矣季子推兄弟之恩因其出奔而緩之可也及其復弑閔公也雖欲以兄弟置之不可得矣故正其罪而書出奔於是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而殺之然而春秋不書刺公子慶父何也季子以兄弟故赦之於隱不名其罪也然則叔牙之死也曰公子牙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不見故可以言卒也慶父之罪見於出奔矣不可復卒也蓋莊閔之際禍發於兄弟季子處之義行於不得已而恩施於不可復加春秋蓋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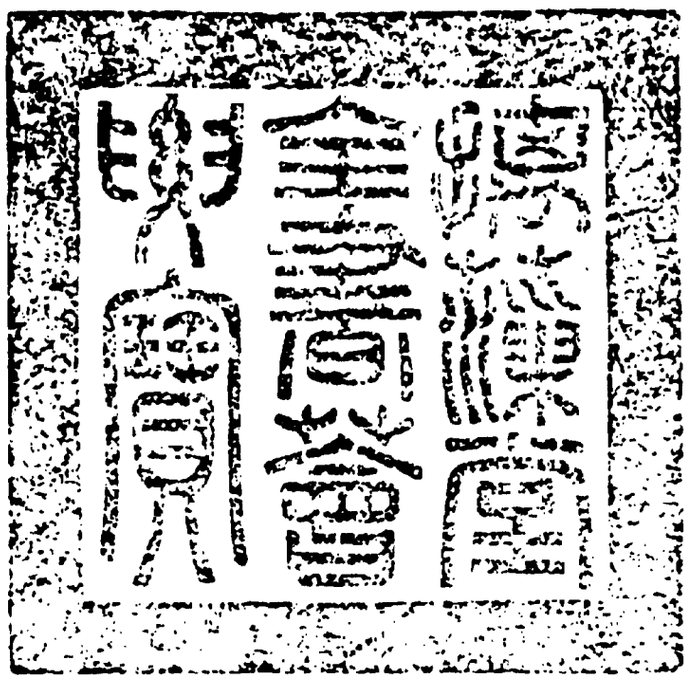
冬齊高子來盟

此齊高傒也其盟平魯亂也不言使不書其名猶仲孫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之為人使將兵而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之所惡者高克也而并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春秋集解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六

春秋集解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五

宋 蘇轍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故書曰邢遷于夷儀言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城邢之師則救邢之師也何以復序善城邢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哀姜孫于邾齊人殺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不言殺諱之也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雖其有罪非齊之所治也

楚人伐鄭

荊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君臣同辭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偪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孥

莒人責慶父之賂季友敗之而獲莒子之弟孥特書喜之也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殺哀姜而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而葬之

不稱姜氏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為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然則曷為不於其薨葬焉去之薨葬盡禮雖欲去之而不可得故於其至焉去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狄之入衛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之歸公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戴公卒文公立桓公於是

帥諸侯城楚丘而封之不言諸侯魯後至不及序也

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滅下陽晉主兵而先書虞賄故也下陽虢之邑也非國而曰滅下陽滅而虢亡也五年晉遂滅虢因以滅虞則其滅虢也無難矣

故於下陽以滅言之而五年不書滅虢蓋歸罪於虞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憂民勤雨故每於首月必書不雨

徐人取舒

舒附庸之國也徐取之以自屬故不言滅春秋書徐皆不稱人以其夷故也稱徐人羙文也

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齊桓公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將以諸侯伐之而未行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而未絕也蔡人嫁之至是因諸侯之師以侵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故蔡曰侵楚曰伐然蔡小國也以齊侵之不待諸侯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若以蔡故勤諸侯言私欲之害也凡民迯其上曰迯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事可見

夏許男新臣卒

卒于師也不言卒于師師未訖事也曹伯廬之卒于會也書曰卒師訖事也穀梁曰諸侯死于國不比死于外地死于師而不地內桓師也雖內桓師使既訖事不可不地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使完如師以觀齊侯見齊之威因而求盟故不稱使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制在完也於是齊桓退舍以禮楚故復書曰盟于召陵言非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師之退也濤塗不欲其道於陳與鄭陳鄭於齊侯請出於東方覘兵於東夷循海而南以會師於齊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恐不可用

陘也

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而執濤塗書曰齊人執轅濤塗執有罪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侯之嬖曰驪姬生奚齊將立之故殺其世子申生父子兄弟人之大倫也而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故凡殺世子母弟必稱其君且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無能殺之者矣是以責之君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母成風在焉則伯姬歸寧禮也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世子鄭也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故齊桓帥諸侯而會之以定其位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稱諸侯明王世子不盟也將廢君天下不敢與之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惡齊桓之定世子鄭也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雖有王命而棄大信以從不義書曰逃歸之也

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復諫不聽遂滅虢

師還館於虞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不言晉之滅虞虞自滅也秦之取梁也書曰梁亡而不及秦以為梁自亡也晉之滅虞也書曰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晉人滅虞以為虞自滅而晉人執其君耳虞公之不名未通也凡執諸侯稱侯以執伯討也稱人以執私執之也執諸侯重於執大夫故得以斥其君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新密也鄭所以不時城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義見上圍新城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陳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及齊人伐鄭伯乞盟

寗毋之會鄭世子華言於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為內臣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服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於是鄭伯請盟書曰鄭伯乞盟而不列於會以其逃盟賤之也賤鄭所以貴齊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也太廟周公廟也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七月非其時也夫人哀姜也其死也魯人以夫人終之矣然以其有罪而戮於齊不列於太廟者八年矣至是始致其主於太廟也夫稱夫人而不列於太廟非禮也舉罪人而致之太廟亦非禮也其曰用者不宜用者也特言夫人何也哀姜得罪於宗廟而戮死於齊且無後於國則既自絕於魯矣雖不以夫人終之可也而魯人以夫人終之立之主而祔之廟雖欲不致之太廟不可得矣故於其致也特稱夫人言其所以得致者惟為夫人故也公羊曰譏以妾為妻也穀梁曰譏以妾母為夫人也此皆意之之辭也求其說而不得是以為此辭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故稱周公宋桓公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非禮也凡在喪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殺適立庶晉人不順故里克殺奚齊悼奚齊則無罪不稱弒其君而稱殺其君之子何也未葬也春秋於子般子野之卒皆以未葬故名未葬而名則未君也未可以稱君而繫之其君著其將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豈有其君之子而國人不子者乎且國人之不子奚齊與卓均耳不子奚齊而君卓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之弟也荀息奚齊之傅也晉侯疾召荀息曰以是豎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卓以葬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卓之稱君既葬且逾年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里克平鄭父

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也季姬來寧公怒鄫子之不朝也止而絕其昏故遇于防而使來朝非禮也不稱鄫季姬絕也然春秋未有書季姬歸于鄫者或者鄫子之未為君也歸之歟亦未有書鄫季姬來者來而遂止之則絕也絕則非寧也亦未有書鄫季姬來歸者季姬非出於鄫也故皆不書蓋諱之也公羊穀梁曰非使來朝也使來請已也夫女子也而會諸侯使來請已事蓋有至此者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之諸侯也諸侯次于匡而遣大夫救徐義與鼆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之與國伐厲所以救徐也

八月叅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鄫子既朝乃使婦之故書曰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秦伯之力也既入而背其賂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曲在晉也諸侯之獲皆言以歸書獲晉侯而不言以歸罪之也凡諸侯失地則名晉侯之不名何也出而國有君者於出名之出而國無君者於歸名之要之皆失地也而國無君者有歸之道焉耳是以不名其出也不言晉師敗績舉君獲為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星也莊五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為石也今曰隕石于宋五見其為石而不見星之隕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書是月言非戊申也何以不日失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凡公子以伯仲字者於其卒皆稱其字以兄弟録之也季友仲遂叔肸是也惟牙以罪死故曰公子牙卒絶不以兄弟數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之屬也故齊人為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徐之稱人何也與齊人序稱齊人不可不稱徐人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公羊穀梁曰此齊滅之也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蓋嘗滅譚遂矣春秋未嘗為之

諱也且為桓公諱而以魯滅項書可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公會諸侯於淮而內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其情可也而禮則不可

九月公至自會

不言齊人之執諱之也猶有諸侯之事焉可以言會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無適子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與寺人貂有寵於桓公及衛共姬公許之立無虧管仲死五公子皆求立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作亂而立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已亥赴卒已夜殯書從赴志亂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也不言納與入孝公齊之世子也言納與入嫌於不當立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救無虧也齊人殺無虧以說宋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師戰

狄救齊

救四公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之稱人與邢人序稱邢人不可不稱狄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以其私執之也嬰齊之名失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於邾故書曰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會盟于邾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

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

齊

宋公凌虐諸侯故陳穆公請脩好焉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齊與盟也

梁亡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能處也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故書曰梁亡言其自亡非秦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齊桓沒中國無伯故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楚方稱人以執宋公故特書楚子楚子實執宋公其序諸侯以執之何也宋公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所不予也故序諸侯以執且不予楚子專執中國也楚未嘗與諸侯會盟及齊之盟序蔡下鄭上蓋未能服諸侯故以爵序至是而諸侯服之故遂先諸侯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稱楚子非特書也特書宜申以其接我也不稱宋公

捷不予楚之捷中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孟之諸侯也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釋何也以為執之人與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所以深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人與釋之皆在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小國而邾滅之取而反其君焉禮也不書須句之滅與其君之復弱不能自通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以須句故侵我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胄不稱公不書敗皆諱之也莊九年乾時之戰不稱公而書敗何也敗不及公也升陘之敗公幾於獲故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辭無所予公羊曰言曰言殺者正也楚人涉泓而未畢朔正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楚人涉泓而未畢濟有司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君子不厄人既濟而未陳而鼓之宋師大敗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豈以一日不鼓不成列而為文王哉其所以服人者遠矣以宋之德而為是則亦不知戰而已春秋何善焉
馬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不恤宋之敗而討其不與齊之盟譏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嘗稱侯且稱伯矣稱子絀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是歲復伐之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以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之伐鄭也以狄女為后叔帶通之王誅狄后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適鄭處于氾天子無出其曰出王自出也其曰居于鄭諸侯不敢有

其地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懷公立是年正月秦伯納文公三月殺懷公皆莫以告文公既定位乃告惠公之喪故不書月與日志亂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嫁于宋蕩氏母為子逆婦非禮也曰婦由姑

宋殺其大夫

姑言之也

稱國以殺而不名其大夫殺無罪也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使宋誠三世內娶乎禮未有不臣妻之父者從而不名其大夫是許之也穀梁曰不書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春秋豈為孔氏作歟而尊其祖以及其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出故楚人圍陳所以納頓子也言納則內有弗受者也

葬衛文公

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成公稱子喪未逾年也莒慶莒大夫也以其釋鄭之怨特書嘉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以乞言之齊再伐魯故乞師於楚齊雖有罪而魯乞師於夷狄以伐中國亦譏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同姓而不名楚子非特書故也以為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晉文公之出也過宋宋襄公厚遇之及其反國宋遂叛楚即晉故楚人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楚子也稱人非特書也公羊曰為其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之也夫楚子之執宋公稱子以執伯討也而謂其終身不免則過矣況終僖之篇於楚子何有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與楚有好故於其圍宋而會之宋方見圍書曰盟于宋不嫌其與盟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文公之出也曹衛皆不禮焉及楚子圍宋宋人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假道於衛以侵曹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曹以不禮為過故曰侵衛以不假道為罪故曰伐齊桓侵蔡蔡潰而遂伐楚故一稱齊侯今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賈以說而以不卒戍告楚楚刺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公子賈戍衛不卒戍刺之

周禮有三刺之法故內殺大夫皆曰刺諱之也賈始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賈以說而以不卒戍告楚楚刺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以不禮故私討於曹既執曹伯又以予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書之何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故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曹伯失地而不名何也出而國無君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晉文公自是始得諸侯故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

子愬皆稱師言衆與之也文公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得臣使伯棼請戰楚子怒之而不止也及其從晉師也晉師退舍避之楚衆欲止得臣不可故敗得臣則有罪矣而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得臣之不氏以特書故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失地而不名何也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既克楚合諸侯于踐土王因往勞享之而策命之為侯伯使王子虎會諸侯于王庭虎不書不與盟也不書王之來會天子而從諸侯諱之也衛侯使叔武攝事以受盟故稱子以未成君之名稱之言非王命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名其復歸終見其失地也元咺叔武非難其歸者也而國人不喜故書曰復歸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不信叔武先期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故元咺出奔訟之於晉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晉文公將帥諸侯以尊事天子而不敢合諸侯於京師故召王於河陽而以諸侯見其情則順而禮則逆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然而其情不可不察也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使若巡狩然尊周且以全晉也然則踐土之會王自往耳非晉之罪也故為王諱之而足矣溫之會晉之罪

也晉雖有罪而其情則順故為王諱之而後可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執則咺之歸無難矣然咺之訟衛以不寧國人之所不喜也故稱復歸

諸侯遂圍許

温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討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襄之名亦終見其失國也其言遂會諸侯圍許則襄猶未歸也其言復歸于曹既許之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小國也其名夷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公不書諱與大夫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春不見公故冬復來不言朝不能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王釋衛侯衛侯使周歂治厪殺元咺及瑕而後入稱國以殺咺瑕雖有罪而君亦有過也瑕立逾年矣其不稱君何也為君非瑕志也是以先元咺而後瑕言事之在咺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元咺既死則衛侯之歸無難矣不言復歸衛自是少安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之出也鄭文公亦不禮焉故晉侯秦伯圍鄭其

稱人何也專以其私討人罪之也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內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也曷為不言取曹濟西田晉人執曹伯而以其田分諸侯非吾取之曹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禮諸侯不祭天地魯以周公故孟春祈穀于上帝所謂啓蟄而郊也常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而不從則不郊矣四月非時也四卜非禮也穀梁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從則不待啓蟄而郊禮乎禮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牛卜日曰牲牲成而不郊則卜免牲不吉則不郊而已以為嘗致之上帝弗敢專也

猶者可已之辭也禮既郊而望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謂之望者國之所望山若川也魯之望三

太山河海是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三十年秦晉圍鄭秦伯私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杞子自鄭導秦以襲鄭秦伯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君命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擊之襄公在喪遂墨衰絰以出兵及姜戎要之於殽敗之其稱人何也文公之入秦之力也故雖穆公私與鄭盟而文公不問今襄公爭小忿而忘大德罪之也孟

明不書非卿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集解卷五

春秋集解卷六

宋　蘇轍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襄未葬而子般子野卒其稱名未逾年也文成定之即位也僖宣昭皆未葬其稱公以即位既逾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而未葬則名不可以逾年無君故逾年雖未葬而稱公以即位也其非即位則雖逾年不稱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王命是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天子大夫故不名諸侯之葬天子使大夫會焉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卿士也禮諸侯即位天子錫之命圭合瑞以為信晉惠公之立也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之命

而惰於受瑞是也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晉以衛之不朝也伐之衛孔達伐晉以報背盟而亢大國稱人罪之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禮卿不會諸侯而魯大夫出會諸侯皆無譏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頵成王也商臣稱世子而頵稱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稱世子明其親也稱君明其尊也商臣之於尊親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不書此所以書非時也禮葬畢而虞虞而作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而況敵處父乎故不書公如晉又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諱之也處父之不氏罪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謀衛也於是衛執孔達以說于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大事者何合昭穆於太廟也禮三年喪畢而禘未畢喪故不曰禘也然則吉禘于莊公其曰禘何也禮樂備也禮樂備曰吉禘不備曰大事僖公閔公之兄也閔嘗為之君矣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其曰躋僖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殽之敗秦穆公不替孟明而悔過自誓列於周書及彭衙之敗復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君子善之

晉人使先且居會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之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卿稱人以其不務德而力爭罪之也罪晉所以善秦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書曰秦人伐晉而不稱秋因其得失而正之未有不善其爭者也此獨不善其爭何也諸侯之相侵伐者衆矣春秋因其得失而正之未有不善其爭者也此獨不善其爭何也春秋之際諸侯以力相尚而不知德未可以非其爭也穆公之悔過自誓為近之矣而猶未免於爭是以非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故請改盟雖親盟於其國猶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伐楚而圍江之師解此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公羊曰娶于大夫略之也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于齊也孰謂娶于大夫夫子殽梁曰親迎而曰婦成禮乎齊也不言公何以知其親迎也宋湯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皆由

姑言之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不復罪之何也見伐而報非得罪於法也而有德者不然故特一譏而已若皆譏之將不可勝譏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没皆以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

之考之舊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為異詞者君臣之禮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不言天王闕文也不言來歸避不周也穀梁曰不言來不周事之詞也賵以蚤含以晚禮曰含者執璧將命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蓋以助喪盡恩而不必用也且國有遠近而皆責其及事可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

魯禮之變自此始矣諸侯必有使來會葬者矣以徵故不録王人雖微必書石尚歸脤是也而況召伯乎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人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謂趙盾能而上之射姑怨之使續鞫居殺之晉殺鞫居射姑奔狄不書射姑之殺而書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何也處父之死自取之也置帥非處父之任也處父有罪則其不稱晉人以殺何也雖有罪而殺之則甚矣故書曰狐射姑出奔狄亦罪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以不言朔閏非常月也雖非常月而告月以聽政禮也其曰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詞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雖不告月而猶朝于廟而又將已之乎公羊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

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春秋蓋有同詞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取須句而反其君邾又滅之故復伐邾而取之

遂城郜

以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子游孟子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非君命也

大夫不名非其罪也夫君殺之而非其罪則書曰宋殺其大夫公孫固公孫鄭可也宋人殺之而非其君若又名之則不見其非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為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偪乃背之而立靈公

趙盾將而禦秦師先蔑奔秦趙盾之稱人罪之也舍而言復何也遂之如齊也欲至齊而以疾不能赴無

至周之意矣故曰不至而已不言出自外行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書曰宋人殺其大夫非君命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自是始復伐鄭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非禮也不稱王命未葬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緩不及楚師故皆稱人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自僖公以來雖交通諸侯而朝聘不常盟會不繼夷風猶在也故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人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然椒

賊殺先克晉人誅之故皆書曰晉人殺其大夫殺有罪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此以歸寧告廟故書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復侵伐中國晉文襄既沒靈公少都

自是始復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緩不及楚師故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前得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前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前得作亂使

猶不氏蓋漸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

魯之喪諸侯蓋有來賵者矣而獨書秦始通也秦人

秦之微者也賵衣服也僖公成風之喪久矣而不以

緩為譏者亦以其始通録之也成風之不稱夫人何

也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晉相

攻久矣無他得失而獨書曰秦伐晉遂以戎狄書之

理不然也或者書秦伯罔文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與仲歸謀弒楚穆王而誅當書曰楚人殺大夫

蓋以簡文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不徇邾伯卒邾人立

君太子以夫鍾及邾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書曰邾伯來奔著吾過也不名非諸侯特加之也不

書地既謂之諸侯尊之不言地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

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

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皆稱人以其亟戰罪

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

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太室屋壞

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會書月盟書日會成於月盟成於日也書同盟從於楚者服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捷菑奔晉晉趙盾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詞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書盾之弗克納善之矣其稱人何也與諸侯之師將以廢長立少入邾之境而後知其非所與

者廣所害者衆善未足以覆過也捷菑之不稱公子商人將以為君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之奔莒七年矣至此請重賂以求復其子難以為請許之將歸而卒于齊大夫出奔不卒敖之卒既許之復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將以為君其稱公子何也州吁無知將以為君而不終故不稱公子以見其欲為君也商人終為君矣不待去公子而後見也稱公子以親責之也舍未逾年而稱君既葬也若以其未逾年而不稱君是商人之罪可得而免也正舍之名所以正商人之罪也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二年而宋

人弒其君不名而字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商人弒舍而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子叔姬于齊王使單伯為魯請齊人執之幷執子叔姬諸侯而執王使不稱行人尊周也公羊穀梁曰單伯之罪道淫也猶以為魯大夫也魯無單伯以意而言春秋則亦無所不至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謂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司馬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故書曰宋司馬華孫不言使盟在華孫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罪出魯人以孟氏故不絕其親而許其歸禮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而致之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盟而謀伐齊於是有齊難公不會齊侯賂晉侯不克而還書曰諸侯而不序無能為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言叔姬無罪而齊人絕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謂諸侯無能為也故復侵魯遂伐曹討其朝於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將及齊平而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而請盟齊侯不信曰請俟君間書曰齊侯弗及盟曲在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告朔聽政因朝于廟公四不視朔疾也公蓋有以疾不視朔者矣四不視朔以久書也公羊曰自是無疾不視朔也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之廢非始為此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鄋丘

公使遂納賂于齊侯而後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妖而毀之非政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昭公不能於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弒之書曰宋人弒其君君無道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虎將討宋之弒君

不克而還故皆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晉侯為扈之會將以平宋亂而不能故書曰諸侯而不序略之也宋昭公雖以無道弒而諸侯大夫皆以不討賊為譏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多行無禮其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納閽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故二人謀而殺之二人皆非大夫不稱盜而稱人見君之無道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如齊

遂賀齊惠公立得臣會葬文公累數之者偕行也非相為介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出姜生惡及視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故遂弒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不日失之也不名既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庶其生太子僕及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而弒之故稱國以弒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牛繼祖

春秋集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七至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七　宋　蘇轍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之不氏因前也曰婦有姑之辭也或稱婦姜或稱婦姜氏文有詳略非義之所在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秦人夜戒晉師吏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於是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胥甲趙穿穿以其罪一也放甲而舍穿穿盾之族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以篡立故使季孫行父納賂于齊而求會焉以定

其位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曰救陳宋獨稱救陳闕文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曰會晉趙盾而曰會晉師言兵會非好會也雖以諸侯會大夫無譏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晉將求成于秦故侵崇秦弗與成於是晉靈公侈故不競於秦楚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盾將出奔而趙穿弒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於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則免或曰弒君大惡也不越境徵過也盾不弒君而以不越境加之弒君之名可乎曰弒君之罪而容以計免乎故曰於晉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此二者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然則今將舉弒君之罪而誅盾也可乎曰舉弒君之罪以責盾則可舉弒君之罪以誅盾則不可昔者郭解之客為解殺人而解不知公孫弘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甚於知之遂以誅解其所以責解者善矣然至以誅解則非法也孟子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饋以道則其罪死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饋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

之於民者猶禦也則孔子亦受禦歟夫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況類至義之盡也況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詠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盾而非以弒君詠盾也不以弒君責盾則以不義取之於民者非禦也以弒君詠盾則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皆死也而可乎故曰此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司馬遷有言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而不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遷意在是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牛不曰牲未卜日也正月尚可以養牛牛死當復改卜而遂不郊非禮也不郊而望亦非禮也天王未葬而郊不為非禮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歸生懼而從之故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首弒君者宋也舍宋而書歸生何也曰弒君之禍成於二人二人不可并書將書其一而已宋首弒君其罪不疑書其不疑則歸生可得免也歸生之罪成於不得已疑若可免也弒君之罪不可以疑免書其疑者而其不疑

者可知也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且之社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亦猶是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冬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及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所以賓尸也萬舞也籥管也卿佐之喪可以廢繹矣不知廢繹而於舞之入也去其有聲者使史聞而已非禮也

戊子夫人姜氏薨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甲子日有食之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葬既有日不為雨止故送者不避塗潦而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今雨而不克葬則失於無備也左氏曰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卜而先遠禮也葬之日有進無退而可以為雨止乎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二子謀殺之公不禁故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洩冶強諫以死疑若可賢也而不免於名何也正言於昏亂以陷於死雖無罪而君子不貴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書曰齊崔氏以其族奔也公羊曰稱崔氏譏世卿也春秋之際大夫世而弒其君者獨崔氏乎而獨譏之也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三代之世臣國之所賴以為固也而春秋何譏耶苟失其政竪刁陽虎皆足以為亂曾非世臣也苟執其迹而譏之則過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夏姬之子也靈公之惡甚矣其稱臣以弒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無道加其臣子臣子以弒報之而得不名是臣得讎君而子得讎父也故罪不及民者皆稱臣子陳徵舒蔡般是也要之失民而後不稱臣子以民為重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侯使

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靈公之死也孔寧儀行父奔楚故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吾將有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而反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於是乃復封陳蓋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也楚子之殺徵舒也既以滅陳而縣之矣非入也及申叔時諫而復封陳然後得為入也孔子以其終復封陳也故不言其滅以其始嘗滅之也故先書殺徵舒而後書入稱人衆詞也以其討有罪也稱子

偏詞也以其入人之國而納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邲病討不救故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萊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役晉三帥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故敗誅之固其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先軫晉之舊勳也晉人誅穀而盡滅其族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二年陳貳于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不可不救也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於是殺孔達以說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莊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要盟也宋之平與夾谷之會其不書盟一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叔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
稅畝
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今履其餘畝復十
稅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其失蓋始於此
冬蝝生
螽子生於冬不能為害而書者亦幸之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
宣榭火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
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郤克聘于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郤克怒請
伐之會于斷道討貳也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歸父襄仲之子有寵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
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
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三踊而出
遂奔齊大夫出聘未有言其還者奔未有言其至者
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善其得禮也

春秋集解卷七

春秋集解卷八

宋 蘇轍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之敗績于徐吾氏

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桓五年王伐鄭鄭人大敗王師射王中肩書伐而不書敗蓋諱之也若茅戎之敗非自敗也則亦書王師伐茅戎可也以為背盟而欺大國此自敗之道而非人敗之也此所以不諱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齊侯侵虐魯衛故魯衛乞師于晉以伐之魯四子皆卿故書諸侯用兵亦有卿皆行者不書略外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召陵之盟制在屈完故不稱使而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袁婁之盟受命於君而可否在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時師及齊國

都退而與之盟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季年求好于楚莊王二君交卒而不果成公即位而交盟于晉又有鞌之師故楚公子嬰齊救齊患師以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侵衛及魯

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晋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
未嘗合諸侯及罷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晋不
敢爭自是與晋力爭諸侯其大夫列于聘會與齊晋
齒春秋之法公不會大夫今公會嬰齊而不為公諱
以為楚師之強不從則國病為國故許之也然其盟
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晋而竊與之盟故嬰齊與秦右
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
大夫皆稱人蓋諸侯背晋而竊與楚盟是以略之也
其後四十二年晋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晋
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晋晋人
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蔡侯許男不列於會
乘楚車也齊後於鄭非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
宋文公夏公如晋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晋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晋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一歲再伐之書曰鄭伐許狄之
也罪未至此或者書鄭人伐許而闕文耳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
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晋葬鄭襄公秋公至自
晋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
會晋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
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晋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衛孫
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晋壬申
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晋晋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吳伐鄭

吳太伯之後其爵曰子其稱吳夷之也以其不通中國而用夷禮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之侵地鞌之戰晉人使齊人歸之今以齊之服事晉也而使魯歸之非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此其稱使何也無以主昏詞窮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春秋於伯姬之嫁書之最詳納幣致女以卿媵以非禮公羊穀梁不達也皆以為錄伯姬失之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同趙括放之于齊莊姬諸曰同括將為亂晉侯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於鄤故晉人執之鄭伯背盟而貳於楚稱人以執不得為伯討者晉方不信於諸侯有以致之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舒晉使晉必歸君鄭人從之

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立世子髡頑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歸其君以求成焉於是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以會父在而稱晉侯失父子之道矣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弔晉喪非禮也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會人恥之故不書其葬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襄惠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書曰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晉盟主也其用諸侯之師多矣未嘗乞師也今以列國之禮乞師善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將與諸侯伐秦不敢過京師則朝焉非以朝行也不書公朝於京師而書公如京師若以朝行然何也方其未朝也未嘗有事是以置其情而書其述內詞也且明君臣之禮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人復之故書曰自晉

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illegible]師仮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illegible]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冬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故晉侯會于戚以討之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

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於是諸侯將見欣時於王而立之欣時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故曹伯雖失國而不名曹無君故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葬于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山

之不氏背其宗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外也出者五人而獨稱魚石何也魚石卿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為會也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五行木不曲直庶徵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為之冰唐讓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敗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公子欣時既奔宋曹人請復曹伯于晉晉侯謂欣時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曹伯歸欣時置邑與卿而不出賢哉欣時之不取為君也曹雖失君而免於爭國之亂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言無所與爭者也凡諸侯之歸必書曰自某歸於某自某有奉也歸於某求歸也其曰歸自京師者京師無奉而曹伯不求也非名之曹伯之歸而不名者為欣時故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公之會伐鄭也僑如復使告于晉曰季孫將背晉而事齊楚故晉人為之執行父范文子不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執內大夫而不於其國故復言其所而志之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以入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怒公反自伐

鄭夫人勸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公不察
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之子弱以盧叛
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案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反自鄢陵將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三郤族大而多怨謀先誅之郤氏知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止之皆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殺之郤氏雖多怨於民而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厲公之嬖臣也與厲公謀殺三郤又執欒書中

行偃將殺之公不許公使胥童為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為亂然書偃自是以弑君故稱國以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欒書中行偃實弑厲公然而厲公淩虐其臣民以及於禍故稱國以弑罪在君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以高弱之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殺之佐雖以專殺叛君為罪然其各發於慶克齊人右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子伐宋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于彭城而封之不曰納魚石將言魚石之復入故也宣十一年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何以不言入寧行父則有罪矣楚子討其罪人而納之疑若楚子之無罪也將正楚子之罪是以言納而不言其入也魚石之入不曰自楚何也言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何也將以亂國非止叛也故宋魚石晉欒盈皆不曰叛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解卷九

宋 蘇轍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書邑皆不繫其國以為邑不待國別而知也楚既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猶書曰圍宋彭城者諸侯將取而歸之宋故致其意也或曰取宋之邑以封其叛臣不予楚得之故終繫之宋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諸侯之師會晉伐鄭故次于鄫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九月王崩十月訃未至於諸侯故雖不廢朝聘不為非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鄭雖以叛中國為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也鄭久從楚諸侯歲為之興師於是城虎牢以偪之明年而鄭受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罪不至死而楚人殺之故稱國以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於其國亦非禮也晉悼

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於長樗禮也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始亦從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國故陳成公使袁僑求成於晉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夫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禮也且悼公晉之明主而以為失正則過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故叔孫豹覿鄫世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之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將會吳使魯衛先與吳會且告會期故特書會吳

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成十五年會于鍾離是年會于善道十年會于柤十四年會于向皆特書會吳今戚之會會吳且命戍陳也吳之稱人與鄫皆列不可公至自會冬戍陳

諸侯皆戍而獨書魯者受命于戚無命告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如會而名何也名其卒也鄭伯將會于鄫子驅相鄭伯不禮焉子驅使賊弒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然春秋從而信之何也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也彼以是告我我從而書之何病焉世之治也內有公卿大夫外有方伯連率是將有發其姦者然後從而治之何後焉故春秋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為史也世之為春秋而不信史則過矣

陳侯逃歸

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雖諸侯救陳而陳人不敢安也書曰逃歸以其背中國罪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耳為晉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晉楚爭鄭自此始矣

自是晉楚之兵交至於鄭鄭人疾之書曰鄭人侵蔡無故犯楚以為國患罪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公雖在晉而季孫宿與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稱人

衆詞也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再以諸侯伐鄭楚軋救之鄭人患之謀曰楚弱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公孫舍之曰與宋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軋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晉人使長於滕明年遂先莒禮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齊世子之先子男禮之失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軋成鄭虎牢

伐鄭之諸侯皆戍虎牢而獨書曾者受命於會不復告也二年城虎牢不繫於鄭邑不待國別而知也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鄭之虎牢宋之彭城一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再以諸侯伐鄭楚軋救之鄭人患之謀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公孫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我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於是侵宋以致晉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晉師歸楚子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從公孫舍之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自是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郠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十三年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晉人為之合諸侯以謀楚故特書曰會吳于向季孫宿叔老皆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稱人惰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多行無禮於其國孫林父與寧殖出之而立公

孫剽此出而國有君者也其曰衛侯而不名者何也
魯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
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又使臧孫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
而告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與
之言道臧孫曰衛侯其必入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
欲無入得乎故於其出奔及其入于夷儀也皆書衛
侯而不名言其有歸道也及其歸而後書曰衛侯衎
復歸于衛此所謂出而國無君者於歸名之也衛雖
有君而衎有歸道焉猶無君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
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外逆女不書過我則書天子之大夫不名書劉夏非
大夫也夏從單靖公以逆而獨書夏過我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郠

備齊也城雖不時非譏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
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
大夫盟

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
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晉平公即位而為溴
梁之會以諸侯燕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
殖鄭公孫蠆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盟夫壯丘之
會諸侯既次于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令諸侯既會將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獨書曰大夫盟何也諸侯既會而燕使諸大夫舞既非禮矣又曰歌詩必類求之無已而高厚不從過在晉也苟偃怒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強服諸侯則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以義服人猶可強則亂矣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盟晉苟偃衛窜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今書邾子牼卒則既釋之矣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稱齊高厚見其亟伐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舉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怒將逐之故懼而出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七年石買侵曹取重丘曹人訴之晉晉人因其使而執之買則有罪而執之於其使則非禮也故書曰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成元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傅之齊侯
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而并其室
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
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
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
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稱國以殺非其罪
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為討黃出想于楚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
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邾莒之大夫不書徵也特書庶其重
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
滅矣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齊豹為衛司寇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貪冒之人將實力焉故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
所以懲不義惡無禮也左氏之說云爾予因其說而
申之曰春秋之法小國之大夫不書然紀裂繻來逆
女則書以其接我也接我以禮而書貴之也小國之

大夫來奔者亦衆矣雖接我而不書法也惟以地來奔則書惡其接我以利也然魯人非大夫而以地出奔者猶不書何也以利接外以徼故不書畧外也畧外而詳內此聖人處已接外以徼故不書畧外也畧外而詳內此聖人處已之厚也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鋤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為令尹而寵觀起末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故誅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九 十四

欒盈在齊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納諸曲沃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反入曲沃書曰復入晉人之怨欒氏者衆難於復入也不書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譬如盜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九 十五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背晉與楚且亂崔杼之室雖無道而崔杼立光殺光無君之心不可忍也故稱崔杼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伐楚而名何也名其卒也吳子伐楚而門于巢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衛侯衍入于夷儀使衛寧喜求復故喜弑剽而納衍不言衍之弑而言喜之弑何也喜弑而後衍得入則弑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始與寧殖出衍而立剽寧喜納衍故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叛非以亂國將以自封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故會晉楚而求弭諸侯之兵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晉人從而先之不較也然春秋書之卒先晉而後楚何也晉固主諸侯矣楚雖以力加之而晉之所以先諸侯者猶在也春秋豈以一時之先而易其所常先哉是以卒先晉言先後之不可以力爭也郎之戰鄭實主兵而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既入而患甯喜之專也殺之喜雖弑君而於衛侯為有功衛侯殺之則為不義故稱國以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之入也使鱄與甯喜要言焉既殺甯喜鱄病其失言也故出書曰衛侯之弟鱄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閽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吳自成七年伐郯而書之曰吳終於春秋無加焉唯其卒則稱吳子戚之會則稱吳人柏舉之戰黃池之會亦稱吳子其卒也不可以不稱子而戚以鄫柏舉以蔡侯黃池以晉侯皆非進之也今其來聘也書子書名進之也以札之賢而修禮於中國不可不進也然終春秋曰吳蓋猶以夷終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侯為般娶于楚而通焉故及於弑君雖無道而罪

不及民故稱臣以弒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外災不日略之也宋災何以書日日伯姬之卒也伯姬待姆而卒於火是以日其災也然則春秋賢伯姬乎君子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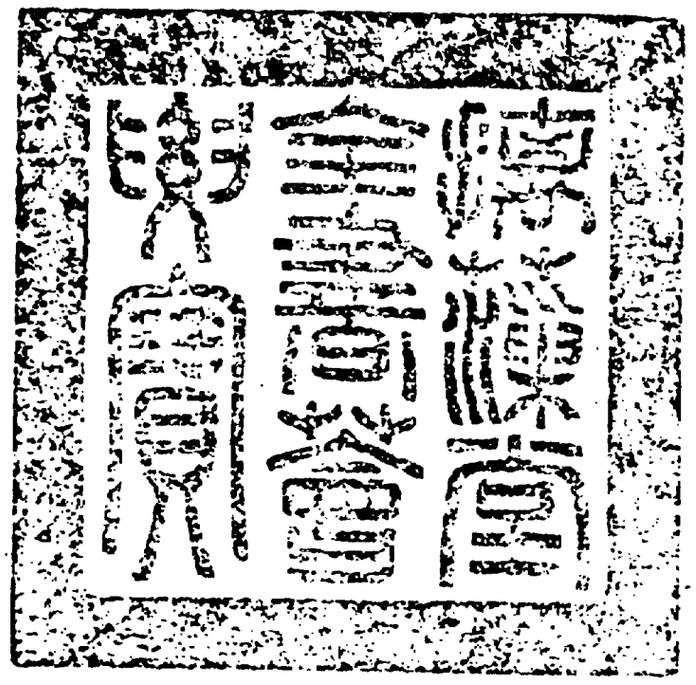
壺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翬成殺佞夫括及瑕廖奔晉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玉弗察猶王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括廖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葬

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攻而弒之非獨其子也

春秋集解卷九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十

宋　蘇轍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晉楚爭宋之盟楚公子圍請讀舊書加書于牲上而不歃血故不書盟

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齊出也展輿吳出也密州之弒也去疾奔齊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名去疾齊人納之去疾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書曰入于莒展輿在也展輿雖逾年而不稱莒子不能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

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四馬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既又將作亂而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是以稱國以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晉自平公始衰齊靈公莊公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會盟其大夫趙武為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故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益肆於中國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與於崔杼之亂及敗自魯奔吳吳封之朱方楚子以力從諸侯而伐吳罪也而其誅慶封義也故慶封雖在吳而謂之齊慶封言當其罪也凡執大夫稱人此其序諸侯以執之何也序諸侯以伐吳不可復稱人也
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而殺之稱國以殺言無罪也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於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何也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款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人歸燕姬賂以瑤璧玉櫝掌耳乃不克納二月庚午盟于濡上書平而不書其盟何也燕求於齊曰暨燕平齊求於燕曰暨齊平齊將以正燕而納女及賂反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燕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徵師以哀公之喪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恕于楚楚人殺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為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楚靈王凌虐小國使公子棄疾帥師滅陳十一月滅蔡自以為功也故春秋書之皆曰楚師而不書其人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或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則稱楚子何也曰誘而殺之此盜賊之事而非所以為功也書楚子賤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之稱公子其兄亡矣孔奐招之黨也楚人宥招而殺奐刑之辟也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許人畏鄭求救于楚楚使公子棄疾遷之書曰許遷于夷自遷也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為楚縣而猶書陳災何也楚雖滅陳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公羊穀梁曰陳滅而陳存陳也春秋非能存陳陳則未亡耳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有弑君之罪而諸侯不能討十三年楚子將滅蔡而以好名蔡侯殺之因以滅蔡非討其罪也故名楚子而書其誘所以深罪楚子也若蔡侯之罪則見於

其弒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其求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獲歸于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

公子憖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憖不克南蒯以費叛憖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為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夷狄書之過矣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立也其弟比奔晉黑肱奔鄭及滅蔡以棄疾

為蔡公有觀從者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以棄疾之命名比與黑肱既至蔡人奉棄疾帥陳蔡不羙許葉之師以入楚楚子伐徐師于乾谿衆潰而歸遂自殺也於是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不志於為君迫於觀從棄疾則其書曰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何也比雖不志於君迫於觀從故將以諸侯來討故會于平丘齊人不欲盟要之乃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為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名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弒其君殺之不稱楚人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也衆雖以比為君而比不當為君也棄疾將以為君不曰楚棄疾而曰公子棄疾何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八年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十二年齊侯往朝于晉晉侯以齊侯燕投壺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亦知其將貳也且為伐莒取郠故將以諸侯來討故會于平丘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桃丘之會書曰弗遇沙隨之會書曰不見公可遇而彼弗吾遇可見而彼不吾見皆曲在彼也今魯以侵虐小國為罪諸侯有盟而不得與故書曰公不與盟言罪在我不在彼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棄疾即位復封陳蔡蔡世子有之子廬陳世子偃師之子吳皆受封於楚而歸不曰蔡廬陳吳而曰蔡侯廬陳侯吳何

侯廬陳侯吳既侯於楚也陳蔡既滅天子不能存諸侯不能救而楚復之春秋從而君之則許楚之專封歟曰非也春秋書陳蔡之自復而不書楚之復封陳蔡以為楚虔雖以強滅之而天下不與虔既死則其勢當自復故書廬吳之歸如國未始滅者使廬吳未侯於楚則將書之曰蔡廬陳吳而已以其既侯於楚也故書曰蔡侯廬陳侯吳然而不言其自楚歸則未嘗予楚之專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涖事於廟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雖不涖事聞其喪猶去樂也故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皆不廢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名而書地夷而害中國也

疾之也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不名不地夷狄相殺略之也戎蠻子之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鄫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弑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弑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為衛司寇怨縶而殺之豹非小臣而書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劫之而質其大子公怒攻之遂出奔楚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貙于公公將逐之貙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入居于宋之南里與宋分國而居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立楚費無極取貨於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朱不用命君王將立東國不然楚必圍蔡蔡人懼而出朱朱奔楚自訴不克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於昌閭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叔孫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在也故
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亂未有不
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急王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世子壽葠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景王
欲立子朝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
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
子景王既葬則猛稱王子可也不稱王子而稱王猛
何也禮天子七月而葬景王以亂故三月而葬非禮
也故與子以未葬之禮稱名雖然猛方與子朝爭子
朝稱王子朝而猛稱王子猛皆王子則無以明正也
特稱王猛所以明正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皇猛幼制在劉單也
晉人納邾子于邾
晉人納邾子于王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人助猛故得還入王城不言京師非王都也郟鄏

謂之王城成周謂之京師其言入子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既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
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喪非
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譁而取之邾人訴于晉
晉來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
也
晉人圍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
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
先敗六國之師楚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有略

而不序者今略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其大夫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略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蓋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為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言其立言子朝之立明其不當立也且尹氏立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晉異矣尹氏者天子之卿也或稱尹子或稱尹氏何也時以氏稱之也詩曰王謂尹氏則尹之稱氏也舊矣或曰稱氏譏世卿也然則大雅之美宣王蓋亦譏世卿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蒢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

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鄆潰公無所歸而寓于晉故於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鄆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集解卷十

春秋集解卷十一

宋 趙鞏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僖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平王殺伍奢其子員奔吳為吳行人囊瓦殺郤宛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故蔡侯因之以乞師囊瓦帥師禦之吳稱子而囊瓦稱人何也吳以夷故不得稱人又不可言以吳特稱吳子書實也囊瓦以貪致寇不能死而出奔稱人賤之也

庚辰吳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

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惡不以相及各書其實而已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克之衛侯會之五氏言次而不言伐

齊衛告次而不告伐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犂死於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心盟晉且逆祁犂之喪大心辭偽有疾祁犂之子溷譖而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圍成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不欲公圍之弗克不書三人之亂皆陪臣也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樂猶可治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眾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

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
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
來歸賵

石尚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稱王人石尚之名以其
接我特書也賵所以助祭肉也禮助祭則受胙魯不助而歸
之非禮也不然魯之助則徵者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巖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
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蔡
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春秋集解卷十一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封之也
巖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三子伐邾邾人賂以沂漷之田乃受盟再序大夫季
孫不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蒯聵將殺南子不克而出靈公卒衛人將
立蒯聵之弟郢郢辭乃立蒯聵之子輒夫蒯聵得罪于

靈公而出則非世子矣其以世子書之何也以為靈公之卒衛人嘗立郢郢立則前聵非世子雖拒之可也衛人廢前聵而立輒則前聵猶世子也何也前聵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前聵不廢靈公廢之而衛人立其子以成之雖欲不以世子名之可乎然則以世子名之何為而可曰不幸而立輒則輒當辭辭而不獲則致國乎前聵如是而後可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若輒以世子之子立而拒世子前聵稱世子而不得立得為正名乎雖然世子不言納世子當立者也當立者無所事納矣稱世子而言納見其非世子而衛人以為世子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葬衛靈公十有二月葬蔡靈公大夫公子駟

元年楚將遷蔡于江汝之間蔡於是請遷于吳既而悔之吳以師蔡遷于州來自遷也蔡請遷于吳書曰遷之故殺駟以說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從而書之罪之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叔孫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當書蔡人殺其大夫不言人闕文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人求之晉人執而予之晉主諸侯而為楚執其所滅罪之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何也曹非宋有而蠻子楚之所滅也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

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召陽生于魯而匿之其家諸大夫莫之知且荼猶在也故書入不稱公子將為君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立陽生而遷荼於賴陽生使朱毛殺荼書曰陳乞弒其君乞雖不弒而弒君之禍乞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馮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邾雖無君而於出名之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宋人圍曹冬鄭罕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
不言西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侯之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故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季姬故請師於吳將以伐魯故懼而歸邾子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八年魯歸益于邾益為無道吳討而因之使其大夫奉其太子革以為政故出

公會吳伐齊
會夷狄以伐中國惡莫甚焉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師于吳將以伐魯既而季姬有寵乃辭吳師吳子怒反與公伐齊齊人殺其君以說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之猶鄭髡頑也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
悼崩瞶之黨也靈公既沒則彊之歸無難矣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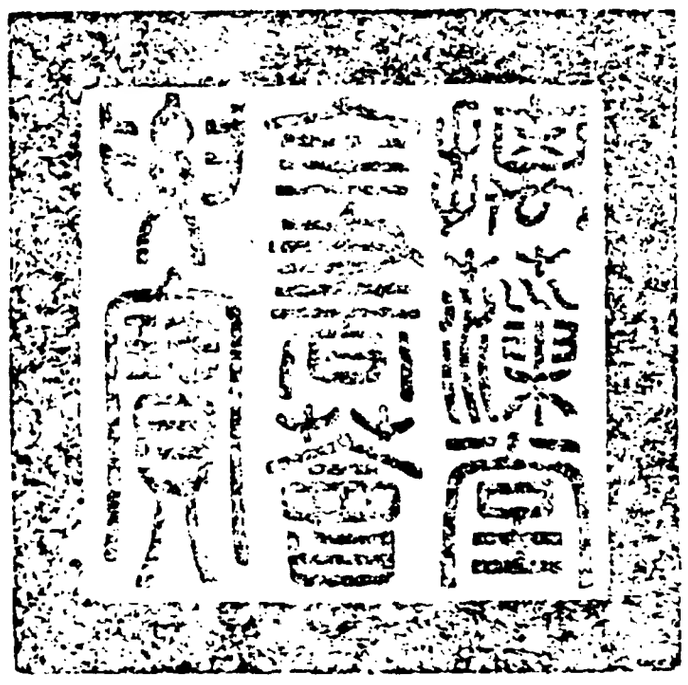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袁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故
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不言公公會伐而不會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
叔齊出奔宋
齊初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
妻而妻之齊寘其初妻之姊於犂如二妻文子怒而
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耳是二者
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曰田賦譏重斂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也不稱夫人姬氏諱娶同姓也
不書葬不祔于廟也語曰公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然則孟子者魯人之所以號昭夫人也春秋因
而書之耳
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
伐鄭冬十有二月癸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冬蓋失閏也故季孫
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襄十年會于柤十四年會于向皆書曰魯會諸侯會
吳于某以吳為會故也其餘非以吳為會則書吳與
諸侯齒故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黃池之會吳以晉
侯故稱子不可言晉侯吳故也公羊曰吳稱子吳主
會也穀梁曰進之也夫晉方主會而曰吳主會吳方

凌虐小國而曰進之可乎然則以晉侯及吳子何也
春秋有以邑相及有以大夫相及皆非義也猶以晉
侯及吳子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
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叠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
旦而孛見故不得其次也
盜殺陳夏區夫
稱盜微者也
十有二月叠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而不地為獲麟書略之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孔
子以自況也故春秋終焉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而終
於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
耳其始也雖幽厲失道王室昏亂而禮樂征伐猶出
於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雖春秋將何施焉

及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室不競諸侯自為政周道
陵遲夷於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
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
而起莫不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
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雖齊晉秦楚之強義之所
在天下予之義之所去天下叛之世雖無王而其法
猶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繩不義知其猶可
以此治也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
夫繼之以吳越夷狄之衆橫行於中國以勢力相吞
滅禮義無所復施刑政無所復加雖欲舉王法以繩
之而諸侯習於凶亂不可告語風俗靡然日入戰國
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則春秋起於五伯之始而
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孔子曰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自
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
凡五世蓋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

之歲齊田常弑簡公自是以專齊其後二十八年韓趙魏自是以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丘明傳春秋止於知伯之亡古之達者蓋知之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二雅終於幽王而春秋作於平王蓋與變風止於陳靈陳靈之後六十餘年而獲麟變風之所不刺則春秋之所不書也

春秋集解卷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曹
校對官檢討臣郭
謄錄監生臣藍嘉

春秋辨疑

〔宋〕蕭楚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春秋辨疑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御製題蕭楚春秋辨疑

直遲權臣蔡京退自怡著書胡銓趙鼎奉為師宗經頗具明卓見異注不從遷就詞非史信哉超衆論亡詩作也多疑羣疑一王天下無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湮散佚允宜重録表扶持瞠乎徒仰獲麟筆鮮暇方慙下董帷

乾隆癸巳仲夏

春秋辨疑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辨疑四卷宋蕭楚撰楚字子荆陳振孫書録解題作廬陵人今江西志作泰和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專國楚憤詆之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旸馮澥胡銓皆師之宋史載其春秋經辨十卷今止四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從公穀之文如譏杜預之信野史而疑尚書從公穀之大旨主于宗經而不肯如注疏之遷就傳文未可知也江西志及萬姓統譜皆云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脱宋志論輸平而駁左氏辨地不繫國以明統制必歸于王辨伐沈救鄭以明威福不可移于下皆持論正大有足取者註皆楚自作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註原附註及胡銓附註別題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官臣陸　費墀

春秋辨疑原序

紹興七年春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于廷諏以過失于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攷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于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而歎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骫骳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日則先生之學皦然愈光豈特銓得以私乱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春秋辨疑卷一

宋 蕭楚 撰

春秋魯史舊章辨

孔子本準魯史檃栝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為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云甲乙則煩而無統于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若繫國之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原註日月例別有論然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略具使讀者可辨原註尚書記言之史春秋則記行事之史雖略于書亦必有本末使讀者足以辨其事善惡非直舉其事之條目而已非如今春秋合而論之原註此必讀楚史而采其事書于春秋也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子入陳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也原註時楚子欲以陳為縣仲尼讀晉志見趙宣子弒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觀今

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盾之奔未出竟也原註孔子讀晉志始知宣子之春秋合而論之事則是魯春秋舊不載則知孔子兼采諸國之說而作春秋益信明矣案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惡不實其言卒不歸宋財也原註案經據孟子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則知其貶也當以左氏之說為信公穀傳以經質之不足據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無書逐君之臣姓名者原註只書某侯出奔于某而已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狩于河陽原註紀年疑即晉史由是知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當是時天下亂甚矣始于天子失其政柄而諸侯擅權終于陪臣執國命而蠻夷張橫諸夏遂微先王綱紀文章于是蕩然聖人憂之因國史所載亂敗之由裁成其義垂訓于世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故斷自隱公而下迄于西狩獲麟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原註春秋以事繫月以月

繫王以王繫春故每年或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後始記諸侯行事言天下之事當統于王也天下之事出于一則治出于二則亂春秋之亂由禮樂征伐不出于王也時者天之道也治歷明時以正歲年以頒天下之朔以作天下之事王之任也故以王繫春所謂諸侯無王而孔子作春秋書王首月以示一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案大夫原本作王人文義未合觀註黜諸侯而歸大柄于王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兩層並舉可證其訛今改正以明天下之分原註據禮凡會諸侯著位各以命數多少為叙王之公卿則位諸公侯之上大夫同侯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字不登于春秋以其微也故凡書王人者元士以下當叙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又其次大夫僭諸侯仲尼作春秋不予卑者尸大柄故盟會王臣預焉雖微者亦書在諸侯之上示黜諸侯而歸大柄於王也霸國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幽觀冥運之災變近攷人為之得失彰誠意之片善發僞貌之巨姦擬議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天下之統一然後能立天下之政天下之分明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勢正然後能運天下之大若夫負有為之資居得致之位以立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以運天下之大上律天時下盡人事賞善罰惡不離乎皇極之訓此先

大夫初主盟會則貶之示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也此其大致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

之類皆亂世之事豈周公先垂此法乎又其文體三變隱桓之際列國盟會侵伐稱人稱師稱爵原註政自諸侯出文大夫名氏原註政自大夫出成襄公之世盟會侵伐始書諸國大夫名氏而下迄于獲麟荊楚之臣始皆登名于策此所謂三變也將周公逆知世變而有此法乎案經子男之臣名姓不登于春秋原註凡與盟會只書人竊邑弒君之類則直書之荊楚南夷也雖大國書爵不過子是終夷狄待之也而其臣名氏皆登于春秋又書其主盟主會反與霸國大夫等何也吳初

見于經只書吳後書子又書其主會如此又周公逆知二國之後必大而預垂此法乎且以孔子立于定哀之間上視隱桓二百餘年倘舊史實簡約如此則雖孔子亦無所措其如春秋何信如其說是仲尼直寫魯史爾烏得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甚矣預之僻于左氏也（原註古野史稱太甲殺伊尹預信其說而疑尚書所載其無識可知觀其釋例集注該博正荀子所謂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此學者不可不知而輕信之）至使後世操牘載筆者每誌一事綴一詞必欲擅褒貶取合春秋曰史則然也否則曰春秋不然也甲乙于是書之體掃地矣是預為之階也或曰左氏經終于孔子卒後自獲麟之後其文猶前也非舊章而何其弊之甚至簡而無法若唐書帝紀只舉事件目繫以干支終于孔子卒如曰案獲麟之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左氏數三叛人而射不在數是則左氏經亦止于獲麟也豈非或當時學聖人之徒者尊孔子欲見其始終放經而為之也抑後之好事者未可知也且使春秋既修之後掌于魯之史臣乎藏于孔子乎理必藏于孔氏不當兼記國事與書

孔子卒如曰掌于魯則所書又不止孔子卒而已（原註據左氏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斯足知其妄矣又雖有經文而傳皆無其事迹決非魯之舊章又明矣或曰然則述史者當如之何而可曰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于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故為史者患不得其實如得其實而誌之則後世之善惡自辨矣詎可如春秋之約且有褒貶之旨哉

盟會侵伐統辨

春秋所書事僅百數而盟會侵伐居其多何也天下之大政也夫盟者刲牲歃血要言于天地神明也忠信簿而姦詐起于是始有相與援指天地神明咒誓口血坎牲以堅其約者聖人不得已因而用之故周官有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防狡然者以之合仇鋼黨案鋼字原作銅今改迭相傾軋漸以階禍故其事必司于王官也會者又以施天下之令發天下之禁而為侵為伐則以致討其不順是數者皆以統一海內之綱紀

王者之政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原註周官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時見曰會則知會為王者之事諸侯為會僭可知矣注云禁九伐之法也）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若夫析而言之則侵伐為重盟次之會次之何也侵伐兵戎之事威天下之柄也盟會則典禮也威柄出于上則人羣可合典禮可興天下可治威柄一失則典禮為徒法而天下亂矣故春秋之始諸侯盟會則直書之（原註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公會戎于潛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凡此盟會之始皆書其爵所謂直書無貶文也見典禮皆自諸侯出也○案經會戎于潛繫二年事盟于石門則三年事原本舛倒今改正）侵伐則貶書之（原註莒人入向衛人伐鄭此皆用兵之始而皆貶書人）以兵戎為重示天下後世威柄王人尤不可失也大夫初出將兵亦貶書之（原註無駭帥師入極羣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用兵之始而二大夫皆不書氏則知其貶也）示後世一國威柄君人尤不可失觀之春秋自東遷而後強侯迭興中國賴焉而周室終于淪敗不克返正則知天下威柄王天下者不可失昭昭矣大夫既擅兵其初也不惟功伐著于國蓋亦有勞于王矣逮其末也六卿以之分晉三桓以之弱魯齊呑于田宗衛亂于孫氏寧氏則知一國威柄君國者不可失昭昭矣夫小民至愚禮義之善或不能入刑罰之威有所不畏者而至咒誓于天地神明則咸有肅心若其性然聖人慮臣下乘此聚結兇頑易以作亂故春秋于大夫初出盟亦貶之（原註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此大夫主盟之始也及者內為主故外大夫書人而內不出主名以示貶不予大夫得專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也會者外為主故內獨去柔姓氏以示貶不予得專也宿之盟是時政未逮大夫雖或與會盟皆國故也而仲尼于其始皆加貶文不予之者以盟于國事為重非忠臣則或以為亂是以慮其後患而示後世俾知防患之于微也）以盟于國為重不予其專內外皆大夫而主在內故內不出主名以重其貶折之盟宋公主之故柔止去氏以貶之此春秋之書法也當之矣而賊臣弒君叛邑恃要言以自固者抑比比然然則聖人不予臣下得專兵者慮禍微矣春秋撥亂而作所以防微杜漸其旨大致如此非聖人孰能修之於乎上之人能明其教焉則無馴致禍亂之事矣（原註古者列國皆有

兵或三軍二軍皆諸侯帥之以聽于王大夫不得專也

兄弟總辨

春秋凡言弟者有兄之稱言兄者有弟之稱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抑親貴而崇君道也君者人之綱君道或替則無以統正人倫矣故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為卿佐則稱公子（原註先公之子也）而絶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間有來聘（原註齊侯之弟年）來盟（原註鄭伯之弟語）帥師（原註衛侯之弟黑肩）而稱弟者著其親貴庸見其未涖政為臣也未涖政為臣而使之非正也鄰國交好則有盟有聘皆所以利人民保宗社東周之時行人或失辭隕命兩國至于暴骨是與夫帥師動衆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者能者非任于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原註殺世子則陳侯之弟招以邑叛則宋公之弟辰）而稱弟者著至親而為國惡甚之也（原註穀梁子曰盡其親以惡之其說是也）出奔而稱弟者（原註陳侯之弟黃泰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鱄）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公弟叔肸卒賢之特書也（原註春秋詳貴略賤非卿大夫則不書卒叔肸非大夫特書也）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天王殺其弟甚天王之惡也兄弟天倫親莫厚焉臨制一國而不能制其天倫之親失政刑甚矣何以為國至自戕刈者惡又甚矣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于親豈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絶其兄弟之稱邪案公子友公子牙皆莊公母弟見書于莊公之世皆不言公弟（原註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案經公子牙卒在莊公三十二年原本誤作二十二年今改正）是知凡兄弟云者以親貴稱以親貴稱者則又各有義也

弒殺辨（原註闍殺吳子盜殺蔡侯二傳作弒先儒之說皆通此不論）

弒其君殺其大夫文正相對弒其君書名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下虐上之辭（原註國語曰下虐上曰弒）皆罪在下也蓋以下對上則稱君故自外來殺諸侯不稱其君非其君故不以下稱上之辭書也殺其大夫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上誅下之辭皆罪在上蓋以上對下則稱其大夫故盜來殺臣子若兩下相殺不稱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故

不以上稱下之辭書也然而殺其君罪在下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殺其大夫罪在上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君者人倫之首而殺之至大逆也故在其大臣則書臣著其惡于萬世庸見居位擅勢為國逆賊專罪之也左氏曰稱臣臣之罪也是在其左右近習則書人此不止為微者名氏不登于冊亦所以警于世也春秋之例于臣下微者至為叛亂亦有特書其名氏（原註如小國之大夫見于事止書人至有竊邑叛逆則特書名以貶）惡無大于弒逆而不特書者庸見其君狎暱小臣不能閑衛以致兇殞亦所以警乎為君者也傳曰左右大親者身危是也（原註微者無勢位可乘至能為逆由君嬖狎之致可知故春秋止書人俾觀者知以國君之尊殞于微賤之手所以警為君者）至其稱國以弒者舉國之辭弒于衆者也則其君之失道亦可知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聖人于春秋衆弒其君則書國此非止著下之為逆者衆亦足以見君之失道冀後之為君者觀此而知自反也里革曰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致于見殺其過多矣此之謂也左氏曰稱君君無道是也不然弒君大逆書其首逆足矣何必區區分為三等故曰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王者所以馭人羣臨萬國役制天下之衆惟威與福而已威莫大于能殺之福莫大于能生之則生殺者威福之大柄王者所執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天王殺其大夫者惟天王得專生殺故也夫能生殺人則能制人能制人則能用之將赴湯蹈火無所不堪姦人乘此所以作亂故春秋于諸侯有殺其臣子者皆謹誌之不予諸侯得專殺也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專罪其君也（原註殺其大夫者以上對下之稱稱國以殺知其君者惟君有國故也弒其君者以下對上之稱稱國以弒者則舉國辭也稱國雖同上下比對則其意異案楚殺其大夫屈申傳曰楚子以屈申貳于吳乃殺之則知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案經昭公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氏穀梁俱作成虎此註各因經傳之文故其名互異）稱人以殺者衆殺之也雖曰衆殺之禍變皆自君而致君失刑而致其見殺故不去其大夫之號以上殺下之辭猶君與衆殺之也此不止乎罪在上者兼亦譏其大夫國人之望而

至見殺于國人不可謂無罪矣抑亦以警後世之為臣
也書殺其大夫及其者以累及也又著其濫殺也至
于殺世子則目其君者惡又甚矣諸侯受封于王惟世
子得世守之此王制也萬世之公道也諸侯以國傳其
所守者奉王制也則世子者王之世守之臣非特大夫
比也而以愛私擅殺之此不止戕滅天性逆亂人理是
違制悖道則近于無王矣故春秋殺世子則目之著其
惡之甚也謂其近于無王也原註專殺之罪小無王之罪大殺其大夫專殺也大夫專殺者防其乘此制服不逞之徒以作亂杜其漸也世子者君之貳世有國者是王臣也故春秋至殺世子則目其君重于殺大夫近于無王也凡此書之不同故曰則又有旨焉若夫構逆造亂為國巨蠹罪當殺者則去其大夫之號稱人以殺舉衆討賊辭也鄭人殺良霄晉人殺欒盈是也五等列侯見于盟會侵伐之類止各書其爵至于見殺則稱其君用見弒者皆其臣下也五等臣子見于盟會他事亦止書其名氏至于見殺則稱其大夫者用見其大夫則其殺者皆其君上也凡此不絕其君臣之稱者著其無罪不可殺也聞有不稱其大夫者絕其夫之號者不絕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二辭結成其罪于高厚則曰從君于昏于公子變則曰不與民同欲公子嘉之見殺曰專也成熊之見殺曰楚子以為若教氏之餘也案成熊與鬬氏同出于若敖鬬椒作亂在宣四年歷成與襄至昭十有二年始殺成熊凡七十餘年矣豈有歷年如此久復正討其罪此餘黨爾信如此則楚子之濫刑可知左氏之誣為尤甚蓋不知聖人所以誌諸侯之殺臣子者不予得專殺也所以書其大夫者又見無罪不當殺也聞有例當不書其大夫而猶書者則又有旨焉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寧喜是也蓋晉衛本藉二子弒君反國既而畏其偪且慮禍已故殺之故仲尼不以討賊之辭書抑不去其大夫之號者不絕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二子于天下為國賊于二侯則為同罪一體之人故聖筆

不絶其君臣之稱庸見其一體則二侯與弑之罪亦不滅矣所謂春秋辨天下之邪正者此也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莒殺其公子意恢不言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名氏不登于冊聖人重其滅宗故特書之所以最親親之道也大率三子者于傳不能盡究聖人之旨而皆有奇麗可喜之辭學者嗜焉或不暇博覽詳攷或遂引據其說至于為害為亂蓋多有之如漢儒以春秋不予蒯聵而殺戾太子（原註幸而非真戾太子耳）唐人以閻弑吳子而教文宗盡誅宦官遂逐去君側至有如袁紹司馬懿之徒信其母以子貴致妾嬖並后僭亂宮闈後世又比比而是此皆其大者其他據其偏言綺語飾為雄辨背道逆理以惑亂人主之聽又頗有焉故學春秋者欲稽仲尼之心當以經為據于三家不得不辨也

遷國辨

春秋書某遷于某（原註衛遷于帝丘）自遷其國也凡書皆譏遷國至大事也國有人民社稷之重而且遷焉以益下而利民故也故易利用為依遷國取象于益（原註損上益下為益）書載盤庚涉河而遷恐民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禮遷國必大詢于衆是皆非獨便己而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列國大者事并強者務兼其以國遷皆國小畏偪懼亡苟擇地利圖保社稷耳所謂益下而利民也案書遷者七邢衛蔡各一許居其四皆非大國也國無小道用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國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修舉人民和輯遠邇競親則四鄰為之歸矣夫何遷之有苟不知此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擾下耳何以為國故曰皆譏也夫大室三塗洞庭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不足恃則為國亦必有道也春秋譏以國遷者欲後世君子之反其道也春秋之旨有原情恕而不責之者有據義而不恕責之以道者凡書某人遷某（原註宋人遷宿）罪其遷者不罪其見遷者恕其力不足也此所謂原情而恕之不責之

也邢衛蔡許自遷其國由當時而言亦皆非得已者仲尼一一譏之罪其無政也此之謂據義而不恕之責以道也欲君子之反其本也

卽位辨 原註案春秋繫世君必逾年始稱元後世本作中使義不可解查漢書文帝有後元年景帝有中元年則此使字自係後字之訛今改正

夫卽位與元年不可同而論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此古史之常也如既為先君之終年又為嗣君之元年則紀歷無次故必逾年始得稱元至于位則有國有天下者世守之不可久虛先君既終則嗣君卽之非元年比也案尚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設儀于庭原註乙丑至癸酉九日耳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告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則天子正卽位之禮不俟于元年矣夫至憂之時釋衰服冕而不疑于忘哀者蓋人之大倫君臣父子而已父子之恩獨隆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矣故先王制禮大義至恩相為輕重不敢有所先後此萬世之達道也然則諸侯正卽位之禮不俟于逾年也亦明矣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戊去癸纔五日案癸亥戊辰皆繫紀日原本五日誤作五月今改正此直書也原註昭公未葬當言子卽位季氏恨昭公廢嫡立弟為定公故仲尼書曰公卽位以見其非正也由是言之未修之春秋必曰某月日公薨某月日子卽位此史氏之常也既修之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或書焉下或否焉此聖人之筆也位者國君之大寶長子繼世守之不俟逾年更歲然後始卽故凡書者非其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自僖公以前政在諸侯則

嗣子廢立由諸侯也僖公以後政在大夫則人君廢立由大夫也諸侯有國自擅廢立未失政也大夫而專廢立君權喪矣案僖公以前獨桓公書即位者不正桓篡兄而立也僖公以後無不書即位者不正由大夫而立也以其時攷之僖之末年齊桓與管仲屬公子元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文之六年晉襄公卒晉人謀立君趙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卒之廢雍而殺樂幾年而靈

公始立襄公之時齊靈公既命高厚傅牙為太子及靈公卒崔杼迎光而立之于魯則襄仲挾齊殺適而立庶季氏恨昭逐嫡而立弟則自僖公而後廢立由大夫可知也夫廢立天下之至危事也當至危之際使嗣子陰默拱手以聽于人彼無伊尹之志孰不為亂于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崔氏專齊孫氏甯氏專衛其視逐君如脫屣置君如奕棊至獲麟之時人君之在位者僅有名號反畏其臣如勍敵然豈能用其國哉故聖人惡之自僖公而後悉書即位所以不專予人臣得專廢立也聖人作春秋常事不用書書其非常者著其不正之失冀後君子覩此而反之正也以是防天下後世人君猶不鑒此使宦寺得專廢立而亡國者春秋之戒豈不深哉三家之說雖異其以元年正月即位之禮同此不攻而自破矣原註杜預之說亦無案據或曰凡書即位者用見非天子之命而自即之也自文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文之立非無王命而書即位何也或曰書即位者

正人君之始也故春秋謹五始之文曰此學公羊者之妄也信如其說則書即位者得其正也則桓之弑兄宣之篡嫡可謂正歟又定以元年六月昭公之喪然後始得即位亦可謂正歟蓋公羊之學有黜周王魯之說故取五始之義唱其端者胡母董氏之說非聖人之旨也原註天子即位後反喪服則聽政于冢宰謂之諒陰三年不言其禮達于諸侯故孔子稱諒陰不言古之人皆然則知諸侯正即位後聽政于卿古之禮也啖子曰天子崩諸侯薨既殯嗣子為君未就阼階之位康王之詰是也明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其說皆無據也人君一年謂之元乃史冊之常書有太甲元年元祼之類豈為國之重事哉案書序稱康王既尸天子又安得云未就位其臆說從可知矣

書歸辨

凡書歸復歸者皆國逆而受之之辭也直云歸者若始出今歸耳未失國之辭也蔡侯廬陳侯吳二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予楚滅二國故以二侯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書歸者時文公雖執衛侯歸于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故得為不失國也曹伯歸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

春秋之時諸侯之奔執而得反國未有出于天子獨曹伯由天子歸之故曹伯不名亦不以失國之辭書之也豈非列侯廢置天子得專之也歟或曰晉執衛侯鄭歸于京師則鄭之反國亦天子赦之何以不言自京師而且名之此春秋之微旨也文公之于衛侯聽元咺之訟則不待王命而執之及受魯侯之賂始請于王而歸之是衛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實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為文者所以抑強臣也亦如陳蔡二侯反國不言自楚者同蓋不予諸侯得廢置諸侯所以一其權于王也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令諸侯者故曰微旨也至于大夫公子之反國而直云歸者或國逆若君許之也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公子比與夫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為之請也穀梁曰自某某有舉焉爾其說是也趙鞅不言自者時晉二卿請于君而復之非列國為之請也其云復歸者有所復也謂初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歸其說亦通案經傳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衍亡而衛剽即位故三侯得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以其執于晉侯拘于宋國其孱弱如此雖得反國亦非天子之命與失國者同矣元咺言復歸者咺之反國非衛侯之命也初咺出奔晉訴衛侯之殺叔武晉文于是執衛侯而歸元咺于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明其自晉者明其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之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之位予奪在于諸侯故春秋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爾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由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也且天子所

以能制天下者以其擅天下威福之柄也國君所以能制一國者以其擅一國威福之柄也苟威福不得自作豈能為政于一國與天下哉春秋之時小國大夫或逆節汙行見討逃竄則倚大國為之請解求復其位其君不得已而聽之者間多有之如衛侯聽晉而反孫林父是也仲尼從而書之曰自其者亦足以見小國牽制于大國不得自專其權也凡此非善之善者也特比其反國而為惡者差善而已穀梁子曰反以好曰歸先儒曰歸善辭也復歸次之案鄭突歸而篡位楚比歸而弒君衛侯鄭則殺元咺公子瑕而復歸豈得謂之善辭且以好也大抵三傳說俱未盡其旨不知所謂歸與復歸皆曰逆而受之也其云復者謂其初已失國今始來復也已失國亦弱矣

書入辨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凡云歸者國逆之善辭也凡云入者非國逆之惡辭也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者以見成周王城已為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則王室不競亦可知矣許叔入于許異乎齊之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故許叔字而不名而三人者名而不氏豈非許叔以君亡嗣絶入據其位而三人者或內結姦臣若外倚強援而篡也歟然而許叔猶書入者得不以其非國逆之也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蓋衛侯特以微弱殆逐于強臣無他大惡故得不名而突與朔則奪正或逆王命惡可知矣故出入皆名也然而衛侯不名矣至襄二十六年復歸書曰衛侯衍何也曰以其待弒君而後入也故其出奔夷儀皆不名者未有大惡也未有大惡則怨之惡著而後罪之不逆詐之道忠厚之至也苟其禍心實未萌而逆加之罪是鑽刻之吏耳豈仲尼之心哉此聖人

教後世用刑必忠厚也若鄭之良霄宋之樂大心皆叛逆為國賊臣故皆書入凡此之類所謂惡辭也然亦有非此例比而書入者如夫人姜氏入豈謂魯不逆之蓋以其取仇人之女薦獻于宗廟忘孝大矣故書入若非國逆焉以惡之是不予受之也所以責莊公忘父讐而教天下以孝也庚辰我入祊時鄭伯使宛來歸祊又豈祊不聽命者蓋諸侯土地天子所封非諸侯可得專也苟惟擅以與人是無王而行也故曰入與稱兵入人之國同文不予魯之受鄭地也凡此異乎反國而亦書入有微旨也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謂如夫人姜氏則義不可受小白突朔之類皆非舉國逆而受其說亦通也其書復入者其文亦與復歸正相反復歸謂初既絕于國其反或國逆而受之也故書復書歸復入則既絕于國而反為國惡謂謀復而入也案經書復入者二魚石櫟盈是二子皆搆逆作亂不勝出奔謀反為國賊是知書復入其罪重于書入者也故曰既絕于國而反為國

惡也魚石實楚取宋彭城封之而書復入者專以罪叛臣且抑強蠻而存中國也大抵春秋之書雖善惡判于一字而善惡有輕重之差一字之措抑又有旨焉不可一例拘也反國者有曰歸復歸有曰入復入此善惡之辭也然反國以惡曰入小白陽生是也亦有可道者焉許叔入于許是也至于入王城入成周又不可謂反以惡矣夫人入與入祊入極之類又非反國者如此豈可以一例拘哉

歸入後辨

或曰春秋之時諸侯之出奔間有庸懦自失柄者迫于強臣而去不至于大無道者其大夫出奔亦有為讒搆傾軋懼禍而去者其情可恕聖筆皆以自奔為文何也曰專罪其奔也諸侯一國之君制人而非制于人也至于臣下所逐何以為諸侯故春秋以諸侯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為人君者也大夫一國之望也去就以道者也至釁成禍亂始顛越逃竄何以為大夫

故春秋以大夫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臣者也蓋春秋撥亂而作欲君子反其本也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豈知聖人書出奔者因以罪之矣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如良霄反為國惡陽生則出于陳乞之私豈國逆之也如趙鞅曹赤之類皆不言所自又豈諸侯納之且左氏于蔡季歸國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此傳得其實也則知凡書歸者國逆之而已穀梁曰歸為善自其歸次之曰歸易辭也蓋國逆曰歸國逆則無仇黨爭鬬之禍亦可謂易矣比于書入者亦可謂善矣自某歸者外亦為之請焉非直國之願亦可謂次也雖然至于突之篡嫡比之弒君亦有不善者焉故曰三家之說俱未盡得其當也

同盟辨 原註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 胡銓附註銓案凡十有五

凡有攜貳之國來受盟則曰同謂初異而今同有舉一

時誓之而無彼已之約亦曰同 原註若葵丘之盟則有無我詐我無爾虞則彼此有約故皆不書同也 其可道與否攷之于經皆可見矣如齊桓晉悼卒能服攜貳之國以安諸夏此可道者也 原註桓公再同盟于幽悼公凡三盟書同而皆能服楚使中國免侵軼之患者皆十餘年胡銓附註銓案悼公盟書同者有四成十八年虛打襄三年雞澤九年于戲十年亳城北 宣成之間中國無霸雖屢同盟旋復叛去徒見諸侯之不一其無補于世彰彰矣至清丘之盟四國大夫皆書人者貶也大夫同盟始于此此共誓一事之盟也盟以結信興于季世以人為不足信而要誓于神也小人常情寧悖傲于君父而不敢慢于神寧有罔于君父而不敢欺于神當春秋之時盟為國之大事仲尼慮姦人乘此易以作亂故于內大夫初出與盟皆貶之霸國大夫初主夏盟亦貶之示不與臣下得專也 原註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霸國大夫主盟之始也故辨篇 同盟則又甚矣易曰諸侯不序晉大夫不名貶也內大夫出盟注在盟會侵伐統辨篇

其害必大君子以興小人以亂不可不慎也清丘之役

雖無利于國亦無敗于事而聖人重其貶者慎始也其後大夫跋扈挾外援以抗君若姦臣劫衆以叛國亂臣賊子至弑父與君無所顧憚紛紛而起皆賴于要盟焉是以聖人謹于其始雖未有害皆加貶文冀後之君子前知事有繫國之重必使權歸于上不專于臣下也自周東遷諸侯擅盟大率要結朋比始乎相軋終乎相併獲麟而後四分五剖遂峙為戰國則諸侯擅盟已不可況大夫乎此周官所以設司盟之職春秋所以不與臣下專盟也原註諸儒或曰書同者皆美之夫盟之盛者不過齊桓之葵丘晉文之踐土何以不言同也或曰以其同然莫相統一皆惡之則齊桓晉悼何以終能一諸侯衛中國禦四夷也是皆臆說今之所辨皆據經以削諸儒之謬于經無據則缺之

後說

諸侯有攜貳而復來受盟則書同然有叛中國而受夷狄之盟者不書同如辰陵之盟陳鄭始從于楚不書同是也所以予其歸中國不許其即夷狄亦足以見夷狄之不可與同也蓋諸侯合而一則中國競而夷狄微矣離而不一則弱弱則諸夏衰矣春秋終吳楚之亂由諸侯之不一也

書取辨

春秋之辭簡而法其旨婉而微褒貶寓于一事可謂簡矣而一事之施復更有義攷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不曰微乎是故凡書取者本非己有也非己所有而克有之曰取然有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奄其無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己有也非其所有而取之惡可知矣若夫屬辭比事攷其所以取之之跡則又有義也如公敗宋師于管取郜取須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人伐鄭取長葛宋人蔡人衛人伐鄭伯伐取之類此所謂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也取根牟取鄫取邾取郳取舒之類皆因其微弱無備掠得而有之不至皆奄其不虞悉俘得而有之而已爾非所謂不用師徒

也原註取鄭師于雍丘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取宋師于嵒直云取者譏宋之無備也是故言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原註取舒鄝之類是也取鄆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原註宋督弒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來歸部大鼎而云取部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原註不言歸齊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于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篡兄而得國夫以堂堂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猜忍殘賊恃齊之強脅魯殺之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既不顧君父之讎而忘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聽齊殺糾不可謂無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在魯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又公在乾侯取鄆鄭師于雍丘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取宋師于嵒直云取者譏宋之無備也是故言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原註取舒鄝之類是也取部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原註宋督弒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來歸部大鼎而云取部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原註不言歸齊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于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篡兄而得國夫以堂堂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猜忍殘賊恃齊之強脅魯殺之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既不顧君父之讎而忘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聽齊殺糾不可謂無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在魯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

也故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當坐其罪者惡之也以其不足為義也春秋貴義不貴惠此之謂也左氏曰凡書取易也公穀皆言取易辭也俱未達聖人之旨且公敗宋師而後取部宋人取鄭長葛圍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而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原註如取鄆取邾之類也不可皆通以為例也左氏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公以楚師取濟東田及沂西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三卿帥師非師徒而何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漷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說俱未盡其旨是不知一字之措復更有義攷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大抵三家以春秋為魯之舊章故每事以例言蓋不知出于聖人之志文同事變則各有義也原註凡言取其師者悉俘得之也左氏曰覆而敗之言盡覆沒而勝其說亦通然取者得之稱若但敗不死者則走歸何名為取則當書敗其師爾不當言取也趙氏駁之亦當矣

春秋辨疑卷一

春秋辨疑卷二

宋 蕭楚 撰

侵伐辨

侵伐之義左氏亦僅矣而杜征南不能辨詳其旨遂致諸儒紛紜之說蓋亦未嘗質之春秋周官而已爾凡顯然舉兵聲其金鼓而臨之曰伐率兵直前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則曰侵侵抑略也案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原註凡以兵討有罪皆曰伐故其總有九也于賊賢害民獨曰伐者此伐之正也民為邦本賢者天下之達尊而賊之害之是內已失民心外必無諸侯之援天下所共惡也故顯然舉兵聲其金鼓以討之所謂伐之正也負固不服則侵之者所謂不服特遏王命爾敢然者負恃險固而已是于內未必失民于外未必無諸侯之援故率兵入其地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奪其險固以討之此先王用兵之機也原註侵者占奪之名書曰侵于之疆侵與襲相似皆不聲其金鼓而襲者掩其不備而取

之非討有罪之法故不在九伐之數侵則非掩取而有之也 攷之春秋書侵有言獲言潰者以非顯然舉兵不覺其來故見獲或致潰也未有再言圍者 原註伐有再書圍者以其侵略不致深入故也案經書來侵者五皆言鄙則知其非深入也 原註趙氏謂侵有破人之國者此指侵蔡蔡潰而言也齊桓率八國之師以侵蔡蔡小國不屬八國之師一旦萃其境何所恃而不駭且潰也于此益知所謂侵者非顯然舉兵明矣 至于伐則有言戰以其顯然舉兵見伐知其來故得結陣而戰也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意謂伐則縱鍾擊鼓而進侵則不縱擊之其說亦通也案經齊桓率八國之師侵蔡蔡潰 案原本蔡潰下有者而又三字文義不屬攷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引經文而蔡潰遂伐楚五字自可直下今刪去 遂伐楚豈謂侵蔡時八國俱無鍾鼓至伐楚時始有鍾鼓邪以此質之則知左氏所謂無者特不縱擊而已師之耳目在于金鼓進退安可無哉公穀及諸家之說趙氏破之當矣然自為說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且蔡自北杏會後二十餘年未嘗復與桓公盟會則其即戎背華可知矣侵之為無名乎又侵在九伐之數皆先王討有罪之法何獨于春秋為無名行師也杜預謂鐘鼓所以聲其罪 原註國語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侵密聲為整事也蓋左氏見伐則聲其金鼓侵則密之遂謂鐘鼓為聲其罪是不知先王用兵之法不同也且侵與伐皆在九伐之列皆是討有罪之兵豈可謂密聲便為無罪可聲乎杜氏不能詳其失過矣夫兵戎誅殺威天下之大柄統一海內之法王官之所司也春秋之時諸侯擅用大率強奪弱衆併寡卒之四分五剖潰為戰國仲尼誌之以見王者失天下之威柄終致天下之亂冀後之君子觀此知威柄之不可失也豈止拘拘較其稱罪無名而書侵書伐哉當時戎狄之兵亦有稱伐者豈其亦能用周之禮法也信如預說伐為有罪可聲凡書伐者皆善之歟是大失春秋之義也或又曰以隙曰侵蓋見司馬遷稱桓公怒蔡姬之故于是興兵討蔡管仲因而導之伐楚故有是說詳經所載蔡叛中國久矣楚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于僖初年會于檉以謀之又會于貫會于陽穀然後大合列國討之蔡潰始揚兵臨楚進次于

陘如此則豈為挾隙而興若果由一姬致怒則列國豈肯舉衆以從之乎又何以為齊桓也況召陵之盟春秋猶以為善侵蔡伐楚亦聖人之所與也原註齊桓自即位至僖公元年以前凡會遇盟十有三而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已著故善之也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未著微之也或又曰入據其地曰侵則伐楚次陘陘楚地也何以不言侵夫學者不能據經以攷傳記率多拘泥傳記或取雜家之言以解經否則臆說此聖人之旨所以曖昧而多未盡明白也原註或謂書侵伐者誌其用兵之淺深其說亦非也侵國非深入然亦有深入者焉侵蔡蔡潰豈淺也哉聖筆區區記其淺深將有何義深者罪重淺者輕乎是不然矣侵伐皆先王討有罪之兵行之不同故其名各異諸侯徒知僭用侵伐之法而失先王所征之義或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賊賢害民之罪矣有非顯然舉兵以臨之者非有負固不服之罪也各自讎黨相傾亂耳仲尼從而誌之以見徒有侵伐之名而無侵伐之義此其所以終于暴亂也

外夫人書葬辨原註齊侯葬紀伯姬與楚子葬陳哀公同

春秋内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内夫人此春秋之常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者非常也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三十年葬紀叔姬其葬紀伯姬者何以譏録也何譏爾夫齊襄迫逐紀侯而奪其國而葬其妻是行豺虎之暴而為女子之仁可惡也非可善也伯姬魯女身死國滅臣子不克襄事魯主而葬之可也反坐視而莫之恤親親之道何如哉故書齊侯葬伯姬所以著齊侯之非正而責魯之忘親親之道也所謂文起此義見于彼交譏之也其葬紀叔姬宋共姬者何以賢録也何賢乎紀叔姬曰紀國雖滅而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則宗廟猶存于酅也叔姬紀侯之媵伯姬既卒夫逐國滅無從而歸于魯終焉可也改醮焉可也叔姬以魯雖父母之邦而父母無存兄弟既故與其子身没齒于魯與改醮而事人孰若歸死于其夫之黨以承紀之先祖之為愈也于是歸于酅以奉其祭祀焉而終其身迹雖涉嫌是亦變之正也語其義非賢也聖人于歸酅與卒與葬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

守為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以賢録也或曰婦人謂嫁曰歸經曰紀叔姬歸于酅則再嫁之辭也男女之別人之大倫既為紀侯之媵又為紀季之室其亂大倫莫甚焉聖人于卒葬皆繫于紀者不與其歸于季也曰是不然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者加之不一一而加之也若叔姬實再嫁于季則書其歸于酅足以見其不正也又何于卒葬一一而不與此其證一也凡魯女為外夫人則尊與己敵于其卒也已為之變服九月之喪故書其卒録我恩禮所及也其適公子大夫則非已敵不為之變故不書卒如叔姬實再歸于季則尊非已敵又何書卒此其證二也叔姬以隱七年歸于紀莊公十有二年歸于酅自隱之七年至莊之十二年凡三十有五年計其歸紀之初年亦不下十六合而計之則歸酅之時叔姬已五十餘矣借使叔姬欲嫁則紀季豈慕色而納之此又其明證也或曰叔姬妾爾以奉先為己任正乎曰古者諸侯一取九女禮無再取故嫡卒則繼室攝行夫人之事叔姬則伯姬之媵紀侯之繼室伯姬既卒叔姬則夫人之職矣叔姬不以夫逐國滅二其心終身以奉其祭祀禮用無嫌可不謂賢乎是以書其歸紀書其歸酅書卒書葬以其賢而特録之也不然叔姬妾爾事豈得登于策哉何賢乎宋共姬曰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是死者非難而死得其所者為難婦人之行以貞為大共姬以禮自將逮火而卒可謂能處死矣舉世一人而已雖古列女何以加諸聖人書其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謚如此者以其賢也春秋之時驪姬禍晉夏姬亡陳文姜哀姜之亂魯宣淫恣縱恬不為恥與夫杞姬案杞姬原本作紀姬杞伯姬來朝其子作紀姬誤今改正蕩姬酅姬之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不待媒而合逾法越禮比比如此則天下之婦道可知矣若紀宋二姬之守節果多得也哉聖人取此貴于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婦道也或曰聖筆特書二姬之葬異于其他惡用知其賢也曰春秋所書詳貴而略賤詳内而

畧外故魯君則書薨書葬大夫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至于陪臣未嘗一書焉内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于内夫人也至于妾媵則未嘗一書此貴賤詳畧之辨也今二姬特書葬是登進而貴之使與我夫人同也登進而貴之非以其賢而何或曰葬一也彼伯姬亦書葬何以不得為賢録也曰葬雖一攷其事跡則異豈可同也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辭則知其非正故曰以譏録也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正此類也辭同而事異事同而辭異聖人皆有予奪于其間此正筆削之大法知此然後始可與語春秋矣若屬其辭則同比其事則異而皆以一類説之此杜征南左傳之癖耳非善學也公穀大意以紀伯姬叔姬書葬以火卒皆隱而葬之夫聖人之作春秋特以垂訓天下後世豈特為一時之隱痛之私情哉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失聖人之旨亦甚矣二

南為王化之基關雎鵲巢歌詠后妃夫人能以禮法自閑而已共姬不憚一死以守禮法此列丈夫之所難況于婦人乎況于春秋之時乎易過涉滅頂凶无咎以其殺身成仁共姬亦近之矣愚恐後人以所善為非善故特詳春秋之説

楚子敗績辨

案左氏傳鄢陵事楚王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子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聲子與子木言鄢陵之役曰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則楚師敗績可知矣而經書楚子敗績非特舉其重而已斥言其敗甚其惡也穀梁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若然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可謂敗乎公羊亦曰王夷也則宋公傷于泓吳子傷于檇李何得不稱敗乎其説皆知舉重者而不知聖人有微旨焉凡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以衆為重故也于泓于檇李不稱宋公

吳子敗績是也獨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甚其惡也叔時稱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姦時以動而疲民以逞卻至亦云楚有六間則楚子之惡亦可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姦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未失霸主之政晉國强盛諸侯服從楚既貪婪不道屢軼上國爭主夏盟舉不量力以致身喪師敗是自取之也故聖人斥言其敗所以甚其惡也春秋所書有違常例者皆有旨也是故梁人書其亡者自取其亡也鄢直書其潰者自取潰也王室直書亂自亂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楚子敗績自敗績也凡此皆所以甚其惡而以警訓于後世也先儒有曰楚子傷目而退師實不敗故不言師據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則楚子敗績矣豈獨有一人之傷而可謂之敗績是不思之甚也

公孫會出奔辨　原註與叔段不言叛同

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此與華亥自宋南里出奔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罪正同不書其叛者蓋時姦謀逆節既兆國人覺之未及發遂奔故不言叛然而猶書自鄫者庸見據乎鄫也書出奔者庸見不容于國其為惡可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姦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意正此類也　原註或謂不言叛者不告耳未盡春秋之義耳　公羊曰不言叛為公子喜之後諱也君子之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此乃常談非君子之篤論也夫君子之于善惡非怒而加之斧鉞也非喜而崇之名器也方其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則好惡與天下同天下之所惡則從而罰之天下之所好則從而賞之賞罰君子無容心焉是以賞公乎善無敢投隙以徼賞罰公乎惡無敢側目以怒罰此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謂賢者子孫雖為惡猶當諱之是罰不行于賢者之類何以為直道也夫以商紂夏桀皆聖人之後至其罪浮惡溢湯武合天下而誅之管蔡二叔文王之子王季之孫咸以惡誅其事播于詩書仲尼從刪定之而不為

裁減者無容心焉耳何獨于春秋以一公子之賢至其後裔雖為國惡猶為之諱是豈春秋之義也穀梁子曰自鄭專乎鄭也曰公孫何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人臣不以邑叛常事豈足録哉據實命卿故姓氏得書于策耳凡春秋書出奔者皆罪之矣春秋之時大夫公子之出奔非以富侈強逼見猜懼討而竄則汙行逆節既著國人同力而逐之亦或同僚自相傾軋不勝而亡未必皆有元惡巨罪然仲尼不書其事而止稱某氏出奔者專罪之也夫君子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可則進否則退用智于先見幾而作何遽不能自措于無難之地而有奔亡之禍哉故聖筆不書其見逐皆言自奔專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也有書自某邑而奔者用見其專邑以叛不勝而亡正公孫會之類是也間有變文書某侯之弟出奔者亦見其兄之不能容兩譏之也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隆君臣之義而抑兄弟之恩者無他人倫大綱君臣父子耳君臣之義不隆則上無以制下人倫之道或幾乎廢矣故兄弟不得以屬通閒有兄弟云者皆為微旨也若夫本無罪避難而出則不書齊襄之亂子糾來奔不書于經是也

戰辨上

外戰書于春秋者十有六書人者四（原註莊二十八年甲寅文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昭十七年于長岸）書諸侯者七（原註僖十五年于韓十八年于鞌二十八年于城濮文二年于彭衙成十六年于鄢陵定四年于柏舉哀二年于鐵原本誤作鉞十一年于艾陵○案經哀公二年戰于鐵原本誤作鉞十一年戰于艾陵原本誤作十二年于文陵今改正）言戰不言敗三（原註令狐河曲長岸）敗不言師一（原註甲寅之戰衛人敗績）戰不言及一（原註曲是也）不言敗而言獲一（原註戰于韓獲晉侯）直書某侯敗者一（原註楚子敗績）夫敗未有言獲者衛稱人何曰所以惡衛而甚齊也案傳惠王命齊侯伐衛以其助立王子頹衛侯不服而與齊戰故書伐書戰以見其不服惡之也次書衛人敗者不予臣下有師衆以敵王也其不地何（原註伐戰于宋）不稱齊戰于衛也

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惠王有以致之豈特衛侯之罪況其既死縱可罪已易世矣惠王不能省躬罪已而謀動干戈于下國豈明王之舉齊侯不知獻可替否從義不從君之道遽擁兵以殘人民豈賢方伯之所為又況取賂而還辱王命乎此齊侯所以貶書人甚之也貶齊則不予惠王伐衛從可知矣不然春秋奉王命伐罪止此一役烏得不善齊侯哉其言戰不言敗何曰勝負敵也或略之也令狐河曲以秦晉之迭暴長岸則吳楚非中國故皆畧之所以惡之也不言敗而言獲何曰所以惡晉侯也三施不報以致韓之役猶且愎諫違卜是自取獲之道也敗未有直書其侯者楚子敗績何也曰甚楚子之惡也棄好瀆盟姦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自取敗之道也原註或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也舉其重者非也春秋以民為重　河曲之戰何以不言及曰二國自殺役以來迭興師衆報償其戰已亟矣故聖人至河曲之役不別其主客而一其罪且畧其將帥而甚其惡也原註主客皆書人　鄢之戰何以言宋及齊曰宋公爵也以尊及卑也夫以內及外以大及小以中國及夷狄春秋之義也戰未有不日其不日者何曰春秋以民為重戰用民命故皆謹而日之其不日者史之缺也原註如日食未有不書日亦有不書日是知史有缺文也或曰汲之戰宋公及楚原註時楚莊王貶書人也城濮之戰晉侯及楚人柏舉之戰吳子及楚人而邲之戰則晉荀林父及楚子窒之戰則晉魯曹衛大夫及齊侯何楚之大夫皆書人也曰晉魯曹衛中國也故君書君臣書臣若夫楚則春秋之夷狄也昭襄之時君臣皆得書于經者非善之也著其強盛也然好會之事若侵伐之類則書之臣之姓氏猶可言故也至于戰則與我為敵矣君而敵我尚可言臣而敵我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艾陵之戰直書矣尤略于楚其義亦同故也

戰辨下

春秋書內與夫外戰凡七不言者一原註桓十年于郎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原本誤作十一年今改正書及者四原註桓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

奚莊九年于乾時僖二十二年于升陘是也　言會諸侯及戰者一（原註桓十三年已已）之戰卿會外大夫及戰者一（原註成二年于鞏）郎之戰不言及何曰齊衛鄭之君無故興兵加于我故不言及而曰來戰觀其文若三國自戰然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春秋書戰二十有三于内始于郎于外始于宋故聖人于此二役深誅其首惡冀後世覩此知戰之不可輕用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戰不得已乎其四書及並不出内名何曰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春秋内戰與平不出名（原註不與公大夫止書及而已）蓋戰則毒衆平則解憤釋怨衆獲免于干戈之役其禍福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皆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衆實國體存亡繫焉孟子曰民為貴君為輕是春秋之義也已已之戰何以言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與焉故也敗其師何以言公曰我勝故可言也戰則我敗不可言也已已之戰何以不地（原註于郎于奚于升陘皆魯地惟己已不地也）曰諱之我國都也乾時之戰何以不諱敗曰春秋之微旨也春秋之義有不恥者亦以不恥書之故有微文以見義者亦有因其不恥直書以著其惡者會于稷以成宋亂乾時之戰我師敗績是也桓公内則弒君篡國外則成亂受賂納其賂器於大祖之廟恬不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無所迴隱莊公忘齊襄之殺其父為之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圖郎恬然不以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無所迴隱此所謂因其不恥而直書之以著其惡之甚也

戰敗雜辨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城濮之役文所以攘夷狄惟此可以當之鄢陵之役雖無桓文之功亦以中國而敗夷狄抑其次歟不然比汲與邲之役反見敗于夷狄者異矣至于河曲之役則又甚可惡也春秋内戰始于郎外戰始于宋聖人于此二役特異文以書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與焉故也敗其師何以言之誅其首禍民也由是知凡書戰皆重其事也其所予者信乎彼善於此而已爾至其書敗者亦然春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線列國有能戰而敗之比之中

國而敗中國與夫反見敗于夷狄者有間矣然中國之敗夷狄夷狄之敗中國聖筆無予奪于其間哉曰此春秋之微旨也夫四夷之于中國猶望舒之對大陽雖不能相無而明暗自殊至于猖狂跋扈侵軼莫制由中國之失其御也詩不云乎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故聖筆一類書之以見中國之失道而後四夷乘之也且聖人于春秋既予桓文之攘夷狄至于其他之伐敗侵戰夷狄者又一一而予之則後世徒知利兵堅甲以服四夷而驅吾赤子糜爛于不毛之地將接迹而記則舞干因壘不足取信文德來遠殆為迂闊之談于此見聖人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春秋之文出則聖人之筆削一事之誌或詳或畧而予奪在其間不可以常例拘也凡伐國不言圍邑舉國為重此其常也間有兩書所以甚其惡也經書圍四十有四伐言圍者凡九皆所以著其惡也或曰僖之六年齊桓率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桓公屢合諸侯以奬王室衛中國而禦四夷雖盟會侵伐不自天子出可謂變之正也鄭伯不從其約不可謂無罪矣何以書伐書圍曰鄭之叛華興諸侯而伐之可也遽入圍其邑如此是徒恃兵力之强耳昔者有崇不道文王伐之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鄭之逃盟未若崇之不道桓公能為文王所為乎鄭將聽命不暇矣惜乎不知出此惟務以力服人故聖筆再書其圍以著其甚也或曰然則凡書圍皆非善歟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僖六年伐鄭圍新城與二十八年圍許是皆桓文之霸欲一諸侯而尊天子同與國以禦四夷以他比此為善矣所謂可道者也與夫襄之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之叛也比哀之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為子拒父者不猶愈乎觀彭城繫于宋而戚不繫于衛則聖人予奪之意在其間矣或曰若然新城之役何以猶甚齊桓也曰聖人褒貶各于其等加之不

可一例論也齊桓公方伯也不能敦德崇禮以服叛懷遠惟兵戎師武是賴豈方伯之道哉故討鄭之役再言圍以方伯之道責之是責賢備之義也且桓公自即位以來盟會則書爵侵伐則書人至召陵之役後侵伐用兵始出其爵則聖人貴文德賤兵戎可知矣伐鄭之役亦書其爵則與其討鄭亦可知矣然猶書圍新城者豈非責其不能退反自修遂恃衆圍之也歟或問曰魯自圍其叛邑聖人書之與圍外國邑無異何也曰是春秋之微旨也夫為一國之君聽一國之政威不足與有制德不足與有懷而陪臣至于據邑以背則國無政刑可知矣臣竊邑叛其罪顯君失政刑而致臣之叛其事微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故不書叛而直書圍其者專以罪上也所以端本也冀後之君子前覩而後自反也原註公穀之說皆不足取先儒又謂伐則言伐圍則言圍案左氏伐國而後圍者多矣書于經者止此數處其說亦非也

輸平辨

晉饑秦輸之粟則知輸者委送財幣之辭得非厚財幣以求平于我乎平者有不平也謂已搆怨憤齟齬語令講好使彼此解釋如初故曰平也平則兩國和好民得捐戈舍甲反襏襫于畎畝之中其利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春秋凡平雖使行其間不書但舉兩國以民為重及齊平暨齊平是也及者主我而書暨者及之難辭不得已而相及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者用見

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俟其厚幣有輸于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聖筆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專罪魯忘親親之道也春秋凡外國有事來魯譏獨在魯則畧其外止書人齊人來歸衛寶是也此書鄭人獨在魯可知矣其後鄭伯猶歸我以邑則此年來有輸益信矣原註公穀云輸者墮也鄭與我未有成亦不足取果我與鄭未成安得八年有歸祊之事孫復謂輸誠來平亦臆說也

及會不出內名辨 原註戰與平皆不出內名戰自有論

周自東遷而後其禮法之在天下諸侯擅僭就盡故春秋所書事大致非正也然而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聖人經世隨變不泥常舊故有微文以與之者有貶以甚其惡者有直書而善惡自辨者有諱避以見其義者凡經書公及某者與大夫及某之類著其內為主也書公會某大夫會某者著其外為主也其善惡輕重歸于主者耳有書會而不出內名書及而不出內名者示有貶焉抑且有義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其不出內名何曰示獨貶乎莊公也夫齊桓公之霸服強輸弱寧輯華夏列國從之則安叛之則危曷為貶乎莊公曰莊公之父見殺于齊襄是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襄死桓立讎雖易世人子之心當如何莊公前既與齊桓盟于柯矣今桓大合諸侯公又往焉魯無不忍之意豈孝子之心宜若是恝故聖人不言公會以示貶焉所以最廉恥而教天下以孝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如凡盟或彼此有約至于同則與之同矣讎人之子而與之同可乎是于柯猶可言也于幽甚矣故不貶于前而貶于此若使莊公之念父讎為不可忘願為社稷計抑不可役齊桓之功著矣不與隱忍含恥以就之則不可罪矣奈何恬然不少置懷也或曰此會之在公為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圍郕聖筆一一著之用見其無恥此不待貶而知其惡矣今桓合天

下之諸侯而同之公亦同焉無恥甚矣是以聖人獨于此內一貶乎公而外實與齊桓所以書齊桓之爵也夫忠孝廉恥人倫之大閑猶飲食膳羞不可一日而忘使為臣子俱無廉無恥不忠不孝雖有四海惡得而治諸侯有以啓之也然則夷狄不一而足此齊之盟先王所以制復讐之禮者豈謂申孝子之冤而已哉誠恐忠孝之薄于天下也如魯莊公者又烏能免于聖人之貶哉何休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背中國而與夷狄也是時齊桓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其跡禮而要上也夫楚自泚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俛首翟泉其不出內名何曰貶

書及盟而不出内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與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政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不正甚矣聖人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為盟會則直書之以著其不正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為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于文之二年垂隴之盟不書外大夫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内大夫與諸侯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係貶乎内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微者是未盡聖人之旨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夫況微者有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于冊以其位卑權輕不為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為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得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于名分令齊以高傒盟莊公晉以處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魯不使正卿盟蘇子是以國吏敵王臣也其亂上下尊卑之分如此將不可以訓矣故聖人于此三者内皆不出名以見其義凡公與外大夫盟非大夫專伉公自屈體與之則書人公及莒人盟于苞來之類是也外大夫專伉則名之以著其惡今書高傒處父則罪其專伉亦可知矣雖然高傒不去氏而地盟處父去氏而不地盟何也曰防之盟莊公欲婚于齊雖高傒之伉亦公之志至于處父之盟則晉侯以文公不朝為是故屈公與其臣盟是魯之恥故處父去氏以重其貶不地其盟諱之也或曰處父不氏未命也據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至是始命之也重其貶可知矣或曰蘇子書及盟烏辨其與内微者曰王之卿大夫其尊與國君同如實文公與之盟則勢均位敵不俟乎貶而後見其不正也春秋自文公之世政在大夫故大夫盟會則書人今内不出名用知

其微者也故曰春秋之有貶而後見其義者此之類也

書及伐而不出內名者二（原註桓十二年及鄭伐宋戰于宋故不在此數并在戰說）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偃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也之二者非獨罪其專兵又有旨也據左傳宋與邾爭强而伐之是伐邾者宋志也桓公背趙之盟從宋伐邾其無故棄信毒民如此惡甚矣故聖人不出內名以貶之書及者以我主之專惡于魯也伐陳之役魯實受命于齊討陳以輸濤塗之誤道也是時伐楚方退師未迈國非公親行則大夫帥師以往今內不出名者不予齊桓受制于齊也書及江人黃人若我帥二國者不予齊桓之討陳也諸侯受命天子正也諸侯而受命于諸侯非正也陳大夫不欲諸侯之師迈由己者師不整也齊侯知討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豈古賢方伯之事哉故聖人不予其伐陳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內名皆不予之亦各有旨也凡書戰與平皆不出內名何也曰舉國之辭以民衆為重也平則釋憤解怨民免于干戈之役戰則驅民之死地其利與禍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聖筆不出內名舉國之辭以民衆為重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春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為重又凡外大夫來聘而後盟者盟在大夫也故內皆不出主名不予其專也成襄之世諸國大夫專權尤甚雖承君命來聘復自要結信誓以從其欲故不出內名示不予也至定哀之際諸大夫伉君而致國或自相傾覆皆藉外國之援焉其禍兆基于專盟矣此聖筆所以一一書曰謹其兆禍端故也（原註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凡此者皆以來聘而後盟者只書名不書其地在其國都可知惟盟于劉獨地名者非其國都也天子會諸侯或有大疑則為壇盟于都城之外魯侯與列國大夫盟于都城之外其惡可知矣公穀之說得其義先儒或曰不出內名則公為從簡辭也春秋之辭雖簡而必使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簡也○

有蜚辨

案十一年原本無一字經文郤犨來聘係成公十一年事今增入

聖人于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于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册故一穀之災必書而月食者常事而穀為食用一穀不登民或艱食示憂民也原註春秋一災亦書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是也公羊云一災不書非也或曰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未當隕霜殺草足矣何必指言菽也蓋不知異也若然但書隕霜殺草足矣何必指言菽也蓋不知聖人以民食為重一穀不登亦書亦後世之憂民故也

莊公二十九年書有螽說者云乃蠭螟即負盤臭蟲案爾雅螽蠭螟郭璞注螟即負盤臭蟲原本負臭誤員今改又郭璞但云螟而不云蠭螟則以爾雅螽蠭連讀此處所引乃兼採邢疏也果爾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據山海經螽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役案見則有兵役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天下大疫此云兵役或當時引用之訛或山海經傳刻不同正此物也原註郭璞贊螽云螽之既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鴆厲萬物攸懼思爾遐逝○案今本山海經圖贊既作為攸作斯凡言有者皆以有為非常也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案春秋書有螽後中國伯侯相繼而干戈歲侵勞役日滋自成公而下比文公以前年代相若而侵伐盟會弗滅叛亂幾倍于前獲麟而後

強弱相并遂峙為戰國及于秦氏天下生靈塵殘于兵役矣螽之為兆抑信然或曰先儒謂春秋記異不言其事應子今云何矣曰是推達者之言也天道遠固有不可得而知亦不可以一定而論然天事恒象禍福之來其兆必先故春秋于變異雜人事而書之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而中人亦知恪敬天戒恐懼修省不敢自逸此其大旨也其所記者豈徒然哉此未易與淺學者論也或曰鸜鵒言有來巢何也曰鸜鵒于他方為常禽非以巢育于魯為無原註傳云鸜鵒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如自他方而來書巢此亦記異也螽蜮之類非常物故直書有而已夫神以知來凡祥與異皆來事之驗史氏所載抑班班可攷而漢儒不達多附會為之說故使好辯者謂皆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

不書弒君之賊辨

春秋之文有罪衆人之所不罪者有疑衆人之所共疑者罪衆人之所不罪不予姦人之幸免也疑衆人之所

共疑慮無辜之濫及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皆聖人垂世之軌範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楚比之劫立歸生之懼譖陳乞之泣訴皆非親剚刃于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弑君加之不予姦臣之幸免也鄭伯髡頑楚子麋案麋原本作麋今從經文改正之死有不可知者仲尼皆以正卒書之不原其賊何慮無辜濫及也若包藏禍心以為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偽大姦者獲逞矣若迹涉闇昧必加之刑則良善稚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

字義不可解當有訛誤之人亦知弑君為大惡春秋之時弑其君之訓也左氏以二君書卒皆從其赴且雖甚講修案講修二字義不可解當有訛誤而自立者衆矣又肯使赴于鄰國曰某弑君乎使弑者皆不以實告春秋又何從而書之蓋二君之死事涉闇昧不可決知故聖人不書弑示與衆共疑也果當時明知子駟之賊鄭伯公子圍之縊楚子豈得不書哉苟庶其密州齊悼公三人傳皆言以弑死而經書卒其意亦若此不然作傳者妄當以經為正

書至辨原註魯之出而有二事者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事或本其事致之三家諸儒皆失其義故詳其說焉

魯公之出春秋或書至或不書何也所以謹公之行而且致其義也國君一國人神之主出入之際存亡以之不可以輕古之君國非述職與夫王事未嘗出境以其不可輕也東遷以後諸侯僭亂出入無度輿旆金鼓交憂危則書至雖無憂危而久留于外亦書至所以然者示君人者不可輕也國衆不可久于外也案隱公之世當春秋之初天下之亂未甚搆雖有盟會侵伐未嘗書至至桓公盟戎于唐會諸侯伐鄭致會致伐始于此矣莊僖之際盟會至數而鮮致者蓋是時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公之出無他虞也成襄之間晉楚爭霸干戈歲侵故盟會鮮不致焉昭定之時諸國大夫專政尤甚魯亦有季孫之患故終于獲麟公出罕有不致者雖內伐邑亦致焉由此言之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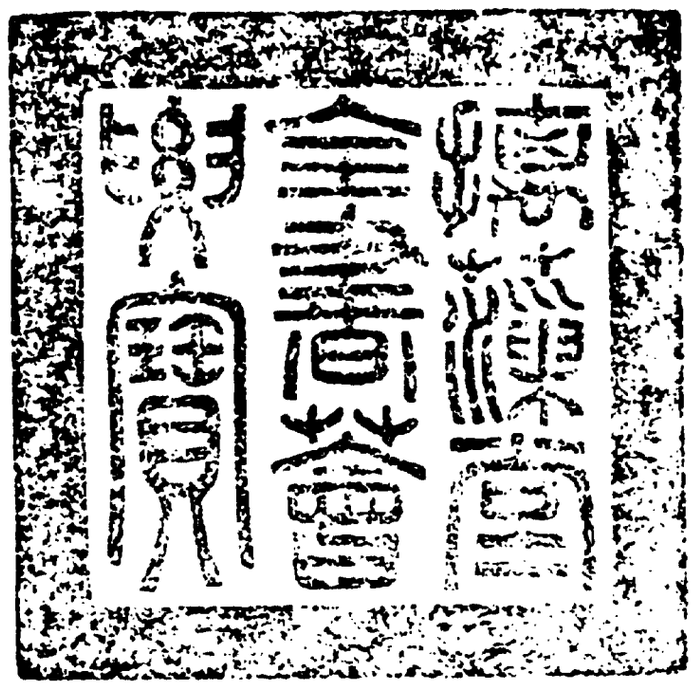
至者危其行也懼其不至故書至也猶之大夫使而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歸者則書至皆憂其不迈幸其至而書也（原註襄公自楚還至方城聞季孫取卞遂不敢入則知書至者危其往而幸其至也）然魯公一出而有二事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其事或本其事致之則又有旨也案聖筆所誌如二事俱正則以前事致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則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六年公會諸侯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霸諸侯討鄭以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憂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皐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為蔡伐楚終亦不克而使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何所為哉故書曰侵楚盟于皐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為蔡伐楚救蔡之功反歸于强吳雖復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不予晉侯之專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於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而安中國不予之者也故以内為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六年公會諸侯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霸諸侯討鄭以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憂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皐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為蔡伐楚救蔡之功反歸于强吳雖復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不予晉侯之專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於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而安中國不予之者也故以内為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温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柤（案柤原本誤作桓據經文襄公十年會于柤杜注楚地莊加反今改正）遂滅偪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蓋温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柤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者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温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柤（案柤原本誤作桓據經文襄公十年會于柤杜注楚地莊加反今改正）遂滅偪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蓋温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柤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者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四年會諸侯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是時楚國猖狂不道侵犯中國齊桓病之久矣會于檉盟于貫以謀之蔡其與國于是侵蔡伐楚盟屈完于召陵（原註召天子不可道也故以後事致曰至自圍許滅諸夏之國亦不可道也故以前事致曰至自會又）卒使强楚率服訖桓之世截然無侵突之患則齊桓之

功著矣故以伐楚致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予其伐楚也
襄十一年 案盟亳城北會于蕭魚據經文為襄公十一年事原本作二十一年誤今改正會諸
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是年又會諸侯伐
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晉悼之霸也鄭自桓文死或
即夷狄或歸中國故晉悼比歲大合諸侯而伐之鄭輒
反覆亳北之盟鄭雖同之尋又叛去故書至自伐鄭以
見盟之未能服鄭蕭魚之會鄭卒歸中國楚不敢爭者
二十年皆晉悼之迹亦可道也故書至自會予其會之
也然則齊桓伐楚盟于召陵不以會致何也曰征伐刑
也盟會禮也禮以綏中國刑以威四夷楚南夷也未嘗
與中國盟會伐之可也盟之豈得已哉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此之謂也鄭中國也嘗與中國盟矣伐之為
不得已會之為可道也故于鄭致會予其會也于楚致
伐予其伐也言伐不足以懲之此聖人崇中國外四夷
之深旨也又襄十八年會諸侯同圍齊 案盟于祝柯至自伐齊為襄公十九年事雖與會諸侯圍齊歷時不久而年代不可混淆似脫次年二字盟于祝柯至自伐

齊此則不予列國同力而圍齊也齊之侵暴東等伐之
可也畢力圍之甚矣故以伐致案僖公會諸侯圍許至
自圍許特晉文始霸兩合諸侯許皆不至圍之可也此
不以圍致則不予列國圍齊可知矣又成十三年公如
京師遂會諸侯伐秦秦公至自伐秦以見公之朝王非其
本志則惡可知知此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以惡之也又
成十六年 案成十六年原本作十七年據經文執季孫行父事在十六年則會諸侯伐鄭云者當亦即指沙隨之會傳云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且經書不見公指晉侯也篇中云不見禮于晉侯則非十七年冬之會諸侯伐鄭 明矣今改正 公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公至自會以
公不見禮于晉侯故以會致所謂不致其事也然則同
圍而致伐不予其圍也會伐而致會如不成伐焉譏之
也又襄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此
不予晉侯盟公于長樗也天子盟諸侯于國城之外禮
也諸侯而盟諸侯于國城之外嫌也故曰公至自晉不
予之也是故以地以國致者直譏其行也以事致者有
予有奪微旨在其中矣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則成十六（案六原本作三亦誤今改正）年沙隨之會諸侯不見公書至自會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書至自會此豈得意乎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且會于温然後圍許伐鄭然後會蕭魚而俱以後事致如以盟會為大則會温不當致圍許如以征伐為大則伐鄭不當致會如以二者為偶則伐楚盟召陵伐鄭盟亳城北則何以皆以前事致左氏謂告廟則書至且諸侯宗廟必在都内昭公失守在外如齊如晉盟于剸陵皆書至豈告廟乎蓋出必告廟而後行反必定而後告廟此邦君之常禮也左氏説乃當時之常禮耳而不知聖人書至者所以謹公之出且以示義焉冀後世觀此而知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三家之説俱失之矣又夫人例不書至獨文公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譏夫人無父母而歸故書至危之也文姜之淫亂幾於泯國文公不監前禍復縱夫人非禮而行（原註禮父母終不許歸兄弟之家）故仲尼特書于經所以垂後世閨有家之道也

春秋辨疑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春秋辨疑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孔子三

春秋辨疑卷三

宋　蕭楚　撰

石鷁辨

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著王道失政馴致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辭微其旨筆則筆削則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辭也其大畧猶見于傳記據家語孔子讀晉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弑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原註時趙穿弑君宣子出奔不越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歎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某人弑君非書其親剸刃者書其為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手刃必有為之使者若後世梁冀司馬之徒皆弑君之賊豈自手刃哉此必宣子有弑逆之謀而趙穿為之使耳故董狐從而書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豈可以大逆之事加于平人乎宣子在當時號賢大夫故孔子歎惜云云蓋辭孫以避謗而已非實賢之也人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為贊也及臨利害之勢不能守節而甚者為衆為援蓋多有之趙盾之徒是也作溝記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學者則又曰趙盾實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王不弑君其失亦遠矣今春秋亦書趙盾弑其君是則孔子依晉史

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止書丁亥楚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之也（原註所謂諸史理必楚國之史若魯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如此之詳備）又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秋止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無諸侯朝王事國語稱臧文仲以邾人藉玉磬如齊告糴而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衛為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齊侯封衛書城楚丘亦不言衛徙書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左氏載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書逐君之臣者推此質之則知仲尼于春秋有筆有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秋之辭聖人之辭也經書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無意義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仲尼獨謹于記石鷁而忽于麟鸜鵒乎聖人記災異著謹戒而已何必謹于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也且既曰孔子筆削矣（原註永叔亦云筆則筆削則削）使舊史所誌如此而無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後人且既筆之則是有其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于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尚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隕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彼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乃書而復之難辭（案而之難辭原本作而難之辭今改正）故教書而復下書其奔遂書乃復下書其卒則知教以姦無故棄命遂以病不得已而後返則其罪亦有間矣所謂一字重輕不妄下有如此自上而落謂之隕星霜皆隕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所謂一字先後不妄下有如此其書災異事亦各有旨故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原註傳曰欽然不見）

壞有食之者于郊牛曰鼷鼠食其角者可得而知也螽螟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為害故出則名之原註書曰蝝有斯而已螽蝝有則為非常非常者謂非常物也原註有蝝有螽有則異也麋先言多螽後言生者原註多麋螽生宜生故直名其生曰螽生也麋者所有也原註譯之常物多則異常抑或為害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以大然後為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八年

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據經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則三字為誤今改正

雨雪不言大者十月令之八月誌其異常也原註不為災害則不書也然則曰多者不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螽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饉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說者皆云螽生幸其不為災非也不為災則春秋不書曰有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已原註必言有言多言生異于螟螣止書名而已鸜鵒為無原註傳曰鸜鵒不踰濟

原註來者自外而來也

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數故曰隕石五鷁先目其數然後知其鷁之退飛故曰六鷁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惟隕退飛為非常並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鸜鵒同而論麟非常物鸜鵒魯之所無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達災異二事聖人于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為害于民示後世之憂民也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月食之變未嘗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螽螟水旱螽生之類

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鸜鵒有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可容或無應然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于紀異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辭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成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豈止徒為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于魯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始終無義其說愈為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衛反魯在

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麟若曰得史于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取之于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盡以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爾則盡于十三年可矣何必絶筆于獲麟之一句如此則謂得魯史于獲麟者其說為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衛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典章文物仍存不應史獨遺如此則謂得魯史止起于隱公者其說為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案經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止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為不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學抑二三矣既曰得魯史始于隱公又曰秦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既成而已又推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堯迄秦秦誓十有一年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誤今改正又曰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之强辨以屈服學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麟解以麟為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聖人不祥之兆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永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故特為之辨

諱辨 原註案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諱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辭以盡愛敬之道也為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衛朔不稱諸侯納是也為親者諱何魯君見弒不曰弒夫人見殺不曰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為賢者諱何曰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原註直書之則割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

伐英氏夏滅項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不斥言也者有微旨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原註冬齊桓卒）而又昧此一舉故聖人于此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為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之不正也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土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著晉文之惡而為之有孫避之文者予其有一韋后禦四夷之功也嗚呼非實為晉文諱也欲後之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詞以見不正焉而欲有為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也春秋為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而實不沒也公穀稱為賢者諱不一穀梁又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案春秋為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可斥言者非為定其恥與病然後諱也又云為賢者諱過案為賢者下原本脫諱字今增入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為賢特賢于春秋之諸侯耳仲尼于此二人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非其賢也將以示天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為之諱者特微其文而不沒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次書夏滅項中間無別事齊項之實亦不沒矣如上既列諸侯盟于踐土次書陳侯如會次書公朝于王所又上既列諸侯會于溫次書天王狩于河陽次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沒矣故春秋所諱非妄亦未之盡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于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為國媒患而招後悔者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為臣子

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罪之者曰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滅偪陽之類皆罪之也（原註澶淵之會虎牢之役皆大夫之事而澶淵之會諸侯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之則聖人褒功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僖之元年凡會遇盟總十有三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至侵伐楚始書其爵較之前者書人則知其予之矣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故也）

不書諸侯恩惠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是二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足以得人者必資之于福福者積微以為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以討有罪以詰邦國以威天下莫大于甲兵而甲兵之事以衆齊衆或叛貳則雖有知勇蓋世不能以獨勝是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末也至于恩惠所在人懷而歸之雖行之以無心而歸之者必以誠人誠而歸之則為之服勞為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奔走之大夫得此必至變家而為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為天下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强矧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斯二者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存者未之有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偶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誠知威之為末猶可以分人福之為本獨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予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原註詩曰無有封而不告則周制不與列國專封可知矣）不予有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行邦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强侯大夫乘之以軋已故設官播告防禍于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失邪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

復之者以一時論之似無害于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商紂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薦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于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社稷則皆不書者示不予邦君作福于天下也書曰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王之一柄去矣若諸侯推恩惠于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柄皆出于下王道于是絶矣尚何以訓況福者王道之本本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況威已去王室邪故不書于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鬬施得衆遂以弒其君而篡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況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于福威亦末矣且周室東遷威柄下移雖終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于人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盡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户尺土不以分子弟功臣其强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强如秦不足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自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為末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其亂福者本也本亡則亡無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末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王之所以存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矣知治知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其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辨此之謂也或問曰齊桓存三亡國而封衛之功尤為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為膾炙談于暴君之前班班見于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為善矣觀木瓜之什列於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為善矣于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曰夫存亡繼絶建邦開國正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以永天命不可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于方面之君尚何以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政大法所以統攬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即位大建宗社止出于齊桓夫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于陽不可言矣為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于經如楚之封夷石吳之封慶封楚平之封陳蔡之類皆不直書于經其義亦如此或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謂春秋何為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即位大政大法所以統攬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號如燔火之將晨一噓可滅矣然而先王蓼蕭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亂侯賊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唱義合以害已逆謀未出諸口氣已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爾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此自平而降以王非天下已無王也仲尼出承其後覩天下之政所以亂而無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無位以行其

城緣陵皆率諸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于經善之也至于衛已滅于狄及傳再

原註齊桓城邢

志以治其亂故私竊春秋之載裁成其文以訓于後而是非予奪及乎當時不敢指斥于辭也于是有書不書而不書爵尊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導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夫豈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于國而王之爵命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于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況諸侯專盟始于此聖人獨先取貴于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為善則桓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亦褒之美之邾此不攻而自破矣或曰儀父名也附庸之君書名與邾黎來同若行父季孫行父皆古人名其子命大夫書字諸侯天子命大夫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也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

不辨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者如此聖人窮而在下之書言也聖人達而在上則舉是道施諸行事則設而為帝王之制言而為典誥訓命之文是非予奪著為刑賞禁令善善惡惡公于天下春秋無庸作矣豈謂春秋止擇事之非常者直誌于冊也哉

邾儀父辨 原註愚案經其後書邾子克卒則知儀父是字也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君之字也邾本附庸以其末王命故不得書子所以異乎五等諸侯也以其書字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不得世附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爾 凡此典禮之常法也間又有褒之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

于盟會書邾子終于春秋非邾之比也（原註邾人首與又從齊宋同盟始書邾子克卒此必齊桓為之請命故得書子○案同盟原本誤作用賢攷經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齊侯宋公下文即書邾子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邾以隘陋禮不足比之列國大夫止書名爾春秋正名定分必原于實非拘拘守先代一定之法蓋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夏禹之後初見于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子故皆以夷狄待之此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道者治之也（原註治音持）非姑循其虛名而已矣此邾邾皆附庸而書名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原註周莊王弟子克字子儀楚鬬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益信明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曰績也績累以成功猶績然也（原註如績麻績学之類）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其敗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之成也用致夫人用郊辨（原註不言某氏眡也）

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冀後之君子覩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于績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為體衆以君為元舉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某侯滅觀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郊辨（原註不言某氏眡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案此四者特
禮之常爾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于廟乎如實適夫
人歸寧而卒于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
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為生者之失禮何妨于死者
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稱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
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奚至八年而後始致于
廟也公羊謂公本取楚女為夫人齊女為媵齊先致其
女脅使為嫡苟以是致齊媵為夫人則齊強楚大我昏
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穀梁說以為僖
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
酌槨僖公既君尊母為夫人故特禘太廟使之與祭是
禘之設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使其至也妾本無廟見于是始令與祭故書至言
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
又有庶子為君為其母緦者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妾

為夫人亂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聖人去其姓氏以
示貶焉先儒或以為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
觀此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人則固當有見廟之禮特
于禘為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
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與祭
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
也嗚呼禘天子之禮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
尊周公故獨得于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于太廟實
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
凡書祭名者亦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
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案二傳皆曰用
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
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啓蟄而郊啓蟄
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
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冥獨至于九月而後書用郊譏
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

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旨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于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原註如前代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為靚祈南北郊之比）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雩于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原註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或曰雩者勤民之事稱大者國徧雩著時君有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見天雖降災為國者不能為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爾僖公之時書大旱者一不雨者三雩則兩而已豈僖公者如是不恤民哉或曰何以必其雩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春秋于魯惡雖為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例不書至而一書其至者庸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也世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庸見桓公篡逆當絕也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庸見其僭天子也（原註雩未嘗日所以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左曰龍見而雩（原註周之六月）夏為四月知其為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得雨曰雩知其為旱祭不知其為常祀也至于稱大三家無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于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為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于禮所以措天下于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于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冀後之君子前知而謹于禮也（原附註自夫禮至禮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後刪去）

大夫伐沈救鄭辨

霸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原註文三年）霸國大夫會大夫救人自救鄭始（原註在文九年）伐沈以其即夷救鄭則衛中國春秋皆貶書人何曰不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大夫得專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曰舉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害于國況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裂于六卿魯弱于三桓齊吞于田氏其禍兆于伐沈救鄭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福不可移于下而杜禍于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于此乎曰前此于此特一貶耳或問前此之說曰齊桓次匡之歲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聽于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曰某國人某國師庸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兵以往自是諸侯因而委重權于大夫聖人不予故再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主其功罪善惡歸于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齊桓委兵權于大夫也至于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于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為書謹于別嫌明微者惡其似也桓文之霸聖人無直筆善之者惡其似王而終于傾王室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傾諸侯也非其深足以知天下之幾其孰能與于此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案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譏其專聽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

不隨公而歸專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與齊侯送于讙也諸侯送女非禮況其妹乎（胡銓附註銓案桓三年乃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齊傳公送女十四年傳公姜不如敝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矣穆姜至書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者見成公不親逆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譏莊公娶讎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入穀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如以告廟為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春秋之未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絕男女不正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于禮防之隳廢故仲尼作春秋于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合而一一紀其失禮者（原註經書昏姻夫人內女事凡數十皆非正）示後世所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襄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可以正其末況本不正也歟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況始之不正歟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諡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非也薨書公薨葬舉諡曰葬某公（原註文公桓公）自然知是魯君若他國則薨國號（原註如葬鄭穆公有鄭字）亦不俟我而為之辨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諡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諡號于成周為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盡有也案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春秋時諸侯始皆僭用之五等之君又皆諡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後大夫皆諡子荊楚之臣又僭稱公至于六國遞舉王號秦併天下以王為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

子失禮馴致之弊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獲麟而後諸夏遂微周室終于淪喪由四者之柄移于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于一春秋首王月繫諸侯行事譏其非禮違正正者示治道出于一也故曰撥亂返之正莫近乎春秋惟定姒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謚也定公之姒爾（原註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襄公之母姒氏謚定不應定公妾母又謚定其證明矣（原註姒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睱推尊母氏為夫人葬亦未睱議謚）其後配廟故書葬也（原註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葬其後哀公推尊配廟同夫人也）

春秋辨疑卷三

春秋辨疑卷四

宋 蕭楚 撰

不書來辨

凡自內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內則曰來來者向我也辨內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也（原註單伯二傳以為魯臣而書逆女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為得別有論）魯桓見殺于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焉王失政矣莊公慘然在衰絰之中不可以行吉禮況齊襄乃父之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勖忠孝之道焉耳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陷王于不正而忘忠與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書來者不予王賵人之妄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禮之是亂天下嫡庶之分也故

不予其來為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原註天王不稱夫人）聖人于春秋

天子王別有論

或曰歸仲子之賵何以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賵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原註仲子齊國無使人來）案傳文事有違禮失正于是有予奪之文裁成其義而不指斥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莊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歸公孫敖奔齊子惠叔繼主其後敖未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來也案經先年書敖卒于齊見魯不絕其為臣也（原註春秋非大夫不書卒）次年始書齊人歸敖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不絕其為臣死而不受其喪是無禮于舊臣也薄公族之恩虧仁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義闕惡可知矣況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專惡魯也齊人歸讙及闞不書來亦無使來也（原註時衛公伐邾子益來邾子齊翊為是取讙及闞公懼歸邾子于邾齊人乃令讙闞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所以書

字左氏得其旨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曰宋公之子子同子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侯薨未葬嗣君稱子者以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對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原註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公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以糾繼父稱子則小白篡國殺兄之罪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原註案使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

必書世子孔子修春秋去其世字耳聖人以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絶故于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止書子者所謂對父之稱也名曰有父之子爾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逆内始于桓公聖人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有攷然耳或曰稱子一也何以見其正與否曰齊襄既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子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非子也同則各有旨故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辨也（案辨原本作辯今改正）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原註若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與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所屬之國何也（原註若盟于某戰于某並不言某國之地）曰示諸侯不得專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能黜陟諸侯然後制華夏于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繫于邦國言天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示天下之事必統于王也天下之地制歸于王天下之事統歸于王而强侯暴國猶能跋扈作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也（原註其繫本國而言如宋彭城鄭虎牢之類則各有義也）

春秋字訓辨（案辨原本作解是書前後篇目統名曰辨此處不應獨異今改從畫一）

如之外也往彼也來之内也向我也獻薦上也呈也初獻六羽薦于廟也來獻捷呈于我也錫上于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原註告亦求丐之意）雠于齊有所請也不言求假者貸財易之也（原註告雠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財貨請之也國語文仲以龜圭玉磬如齊告糴）泛視之謂之觀審觀之謂之視（原註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所從出則有蹤跡故觀之而已所以測其意也故曰視揚于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于朔曰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月之政欲其審故也于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創而為之之謂作（原註作註修舊之謂新原註新延廐言修葺其階致新而已無所增改故也）

作僖主作丘甲之類始創為之也新作南門之類不獨修舊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譏其僭也起而置之謂立原註荀錯于地謂之置起而置之之謂立煬宮武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也已久今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為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衛人立晉之類晉本庶子位卑下衛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立者故于譽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爾內辭也以此為始之謂初原註如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以此為其始耳求覓也平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原註經書求金求車之類譏王室取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覓而已不以上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賦列國之貪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孔子曰君有取于臣謂之取有與于臣謂之賜臣有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非上取下之辭故曰譏在王室也乞卑下以求之也重其事也尊彼之辭也原註其事為重故自卑下以求之自卑下之以尊彼欲必得故曰乞也假者借也有還之辭也原註許田曰假諱易地也諸侯之地皆王者所封而擅以與人是謂無王而行罪之大者用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原註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璧假許田謂鄭伯以璧假許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故避其辭曰假若曰攘借之將復還我焉內辭也用得之難也原註辭言獲狗而後得之也如此之類然後得之也諸侯言獲戰敗致力焉故曰得之親臨只使楚師伐齊謂我無師也如我自為領帥親臨行陣則當已得者偶得也獲者及之難辭也原註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難辭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衛其文則知佗為辰所強率辰既叛兄為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于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心及仲佗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乃者而之難也原註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于下書其奔則知

救以姦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于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冕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于日下冕乃成葬焉幾于不能裏事故曰乃克則葬之無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紡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而其說是也不者直不為也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諸侯辭捷非世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鄰弗及人納捷公追齊師至鄰弗及敢前鄰齊地公不能謹邊候齊人衆侵而不覺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遑齊大國使其兵衆未遠若邊鄙有伏能保其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脫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為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視朔之類是也壞而撤之曰毀原註毀衆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

怪

夷其險阻曰墮原註墮邱墮費謂摧毀其城墮險阻而平之也牆垣曰築原註築臺之類謂止為其垣牆之衝而已耳有壘土曰築原註築室百堵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為居室皆用土為之基也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在外則有垣牆之衝故總以築言之也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原註凡城必高廣又有埤堄以蔽守禦者故曰城言乘而可成守也案經書城邢城杞城成周三者則國與京師非止為垣牆之衝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登守也又襄公時城費定公時南蒯以費叛于是墮費蓋其城阻可恃故姦臣據之而叛若止垣牆又何墮之哉益知所謂城者皆可登守也左氏之說固不足取先儒駁之詳矣能勝之曰克上討下之辭也原註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克易曰大師克相遇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還旋也始離彼也復則反也原註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至彼而便返此耳還者旋意同轉也殺戕剌弒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法殺之曰剌原註魯殺大夫曰剌言用三剌之法內辭也積習而至曰弒弒下殺上之辭也原註國語下虐上曰弒弒猶殺也言積習而為之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所由來者漸矣夫為君父尊親莫甚焉至于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弒抑欲為君父者辨之于早可也雖然是皆春秋之旨他經則泥矣原註書曰讓于揆契暨皋陶及皋陶邁種德雖意也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他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原註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凡物于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原註鯨蝝之大者曰鯨蝝之大者曰蝝大父則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為子至貴之稱此王天子名實之辨至于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各有旨案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之于其享乃稱王撫玉至其右祖右立告聽事則又稱天子賜之篋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原註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以大臨之者威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行則人畏慕人畏慕則姦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于此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案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蓋以大喪

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乃非常之時于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即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設戈戟其嚴衛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尚威武又可知矣

春秋統辨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于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胥失也君子于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于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于義之常故能因時乘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原附註自之二者至于此六十四言先生後刪去）此其說吾于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之事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絶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文為盟為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申于列后內則同奬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之祚振起于實墜之辰衣冠之俗脫血于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于此者歟嗚呼前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顧諸侯于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畏楚俛首交好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于四夷何如哉故仲尼于二霸之事猶微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為君討叛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為盟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者皆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高子

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
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聵稱世子
而鞅無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
書人是則鞅之舉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匄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之喪者有間矣大
夫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若子哀
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歟公子據邑皆
叛與夫反國篡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
望于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鄆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
于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許

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興宗祀
克復舊物不惟善于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
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敢兵強者殺
小邦弱侯侵強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比而
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于季杖策而去
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
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桓杞姬湯姬鄫姬冀或來
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
放踰檢亂常遝遝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
共姬之守節義雖采繁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
況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弒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
之臣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于君者固不容
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弒隱叔段之謀鄭宋宸之據
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肸非
宣公之篡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絶理雖非之不
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
于春秋抑可勖後世之為弟者矣商臣蔡止之弒父是
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晉獻之意寧受驪姬之
誣以死雖陷父于不義然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子曰苟
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失子可所以勖天
下之為人子者矣原註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道殺無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夫之號殺良宵是也是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苟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

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疵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凡此皆聖人猶有取焉皆善之也傳曰春秋變周非變魯也通天下之變也說者曰春秋無褒錄諸侯大夫之僭亂皆罪之也或曰實褒二者皆過論也攷桓文之興異乎殷湯周文之德由百里而起之也地皆坼于王畿兵皆衆于王師而假尊周之名脅制羣后令孚禁止威加海內邦君朝貢莫或敢後雖無吞周之志而勢已疑于王矣其後大國力攻迭爭強雄至于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無桓文之志則如賊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蓋有見于此自政逮大夫之初也存弱護寡功繼于霸及其末則晉裂于三卿齊併于田氏魯殘于季孫易曰陰疑于陽必戰大夫疑于君者必至于奪國諸侯疑于王者必至于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曰實褒者不為過歟然天下之行皆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無以進之則貪惡者獲肆矣天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者焉吾無以進之則敗常者

子之失道罪不在諸侯大夫專政由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大訓果無輕重予奪于其間而一其責乃討罪之策書爾何得六于五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余竊曰春秋無正褒而所謂褒者特其彼善于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嗚呼大夫之事春秋無正褒矣非惟無正褒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況實褒之乎齊桓晉文無正褒

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于盜神器者況實褒之乎

春秋同號同辭辨 原註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為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 原註吳僭楚稱王

高子季子賢之也 原註不辨

劉子單子則非賢之謂也

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予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伯來不書使惡人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滅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絕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亟也凡書滅又書其君自致可滅之道則異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 原註有書滅不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于諱辨條下辨之滅後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

當滅棄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國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欲興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絕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興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絕祀則胡沈鄫許再見于經非實絕者而四國皆書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為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非拘拘于一王之法必死者為賢能也經凡書子書男者皆繫于五等侯國 原註附庸未王命者

只書字 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祖宗世守以至于已一旦不顧承藉任大而輒委之豈為人臣子之義使有國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原註歙人以歸者同義）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勖後世之為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于道存亡得喪融為一致雖據崇高大寶天下尊榮苟得其傳視棄如脫敝蹤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為重惟慮或失殺親屏族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剸刃使生靈膏血塗蔽郊野比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衛輒

崩瞶曲士肆辯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救亡而時無賢方伯可以控告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酅入于齊存其宗社于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于物者矣方之堯舜之舉雖不啻大明之蒿炬于春秋亦可謂幾于道矣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善之也（原註不言齊滅宋杞猶存于酅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決則棄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此所謂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者通堯舜之道杜千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之間問計于孟子孟子對以太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請度于斯二者孟子學孔子夫豈無決然之策首鼠兩端抑通陳帝王之道（原註帝堯舜也）夫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無華夷之限篤近以及遠爾詎屑屑務殘夷以肥華夏哉雅之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玁狁則曰伐于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為是也詩序不云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為是也詩序不云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興則無交侵之禍故春秋不專罪夷狄之暴冀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等侯國皆有軍制衆寡雖殊（原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各足以禦衛若師有出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內足以存縱敗而不亡此經國之大典也若軍竭國衆徇于危亡之事或

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于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絶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原註胡沈二國再見于經故知未絶而書自滅者是自滅之道也二國不七所謂幸君子不言幸故書滅冀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亦自有辨つ案胡沈二國原本作胡沈二月今改正案經襄六年莒人滅鄫昭四年案取鄫係昭公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又書取鄫原註相去幾三十年庸見前此鄫之復存也定公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蔡案圍蔡原本作圍頓經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則頓字為訛今改正

庸見許之復存也夫鄫許二國既滅而再見是必莒鄭悔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不予列侯得專廢置也不予列侯得專廢置者一天下威福之柄于王也原註能威之威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福王事也夫有天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一國周室終于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諸侯也諸侯終于失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大夫也故春秋凡大義有害于王者皆不直書而微見旨焉作後王之鑑也原註僖公代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止書取須句罪之也亦以其義害于王所謂春秋貴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直書止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然春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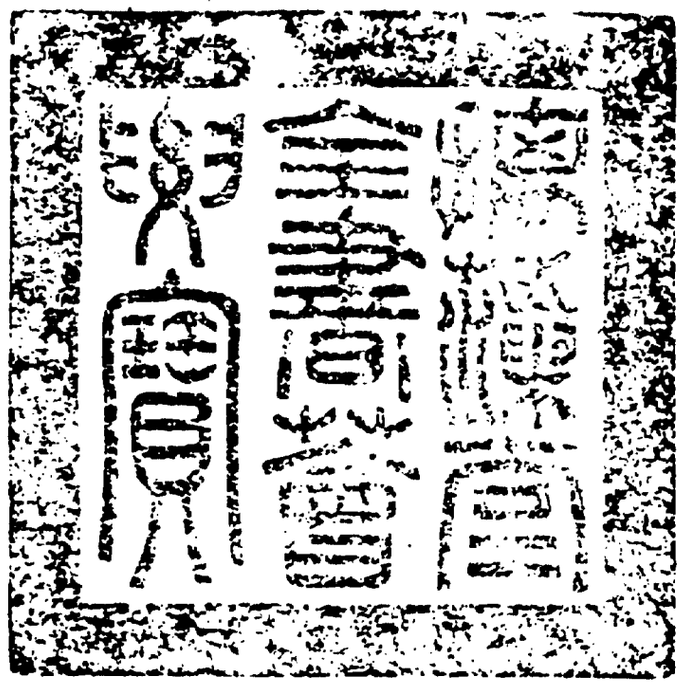
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辭有微者稱人師少者稱人此二没有必非師少與微者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凡滅人之國書師書人者專罪諸侯也原註猶曰某國人某國事在諸侯文公而下則政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于君志則書其君原註曰師曰人君之志也出于臣意則書其臣原註書某帥師師自襄六年書莒人滅鄫之後書君書臣更無書人書師者庸見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于列侯失國由大夫之張也故聖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于人也是故滅一也書不同如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咬氏以為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案當時見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道格之未在可滅之典（原註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績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況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奔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于奔者既責其不死社稷又無興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也（原註奔者以歸者倶是不為社稷死罪等爾如何更為輕重且小侯既為大國所虜執則族屬隨之何緣而圖興復聖人罪人豈如是不恕哉斯亦攻于經之誤也蓋時無明王強侯吞滅小國以自封殖據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責之者示後世之法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案定六年（案經定公六年鄭游速滅許原本定字誤作鄭今改正）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圍蔡如此則以歸書名者豈是位必絕哉經書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君奔者豈盡不書名哉夫遠侯小國盟會或未與朝聘或未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可為例也（原註如諸侯名）或問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書衛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虞齊之滅杞楚之滅

夔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曰記禮者約春秋為之說非實先王之典也以傳攷之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鄰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鄰待之猶國也（原註鄰若鄰既為齊邑則魯女豈歸于人之邑足知尚為附庸）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惟二侯猶有先王之義故得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為善（原註紀侯入紀葬伯姬亦宜書無貶文比之于他無故絕人之宗祀者此猶可通也）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者罪自顯著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後辨故比之楚子滅夔不書

春秋辨疑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缺 页

春秋臣傳

〔宋〕王　當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一至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目録

卷一　隱公

魯臧僖伯
衛石碏
鄭祭仲

卷二　桓公

魯臧哀伯
鄭嶽考叔
魯衆仲
隨季梁
楚鬬伯比
晉師服
魯申繻

卷三　莊公一

齊鮑叔牙
魯臧文仲
齊陳完
衛石祈子
魯曹劌

卷四　莊公二

晉士蒍
魯季子友

楚令尹子文
子般
魯御孫
卷五　閔公
齊仲孫湫
晉卜偃
晉里克
卷六　僖公一
周富辰
宋子魚
周内史叔興
晉慶鄭
卷七　僖公二
晉荀息
鄭叔詹
晉趙成子
晉韓簡
晉魏犨
晉子犯
晉臼季
晉先軫
晉呂甥
周内史過
楚鬬拳
晉狐突
晉史蘇
虞宮之奇
卷八　僖公三
晉郤缺成子
名缺
秦子桑公孫枝
楚成得臣
卷九　僖公四
魯展禽柳下惠
晉荀林父中行桓子
魯公孫敖
卷十　文公
晉范武子士會
晉季文子季孫行父
魯叔孫得臣莊叔
晉趙盾孟亦曰宣子
鄭公子歸生
卷十一　宣公一
魯孟獻子
晉介之推
晉陽處父
衛甯武子俞
秦孟明視
魯公子遂襄仲
晉郤缺成子
名缺
秦子桑公孫枝
楚成得臣
卷九　僖公四
魯展禽柳下惠
晉荀林父中行桓子
魯公孫敖
卷十　文公
晉范武子士會
晉季文子季孫行父
魯叔孫得臣莊叔
晉趙盾孟亦曰宣子
鄭公子歸生
卷十一　宣公一
魯孟獻子
楚孫叔敖

楚申叔時
衛孫良夫 桓子
鄭子良去疾
卷十二　宣公二
楚公子側
周單襄公 子靖附
楚公子嬰齊
晉士貞子 荀伯
晉郤克
周劉康公
楚潘黨
楚屈巫 申公巫臣
卷十三　宣公三
晉欒書
晉知武子 荀罃
魯臧宣叔
晉伯宗
楚養由基
晉趙同
卷十四　成公一
晉范文子 燮
晉郤至
楚鍾儀
齊鮑國
齊國佐
魯叔孫僑如
衛孫林父
衛遽伯玉
卷十五　成公二
晉趙文子 武
曹子臧
楚子囊
晉士匄 范宣子
魯公孫嬰齊 聲伯
晉郤犨
卷十六　成公三
晉魏莊子 絳
晉祁奚
魯叔孫穆子 豹
晉張老
魯臧孫紇 武仲
宋向戌
晉荀偃 中行獻子
卷十七　襄公一
宋子罕 樂喜
周劉定公 夏
晉韓起 宣子
鄭子展
晉士弱 士莊子
魯季孫宿 武子
魯申豐
卷十八　襄公二

鄭子產
晉叔向羊舌肸
齊晏嬰平仲
卷十九
鄭子太叔游吉
鄭子皮
晉士鞅范獻子
鄭子羽公孫揮
吳季子札
晉師曠
卷二十
襄公三
襄公四
楚公子午
晉魏舒獻子
鄭然明駿茂
晉司馬女叔
衛北宮文子佗
楚伍舉
楚薳啓彊
鄭裨竈
魯梓慎
楚屈建
楚然丹
卷二十一
襄公五
楚申無宇
魯子服惠伯椒
魯榮成伯
衛子鮮

秦公子鍼
鄭印段公孫段附
卷二十二
襄公六
衛太叔儀
齊陳須無文子
齊陳無宇桓子
晉荀盈
齊州綽
魯閔馬父
晉史趙
鄭良霄伯有
齊崔杼
卷二十三
昭公一
齊慶封子家
晉中行穆子荀吳
楚左史倚相觀射父附
魯叔孫昭子婼
魯仲孫貜
卷二十四
昭公二
晉蔡墨
魯季孫意如平子
周泠州鳩
晉籍談
秦醫和緩附
卷二十五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晉士彌牟

宋樂祁犁
齊梁丘據
卷二十六　昭公四
周單穆公旗
吳伍子胥員
楚鬬辛
卷二十七　昭公五
晉趙鞅簡子
宋華亥
魯陽虎
楚費無極
卷二十八　定公一
晉荀寅
魯南蒯
衛齊豹
楚申包胥
鄭駟歂
楚葉公子高
衛祝鮀子魚
卷二十九　定公二
魯子路
衛子貢
魯仲孫何忌
楚囊瓦子囊孫
周劉文公狄
楚公子申子西

衛公叔文子公叔發
吳大宰嚭
卷三十　哀公
魯冉有求
越大夫種
魯季孫肥
晉荀瑤知伯
齊陳武子恒
臣等謹按春秋臣傳三十卷宋王當撰當字子思眉山人好學博覽舉進士不第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及京為相遂不仕卒其書所傳凡一百九十一人各以贊附于後陳振孫稱為議論純正文詞簡古于經義多所發明陳造稱為多出新見可與經傳參贊然持論亦不免有純駁如謂魯哀公如討陳恒即諸侯可得之類殊非聖人本
魯子服景伯
衛孔圉文子
晉趙無恤襄子

意也至其編次時世前後證引國語史記等書補左傳闕畧則誠為該備無遺于經傳有補焉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五十一卷與此本不合然於當列傳則亦云三十卷益志為誤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臣傳卷一

隱公

魯臧僖伯

宋 王當 撰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公子彄也字子臧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毛羽骨角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一等書曰冬十有二月公子彊卒善之也

鄭頼考叔

頼考叔鄭之頼谷封人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命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遂寘姜氏于城頼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頼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頼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頼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十一年鄭伯將伐許公孫閼與頼考叔爭車秋七月庚辰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鄭伯使卒出射頼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衛石碏

石碏衛大夫也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勿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勿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陳儀方睦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碏使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魯衆仲

衆仲魯大夫也公子益師之子益師孝公子字曰衆父故其子以衆為氏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鄭祭仲

祭仲字仲足鄭大夫也始為祭封人因以為氏莊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果敗桓王奪鄭政鄭伯不朝桓五年秋王以諸侯師伐鄭鄭伯禦之設左右拒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初仲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請昏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得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莊公卒故仲立昭公宋莊公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十五年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明年秋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輾高渠彌仲逆昭公弟子儀而立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贊曰臧伯之諫頯考叔之感悟於忠孝其庶乎以考叔之純孝而其終以爭斃孝弟犯上者或有之矣莊公之威不能行于其家其能行于國乎考叔之沒哀哉臧伯之後與春秋為終始天之報忠也厚矣祭仲之二三其德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惜乎其不轘於齊也公羊稱祭仲古人之有權者異哉伊尹放太甲以覆湯之典刑也其歸之者以其思庸也祭仲之事果如是乎此乃趨利以規免何足以語古人之權哉

春秋臣傳卷一

春秋臣傳卷二

宋 王當 撰

桓公

魯臧哀伯

臧哀伯者僖伯之子也名達曰臧孫氏二年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鞸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臧氏之後世有顯者

隨季梁

季梁隨大夫也六年楚侵隨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令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鬬伯比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將伐隨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少師有寵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合諸侯以敗之既敗隨師獲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十三年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太敗莫敖縊于荒谷初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晉師服

師服晉大夫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卑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卒如其言

魯申繻

申繻魯大夫也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

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孺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果然莊公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贊曰隨之安危勝敗要於季梁一言之用否賢者之於國如何也季梁之言其利害灼然可見而隨故用於非也審天以子文昌其後師服之言其見幾也哉

春秋臣傳卷三

莊公

齊鮑叔牙

宋 王當 撰

鮑叔牙齊公子小白之傅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禦之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禦之及堂阜而稅之先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先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是桓公入自莒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

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魯公曰寡君有不令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莊公於是束縛以與齊比至三釁三沐之而位於高國之上叔牙以身下之行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伯管仲嘗數曰吾少困窮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而大困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及夷吾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之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欲誰與桓公曰鮑叔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若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將不久矣桓公曰然

則孰可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管敬仲名夷吾齊相也初為公子糾之傅桓公殺公子糾而請敬仲於魯比至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敬仲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謹用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故聖王之處士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禍共之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軍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驩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閔公元年狄伐邢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齊人救邢始霸也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敬仲對曰昔者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使屈完及諸侯盟始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一戰敗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荊州諸侯莫不來服北伐山戎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同心勠力西征攘白狄之地乘桴濟河懸車束馬踰太行與拘夏服流沙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朝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甲不解冕兵不解翳弢弓卷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即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謂伯舅無下拜桓公名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爾無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敬仲之力也襄王以戎難討王子帶桓公使敬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享故仲故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敬仲卒五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豎貂作亂蓋以陽門之扉三月不葬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

不知也家殘於齊而無憾心是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正也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秋而無顯者後有管修者賢為楚大夫白公之亂見殺

魯曹劌

曹劌魯人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三年公會侯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乎曹子曰願返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

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忍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斂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魯臧文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二十八年冬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申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君命往糴而還以為己名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公伐邾公卑邾不設備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蠆蠆有毒而況國乎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申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君以示親諸侯公說乃免衛侯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不速行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來傳于濟盡曹地也歸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有童雖賤必賞也惡有釁雖貴必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童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有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秋楚滅六又滅蓼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孔子問於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不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如不能及明如不能見孰克如此

衛石祁子

石祁子衛大夫也十二年冬猛獲出奔衛宋人請于衛衛人欲勿與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閔公二年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衛師敗績遂滅衛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陳完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二十二年陳人殺太子禦寇

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辭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而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賛曰管仲辱囚而不死知有鮑叔存焉無鮑叔則無管仲故舉賢之功尚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身沒未幾而齊大亂豈禮法不身先乎以管仲桓公之賢不能慮陳氏於其始及其成也景公晏子何救哉曹劌問巷之人耳而知忠屬可以一戰者先王使民樂為之死唯其誠而已柯之盟公羊以為曹子劫桓公左氏以為曹劌考其時事蓋劌也太史以為曹沫其聲之誤邪臧文仲之賢不稱於仲尼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石祈子有碏之風哉

春秋臣傳卷三

春秋臣傳卷四

宋 王當 撰

莊公

晉士蒍

士蒍字子蓽晉大夫也劉累之後在周為杜氏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生蒍為士故以士為氏初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蒍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明年又與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無患又明年蒍使羣公子盡殺羣公子晉侯將伐虢蒍曰不可虢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晉侯將伐虢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晉侯為太子城曲沃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泰伯不亦可乎既而太子見殺初晉侯使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蒍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有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不忠失忠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魯季子

季子名友魯莊公母弟也謚曰成初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疾問後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謂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二年八月共仲使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季子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僖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嘉獲之也十六年三月壬申卒書曰公子季友貴之也

楚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大夫也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隨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穀於菟莊之三十年楚人殺子元子文始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仕三已喜愠不形於色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僖之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既而子玉果敗卒子般嗣般字子揚初子文之凡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般為令尹子越譖而殺之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楚莊王與戰于皋滸遂滅若敖氏般之子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越椒字伯棼文公九年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曰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周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也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過

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禄馬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馮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王從之使祝史奉犧牲玉帛往獻過至於虢虢公使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

何土之能得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僖五年晉滅虢十一年晉以平鄭之亂來告王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是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夫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晉侯誣王人亦誣之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十五年惠公隕于韓二十四年秦人殺子金子公

魯御孫

御孫魯大夫也莊公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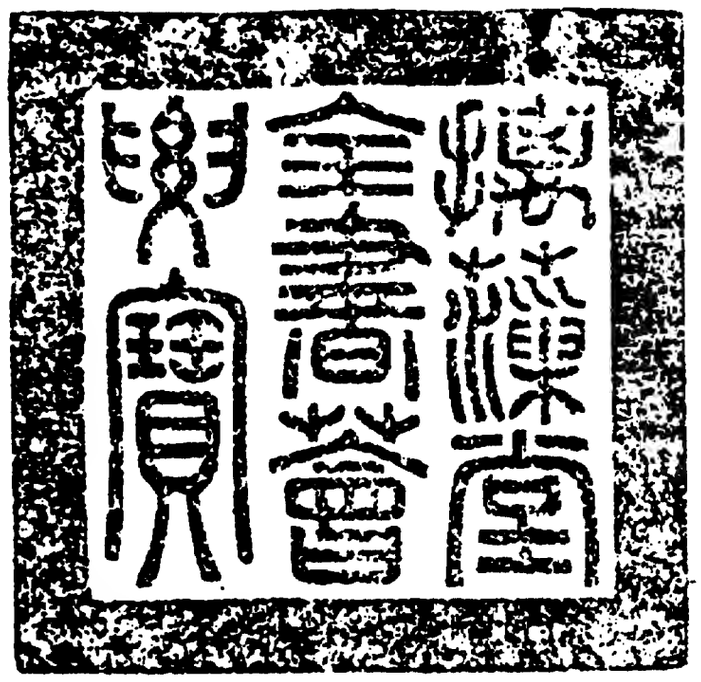
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弗聽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楚鬻拳

鬻拳楚之閽也初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贊曰士為季友子文之後皆大惟其忠於君利於國而不為私也季友討公仲其大義滅親者乎經稱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挐穀梁稱友謂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搏若然豈所謂敗其師乎子文尚子玉於先王之典而明得失若衆仲哀伯申繻御孫其多識君子哉異哉鬻拳之愛君也有愛君之誠而不知愛君之道豈忠勇而未始學邪

春秋臣傳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五十五至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五

宋　王當　撰

閔公

齊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共仲之亂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故書曰仲孫來曰仲孫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狐突

狐突字伯行晉公子重耳外祖父也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
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太子敗狄而反讒言益
起卒縊而死重耳夷吾出奔僖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突
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十五年秦敗
晉師于韓獲晉惠公及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
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
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晉人殺懷公

晉卜偃

卜偃晉大夫也亦曰郭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得衆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不可以五稔冬十
一月晉滅虢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欲納王狐偃
請文公勤王使偃卜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不堪
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入于王城敗太叔于溫
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文公問於偃曰始
吾以治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
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聽童謠占柩音不録

晉史蘇

史蘇晉卜大夫也獻公卜伐驪戎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且懼有口公曰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

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蘇告晉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對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商辛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商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

戒亡無日矣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備之故公許之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亂本矣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敗于韓卒如其言語見韓簡

晉里克

里克晉大夫也為太子申生之傅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不鄭曰吾聞從事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晉侯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孝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愛疑決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里克若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姬許諾施飲里克酒告克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克告平鄭曰吾

不敢撓志以從君而廢人以自利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絳公至自田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申生恐而出奔新城或謂太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甘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自經于廟九年獻公卒克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及驪姬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而葬十一月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正其罪也克使告夷吾于梁會周公忌父立晉惠公惠公殺克以說將殺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既而悔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

贊曰春秋之士死生存亡禍福一以禮觀之仲孫湫言得其本矣公羊以仲孫為慶父非也慶父實與弑子般其來不竟魯失刑矣又安得而美之晉執狐突使召毛偃而不從楚囚伍奢使召尚員而從之蓋毛偃重耳之臣雖父命有所不行也卜偃之見微有足尚者史蘇之智亦其亞也古之君子晦於卜筮者多矣里克始非不善乃臨危輒變首鼠兩端進退無所據竟亦不免豈若荀息守志以成名知死非難處死為難信哉

春秋臣傳卷五

春秋臣傳卷六

宋 王當 撰

僖公

周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睯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夫凡弟之怨不懲於他王其不可棄之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初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乎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

周師獲辰王出適鄭太叔居于溫辰乃以其屬死之

虞宮之奇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且夫璧假道於虞公許之奇諫曰晉國之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奇諫曰晉國之使其辭卑而幣重乃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荀息里克帥

師會虞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詩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非德民弗和神弗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之奇出曰虞將亡矣吾不去懼及馬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再舉矣十二月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宋司馬子魚

司馬子魚宋公子目夷也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甚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一年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楚知雖殺宋公猶不可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明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荀息

荀息字叔晉大夫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諸外府也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息假道虞公許之夏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復滅虢而滅虞息牽馬操璧而前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獻公使息傅奚齊公疾使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告息曰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九年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於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　事襄王

內史叔興周大夫也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叔興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不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

鄭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齊桓公會于甯母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宋伐鄭楚成王救鄭敗宋公于泓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繟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又弗聽及晉文公即位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叔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詹同乃命勿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晉慶鄭

慶鄭晉大夫也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父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弗聽初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十五年秦伯伐晉晉惠公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鄭吉弗使戰乘小駟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蛾析謂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鄭而後入

贊曰富辰不憾愎諫而能殺身以為君可謂仁矣親親仁也斯固富辰之所能為也宮之奇諫非不善也而其

言以瞻廢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宋襄公用鄫子于社無人道矣而欲以仁義之戰屬諸侯此詩所謂志大心勞求之者非道惜乎子魚之不為國也公羊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文王唯不喜脯醢諸侯所以能征諸侯也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公以奚齊託荀息荀息以義折之亂庶乎沮不知出此區區以復言為信此與尾生何異周內史博聞明識每有其人豈習於先王之典邪丘明以晉文公不殺叔詹史以謂殺之傳之誤也以文公之不殺寺人披知其必賢於詹也

春秋臣傳卷六

春秋臣傳卷七

僖公

晉子犯名狐偃　　宋　王當　撰

子犯名偃狐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為晉卿初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鉏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以導民今不哀喪而乘國難因亂以入不哀喪是必樂喪樂喪則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則必忘德是喜怒哀樂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出見使者辭焉秦穆公乃使公子縶弔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穆公乃先置公子夷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先王安安而能遷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夙之弟也而文以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慧以有謀趙衰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過楚楚子玉請殺之戒王請止偃王曰不可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名公子於楚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二月辛丑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以師迎王王入于王城

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又伐衛楚救曹衛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大敗楚師

晉趙成子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晉卿也耿大夫之弟也初從公子重耳如秦子餘曰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云云秦伯享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中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猶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矣退一舍而原降使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菟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命衰為上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又齒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又使衰為下卿辭曰欒枝正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郤穀卒先軫代之狐毛卒復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遷社稷之衛也廢遜是廢德也

晉臼季名胥臣

臼季晉大夫胥臣也亦曰司空季子文公之奔臼季從焉適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火成而異德之所材也戚施直鑮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瞽瞍修聲聾

瞶司火童昏甍瘠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文公五年胥臣卒

晉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大夫故曰韓氏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晉先軫

先軫晉卿也邑于原又曰原軫秦師襲鄭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不及狄伐晉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魏犨武子

魏犨晉大夫也是為魏武子祖曰畢萬公子重耳之奔狄武子從焉晉文公及曹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乎臣聞之禮賓於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不聽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遂焚僖負羈氏晉侯怒欲殺犨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殺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犨子顆事晉景公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徇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蹶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顆之子頡是曰令狐文子景公使為卿曰昔克潞

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

晉呂甥

呂甥姓瑕名飴甥字子金食采於陰秦之獲晉惠公將許之平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之推推不言祿祿亦不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抱木而死文公反國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之推田號曰介山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時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臣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

春秋臣傳卷七

春秋臣傳卷八

僖公

晉郤成子

郤成子名缺晉卿也父苅詵缺耕于冀胥臣舉之以為下軍大夫晉侯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以一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冀宣十一年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名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初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文十四年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若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缺曰非吾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

宋 王當 撰

趙朔佐下軍文七年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衛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衛卿也踐土之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武入守及晉人復衛侯武子與國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初晉文公使醫衍酖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三十一年冬

狄伐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公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不可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

獲百里孟明以歸文嬴為之請於晉侯晉侯舍之及還秦伯素服郊次嘱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文公二年春孟明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

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謂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為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楚成得臣 字子玉

成得臣字子玉楚令尹若敖之後也事成王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啓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楚子圍宋明年春晉侯伐衛楚人又救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請戰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復使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魯公子遂

公子遂字襄仲慶父之子也曰東門氏文二年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勞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十六年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懿公故盟于鄄丘明年如齊拜穀之明年如齊復命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宣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八年六月如齊至黃乃復辛巳卒于垂是日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贊曰臧臣之舉郤缺之廢臧克庶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也終之臧臣畜怨禍延三郤故知喜怒以類者鮮矣管仲奪伯氏得不為賢哉甯武子之守義執禮何其知也至衛侯之出而能屈身以全君此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子玉子反之喪師固有餘責然孟明荀伯之敗而秦晉宥之子玉子反之敗而楚殺之此霸之所以分也郤穀之敗以君勤遠略而將各有心非專二子之罪也然非子桑貞子之言亦無以收後效古之進賢受上賞不亦宜乎楚無二臣之言而加以子反子重之責祇足以速其死楚眞蠻夷哉

春秋臣傳卷八

春秋臣傳卷九

僖公

魯展禽柳下惠

宋 王當 撰

展禽名獲展無駭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令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卹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卹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卹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卹稷者也周人報焉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令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英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卒敗于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閱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襄

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逐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賂赤狄滅潞以

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為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

釁令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懼其害是以去之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豎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

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贊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機虛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之謀賢矣哉冢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閔爭權嚚訟下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春秋臣傳卷十

文公

晉范武子 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為之孫士為生成伯成伯生武訣武訣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為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吏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吏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妥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卒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郯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囚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燮魴燮有傳魴是為鼂季悼公以為卿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

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鼂季平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

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雖老晉之大政從咨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曺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天之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鞌齊人歸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鞌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其德猶喪配偶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

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堵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

牙賜酖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鄋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泆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寔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鄋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

臾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為中軍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鄏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云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宋城元為植城者謳曰睢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偶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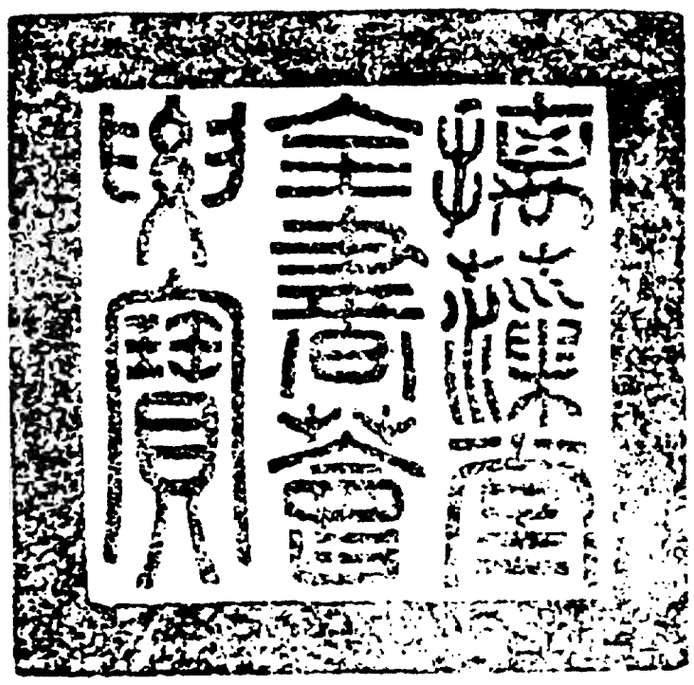
鄭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怨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

贊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閒然矣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狥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為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十一

宋　王當　撰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問獻子善觀人郤錡來聘將事不敬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其言子它是為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未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蒸艾獵也父曰蒸賈叔敖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丘子薦之以

為無謀矣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魏錡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輒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為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更幣令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王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庳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教閭里盡高其梱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後十世不絕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之徵舒弒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底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與己蘭曰予為伯儵予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亡子羽不為卿子罕子駟及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 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為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為左令尹成二年晉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嬰齊于蜀卿不書貴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貴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壁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告於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子昌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貪効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足召讎敵也

春秋臣傳卷十一

春秋臣傳卷十二

周單襄公

宋 王當 撰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

野無奧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卽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餼廩人獻餘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發於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見單襄公與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徼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吾觀之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果死難十七年柯陵之盟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後悉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亹亹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亹亹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即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矣襄王十年靖公為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 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菜于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鄬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為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閔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郤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徵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年

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禿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跛者眇者御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子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伯見公亦之對曰燮之詔也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尪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

盡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莒共池大曰偓佺在衆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莊公伐蕭蕭

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焉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成六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

春秋臣傳卷十三

宋 王當 撰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囚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云云 宋公饗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鄧舒
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
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
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
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
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
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
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
子盍亟索士慙庇州犂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
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犂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
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
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子州犂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
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
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
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犂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為太宰嚭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犂州犂曰請問於囚
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
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
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東
甲州犂曰合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
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弒王殺州犁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潰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括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括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犁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十四

成公一

宋 王當 撰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窜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夫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

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囚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盡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修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怒牽公刖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賓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鞌之戰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以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徵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從者也衛而委蛇以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告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殺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寧殖孫林父出獻公及寧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產皆嘗稱之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夫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贊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屬公之驕虐邪陵之勝燮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為糞土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邻至佗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馬之閒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邻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賓媚人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倚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繆死已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四

春秋臣傳卷十四

春秋臣傳卷十五

成公二

宋 王當 撰

晉趙文子 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而令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不善歲由至矣始與不善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棄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屈節卑讓以下之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

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又行偕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爲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逾叔孫穆子劉子泰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為然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楚子囊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宅宇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寘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寘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狃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

門閨實乎惟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十三年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訪之訾祐訾祐吾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何辭焉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篡立叔肸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請之釋季文子也卻犨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焉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

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莫而卒

晉郤犨苦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為胥童所殺郤錡郤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前十三年晉侯使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厲公作難與犨至同見殺

贊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

餘悉不得為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詘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囊生不誤國死不怨君忠矣范宣子籍祖父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十五

春秋臣傳卷十六　　宋　王當　撰

成公三

晉魏莊子　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為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十一年戎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

晉祁大夫　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没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名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

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
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令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享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
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
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
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
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
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
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夏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昆弟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丈也如龜焉灼其中必丈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之楚而免之叔孫歸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賈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觀人孫文子並登慶封之汜祭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為豎牛所惑不食而卒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卒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閟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

閱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候奄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為立悼子而以公彌為焉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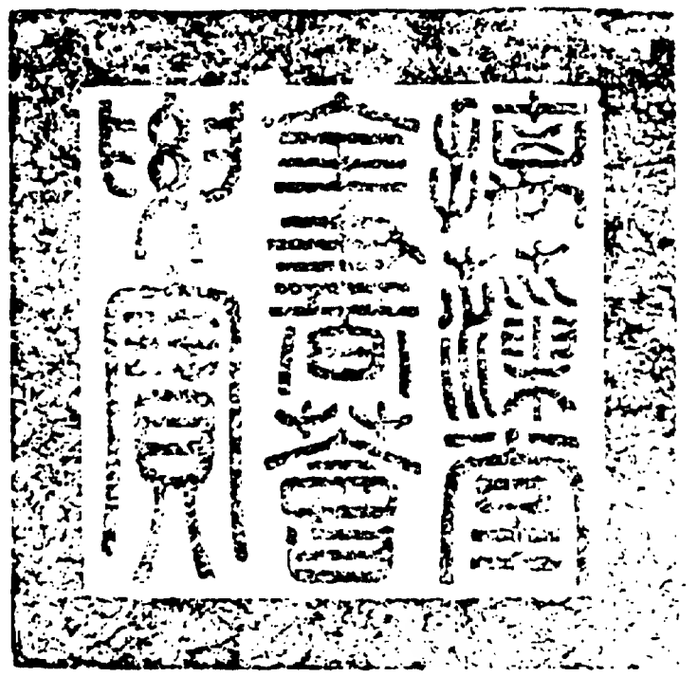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災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盟於宋西門之外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敝諸侯罪莫大焉馬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之荀偃士匄請伐秦荀偃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冒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鳥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

贊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内修政事以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强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卒以饑死蓋明于見人而暗於自見哲人之患也季札嘗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内怨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禄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邪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邪自亂也自亂而欲已人之亂妄人也玉戌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

春秋臣傳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七

八

春秋臣傳卷十七

宋王當撰

襄公一

宋子罕

鄭人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過宋朝將私馬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馬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馬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瞭必無人馬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勿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諤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為怨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昭元年虢之盟景王使定公勞趙孟於頼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獻子請老起為卿昭二年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以免于難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

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歸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于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歸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于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晉人討衛彊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遂與國弱請釋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為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於會不敬士莊子曰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于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也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晉通嗣君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淵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魯季孫宿　武子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戲之盟襄公送晉

悼公以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盡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饗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王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侯饗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畢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

魯申豐

申豐魯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豐曰彌與紇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
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
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六年齊侯將納
梁丘據以言于齊侯遂不果納公

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賂
賛曰子罕不貪以為寶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故逐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乃其優為也劉夏以求
后來賜齊侯命周室爵禄輕矣復禹功成王周公之事
也而夏以責趙孟非其任矣韓宣子而知任人可謂賢
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物之累焉此
亦中人之所常為而春秋責備於賢則可惜也然卒能

畏人自止亦異于人矣鄭介於晉楚事楚則晉伐之事
晉則楚伐之不堪命矣徵子展則國不國也子展出疆
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
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
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心見矣何以訓後嗣哉楚莊
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氏因人成事而父立武宮子作
林鍾不度也矣申豐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
知效知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十七

春秋臣傳卷十八

宋 王當 撰

襄公二

鄭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何故侵小問何何故戎服子產對士莊伯不能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饗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弒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飾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寘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寘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為人篤信
自守若叔向識其鑄刑書裨竈之請璧玉穰火韓宣子
求市玉環晉人之問立馹乞竟不顧也然樂于聞善程
鄭卒以然明為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然明嘗使
毀鄉校亦不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子南子晳之罪
不貸也然蒐萊除道在子太叔之廟有所縱舍焉子皮
載幣如晉萊子太叔以幄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以
適楚始未以為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廉潔不以望人
故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親親尤盡其
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卒
將為萊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忍廟也
損於實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曰中而萊君子謂
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吳季子

季子名札吳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後
封州來故曰延陵州來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
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
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立吳子餘祭二十九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
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
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
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酅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

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哀十年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為傅范宣子逐欒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晉晉有信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一年秋單

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三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子干在晉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

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櫟邵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晉惠慢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望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諸侯畏之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鄗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豺聲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終如其言叔向謚直多益平公射鵙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

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鸜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令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

孔子謂子貢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内植足以没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閑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其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子貪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黰墨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勿視及魏舒為政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季禮嘗戒其直尤善觀人周王之喪籍叔向知其不終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純門之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齊晏嬰 平仲

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慶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及慶氏亡與晏子卑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之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

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欒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各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曰不可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適遇淫君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民痛無愆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鄙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人至自田晏子侍于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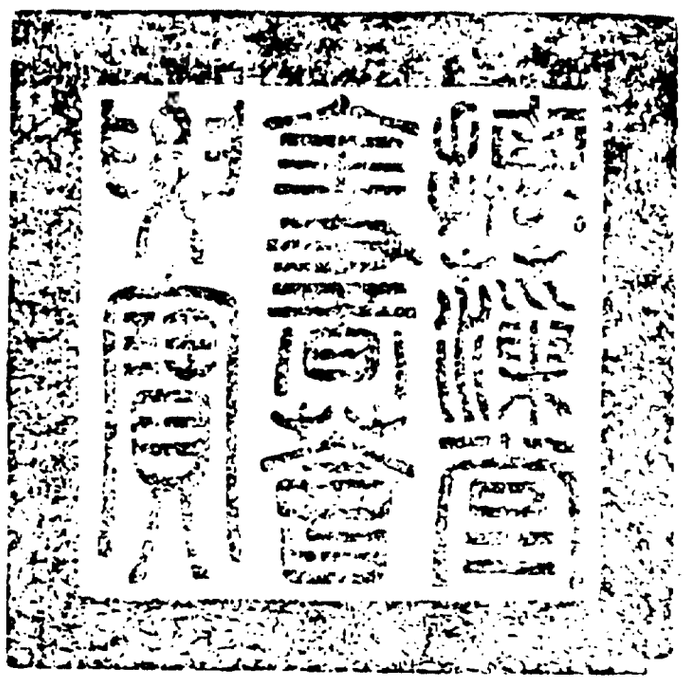
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淫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酳既成嗽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

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嘗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贊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強橫之晉楚從容酬酢曾不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為國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禮有數食其人民而教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敝救患號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亦髣髴其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肆其志也孟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而不責滕文公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自知明以誠正率下不苟柔而吐剛則二霸之佐未之有也季子有高世之識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聞聲而審治亂豈有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其理志足以申其學嗟夫
不得為政也然晉國資之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
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辨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
且憂而不懼泰而不肆拯已而不德滅德而不怨直諒
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產古之遺
愛叔向古之遺直明非春秋之才也師曠之博達庶乎
二子之風哉晏嬰為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
然知患陳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丘據之佞而不
能去之焉用彼相哉至于儉以行已忠以事上犯顏敢
諫愛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欒高之間而無所從
亦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嘗疑焉
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聖
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之會嬰實相
之齊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哉余謂
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乎已是依
違以固君矯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子之罪也

春秋臣傳卷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卷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十九

宋　王當　撰

襄公三

鄭子太叔　游吉

子太叔鄭卿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蠆字子蟜荀偃伐秦之役子蟜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大叔寘君謂吾子姑還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太叔子太叔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五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子速嗣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羣狄於大原將戰舒教以毀車以為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宣子卒獻子為政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驟洩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驟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聽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聽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名之曰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三十二年八月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以為伯父憂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范獻子謂魏獻子曰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曰善十一月舒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穆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產政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是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十年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哀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左師簡而禮樂王酬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鄭然明

然明鄭大夫駿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費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因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向之言有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士鞅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欒鍼馳秦師鍼死鞅反欒黶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欒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來聘叔孫享以七牢士鞅怒曰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賛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斯所以能治其國而應四方之命也魏舒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足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命固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宮子之下也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不足以知此蓋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如何斯試之之言耳子產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明之心子產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也而私慾不足以自勝故阿比嬖姊以成罔父之奸受財季氏以沮納君之義武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春秋臣傳卷二十

宋 王當 撰

襄公四

晉司馬女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睢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昭四年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君其許之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云云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於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卒二子叔游叔寬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喪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賛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衛北宮文子　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迓勞于棘林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儀之謂也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于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六年舉奔鄭伍舉取于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雲苗貢皇奔晉為晉謀主以為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令君始得諸侯諸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為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瓬竹昌大囿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慆心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瓬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內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為

楚蓬啓彊

蓬啓彊楚大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彊為大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郵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慶至求辱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彊來名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彊聞之見魯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謹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裨竈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魯梓慎

梓慎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慎曰今茲宋

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
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十七年冬有
孛星於大辰西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證也火出
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
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
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
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
月丙子風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
己丑日南至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
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公問焉曰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子夕之子到嗜
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
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
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
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
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
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
子不以私欲干楚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蒐掩為司
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十月甲午蒐掩書土田度山林
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
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
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犂

以為不可子木不從太宰知令尹之將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哉

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心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賛曰女叔之知禮北宮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蓬戚彊之救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彌縫其闕寵慎之推侯固多中矣然天不可俄而度也二子取必焉能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産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

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怠善為國者正人事以待天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為不信得没幸矣靈王驕暴誰與言矣然丹回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憾猶可與為善惜乎問之不豫也不然與子家子爭美矣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宋 王當 撰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申無宇楚芈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又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焉何以得免昭公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遂赦之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叔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魯子服惠伯　椒

子服惠伯名椒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冀情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十有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子回嗣是為昭伯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鵝一名鑾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通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毋入成伯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氏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衛子鮮

子鮮衛公之母弟公子鱄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昭元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籩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庇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强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

晉荀盈

荀盈字伯夙知罃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聽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鄭印段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十二年

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白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又公孫段字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垂隴所謂二子石也子產為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賜之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齊州綽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齊人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喧之堅自殺

贊曰申無宇勇於諫論陳蔡不羹之患王終以此敗可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開說切事而解紛昭伯似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榮成伯之規正可謂不忝其祖矣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建俱勇士此匹夫之勇何救於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唁國士而臧堅以為恥殿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此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宋　王當　撰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出奔求復於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奕棊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衛侯入果殺甯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大夫原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馬父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於諸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逆景

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哀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胎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齊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晉史趙

史趙晉大夫也昭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也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欒高氏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

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彊後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

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馹帶率國人伐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馹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齊慶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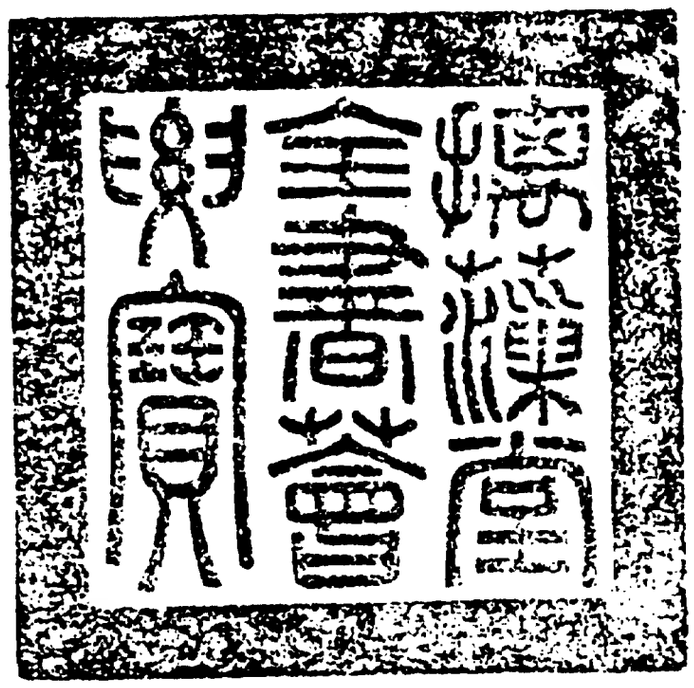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崔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泊饋子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食封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也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稱昭四年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

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
將戮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
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馬用之王弗聽負之斧
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
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
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
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齊崔杼

崔杼齊相也是為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
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鮚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
驁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太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乃還

賛曰太叔儀不以居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為國而不
學幾何而不相蒙以趨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
文子處崔慶之間而能不汚其身難矣然身為齊卿知
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
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闔門收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
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欒高非忠也乃翦公室
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稔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滅身
而覆宗也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　荀吳

宋　王當　撰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與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於晉之鼓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貳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貳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曰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魯叔孫昭子　姞

叔孫昭子名姞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之於蹇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五年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祁知其皆將死也九月公伐季氏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見平子曰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楚左史倚相觀射父附

左史倚相楚太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以欲惡之叛也何寶之為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觀從之族與倚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心率舊典者以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祀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司馬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匏黍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臨監無有苛慝於神明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為七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魯仲孫玃

仲孫玃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如楚僖子為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說二十四年丙戌卒僖子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是以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贊曰荀吳伐鼓庚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陸渾復振晉之威令信義之效不虛也叔孫昭子見徵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苟免其有穆叔之風乎不幸見欺於季孫懷忠憤懣至效士燮之請哀哉楚靈王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自反而求學猶愈於迷而不知復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昭公二

宋 王當 撰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玄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夫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二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公出辱之鸜鵒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黯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瓘湮滯淪胥以救其過而已

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室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遽啓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子泰嗣定十四年晉師敗于潞獲籍秦籍氏乃絕

周泠州鳩

泠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寔大者不樂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寔則不咸樂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樂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正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鍾成伶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有當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魯季孫意如

季孫意如魯卿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而非之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氏因請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年居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于房

賛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關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强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于齊退無所成何為者邪女叔之言不苟矣蔡墨博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診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季孫意如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若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為謀焉則

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厚終猶不足以蓋前惡矧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蓋將暴矣使自斃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宋 王當 撰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為左司馬囊瓦為令尹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沿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吳敗之五戰及郢戊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

諸梁嗣

晉士彌牟　景伯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為理官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仅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竈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犁

樂祁犁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

昭子聘于宋宋公宴之語相泣也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吾猶哀絰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玃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伐季氏使郈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徙公遂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初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疾據請誅祝固史罷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為同也非和也語並見晏嬰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享公仲尼謂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及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侯唐侯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於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初闔廬且廷見子常與之語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馬歸以語其也昔闔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贊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背於子常其功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為之伐公徒懿子問孝孔子對以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叔尚賢於兄哉囊瓦昏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以亡可勝誅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宋　王當　撰

昭公四

周單穆公旗

周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內和聲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明年景王崩王室亂

周劉文公狄

劉文公名狄字伯蚠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十二年王子朝竊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

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八年劉

子單子復敬王以定王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為楚太子建之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亂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使吳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爁今吾猶可以戰也為仇讎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差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治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慍之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六月越入吳三十一年越滅吳王嗌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楚公子申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哀六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乃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十六年楚殺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召之使處邊竟為白公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既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懘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令尹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指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曰臣聞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

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於十里之上抑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鬬辛

鬬辛楚鄖邑大夫也鬬韋龜之孫鬬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為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忠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以無忘舊勲異師入郢楚王奔鄖辛之弟懷將弑王曰任國則君在外則讎也平王殺吾人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為外内行不為讎約舉尚君之尊為討君討臣誰非讎之君命天也若盡其力而已以下則有讎下

虐强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嘗鬬辛鬬懷鬬巢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不亦可乎

賛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東王之不亡單劉之力也苟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復父之讎諫君之失忠孝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志鞭故君以攄憤猶有憾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況於此乎子西兄弟辭滿乘之國復已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惧不免白公之難以子西不能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社五百封孔子子西恐其遂王也而止之審如是死非不幸也然聖人之行藏天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子西安能為之用舍哉鬬辛不以父怨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宋　王當　撰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馬仲尼

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黃父之言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與圍邯鄲將作亂秋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著其股肱以從司馬苟慝不塵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及死簡子祀安于於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馬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寅求貨於蔡晉於是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起晉陽之甲至哀四年寅奔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羣公子

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宋公與華氏向氏文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方出奔楚

魯南蒯

南蒯魯季氏費宰也南遺之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蒯蒯以費叛十二年季平子怒拘費人叔孫昭子圍費弗克平子怒拘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安懼而舉於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卒於晉公山不狃師敗與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盍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繫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宮氏侯齊氏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憋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卑底其罪黑肱以濫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徼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梏謗猶弗為也令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乱之罪乃執無極囚之於市而數之六罪殺其族謗言乃止

贊曰趙鞅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卿構禍晉國裒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

乎伯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華向之不臣也君臣之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廢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名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費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員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貢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 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侯使鮀私於蔓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蔓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啟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倫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令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與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　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歂

駟歂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歂嗣子大叔為政九年春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敝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聞難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而果斷若是蓋仁者之勇也諸梁嘗問為臣之道於仲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范蠡之徒歟祝子魚辭辨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太史以為史魚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佞也蓋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歂之誅未為過也古之亂人所作為後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宋 王當 撰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為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為衛孔氏宰初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馬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
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
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欲執之藩衛
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
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
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
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
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
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 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

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逐之十四年戍來奔

齊犂彌

犂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犂之子也郤宛之難出奔吳為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

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吳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子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橫家附益之也鄙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東錦遊談以釋之存己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區區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犂彌何誅焉傳

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語納賂於越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語以不忠當以傳為正語以貪佞亡吳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春秋臣傳卷三十

哀公

魯冉有求 宋 王當 撰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鑾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夫子曰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夫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名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蠆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蠆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蠆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蠆之國也蠆其圖之及吳王會於黃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吳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蠆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蠆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蠆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蠆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蠆地蠆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劒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子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冬十二月蠆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晉趙無恤 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雖不為幸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黿民無叛意卒與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瑤 知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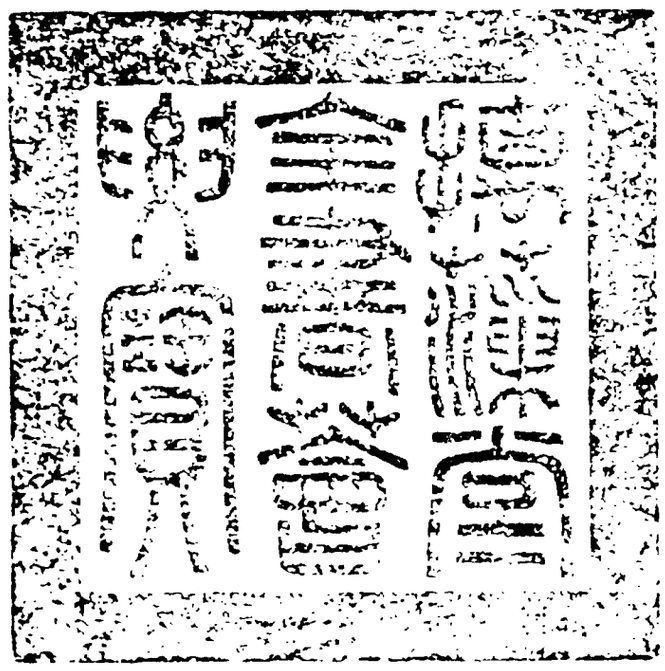
荀瑤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茫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 武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贊曰夫子作春秋筆削褒貶義例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已矣然則春秋之義豈不大哉而其文則史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而已矣然則春秋之義豈不大哉而其文則史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身懷寵之為累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強則搏噬亦烏喙之性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以太叔室孔姞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無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戰國悲夫孟子謂五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缺 页

春秋胡氏傳

〔宋〕胡安國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傳　諸國興廢說　綱領　提要　卷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篇目

諸國興廢說

綱領

提要

第一卷

隱公元年之三年

第二卷

隱公四年之七年

第三卷

隱公八年之十一年

第四卷

桓公元年之四年

第五卷

桓公五年之十年

第六卷

桓公十一年之十八年

第七卷

莊公元年之八年

第八卷

莊公九年之十九年

第九卷

莊公二十年之三十二年

第十卷

閔公元年之二年

第十一卷

僖公元年之十一年

第十二卷

僖公十二年之二十六年

第十三卷

僖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三年

第十四卷

文公元年之八年

第十五卷

文公九年之十八年

第十六卷

宣公元年之七年

第十七卷

宣公八年之十一年

第十八卷

宣公十二年之十八年

第十九卷

成公元年之七年

第二十卷

成公八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一卷

襄公元年之十一年

第二十二卷

襄公十二年之二十六年
第二十三卷
襄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一年
第二十四卷
昭公元年之十二年
第二十五卷
昭公十三年之二十一年
第二十六卷
昭公二十二年之三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定公元年之九年
第二十八卷
定公十年之十五年
第二十九卷
哀公元年之七年
第三十卷
哀公八年之十四年

臣等謹按春秋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哲宗善其對策親擢為第三人歷官寶文閣直學士卒謚文定是書其提舉江州太平觀時被詔撰進者也春秋之學或屈經從傳或舍傳求經人各異師莫能別白自朱子病是經之難通教學者以姑從胡氏之說至明初遂得立於學官用以試士然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斥於朱子而說元年以為體元立極黃仲炎尤譏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傳說彙纂於其說既多所駁正逮我

皇上御製日講解義序謂其雖著功令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則安國之論定而千古說春秋家之論亦定矣特以其義本公穀而又采取

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張二程子之說以
潤色其文持議博贍亦可為非聖無法之徒
目為斷爛朝報者痛下針砭故得久而不廢
焉安國傳外別有議論條例證據史傳之文
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通旨一書今未見流
傳吳萊後序謂欲觀正傳必先求之通旨則
其說亦可知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
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為天
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
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
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
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
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
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
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

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
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
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質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
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
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
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
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
宇宙若見聖人親炙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
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
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

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吳楚僭王莫之
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
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
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
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
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按宋鑑胡安國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提太學博士靖
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
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尋以疾
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累官至給事中謝良佐嘗
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
所著有春秋傳卒謚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春秋傳諸國興廢說

周

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子考公酋六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胙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桓楚共滅其國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胡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泰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鄭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泰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鄭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之雍丘是也東樓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營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荊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周禮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立餘祭餘昧夷末至壽夢稱王始通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句踐所滅

楚

羋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生六子皆剖坼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春秋傳始見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修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世袒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曰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侯之紀季以鄣入于齊四年去其國紀侯大

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

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春秋傳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繁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史記周戰國蒙人嘗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楚威王聞其賢遣使厚幣迎之周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犧牛乎我寧游戲以快吾志焉著書十餘萬言猖狂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圖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誠於內等語帝嘉之以為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為漢醇儒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按隋書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倣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倣古作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義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游河南因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之才探賾索隱遂衍先天之旨尤精於數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子雅敬雍為市園宅自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城中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舉遺士補潁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謚康節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按宋鑑張載字子厚郿人舉進士為祁州司法歷渭州僉判台為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為人志氣不羣初喜談兵及釋老書反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時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廟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

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春秋傳提要

周十二王　春秋歷十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曰十二王

平王　四十九年隱元年也三年崩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　元年隱四年也桓十五年崩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　元年桓十六年也莊十二年崩在位十五年

僖王　元年莊十三年也十七年崩在位五年

惠王　元年莊十八年也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　元年僖九年也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元年文九年也十四年崩在位六年

匡王　元年文十五年也宣二年崩在位六年

定王　元年宣三年也成五年崩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元年成六年也襄元年崩在位十四年

靈王　元年襄二年也二十八年崩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元年襄二十九年也昭二十二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元年昭二十三年也崩在春秋後

列國見於年表者十九

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魯十二公

隱公 不書即位 桓公 四年七年去 秋冬二時

莊公 不書即位 閔公 不書即位 僖公 不書即位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元年無正月

哀公

五伯 春秋終入吳黃池之役吳越亦爭伯矣

齊桓公 莊十三年會北杏 宋襄公 僖十九年盟曹南

晉文公 僖二十八年戰城濮 秦穆公 文三年伐晉

楚莊王 宣十一年盟辰陵

晉十一世

文公 僖二十八年立三十二年卒 襄公 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靈公 文七年立宣二年卒 成公 宣三年立宣九年卒

景公 宣九年冬立成十年卒 厲公 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

悼公 成十八年襄十五年卒 平公 襄十六年立昭十年卒

昭公 昭十一年立十六年卒 頃公 昭十七年立三十年卒

定公 昭三十年立卒在春秋後

魯三桓

仲孫氏 又曰孟孫 叔孫氏 季孫氏

晉八卿

智瑩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魏絳 趙武

趙氏 范氏 智氏 荀氏 魏氏 韓氏

晉六卿 三卿在春秋後不載

周來聘七

隱七年凡伯 九年南季

桓四年宰渠伯糾 五年仍叔之子

八年家父 僖三十年宰周公

宣十年王季子

周錫命三

莊元年榮叔　文元年毛伯　成八年名伯
　周歸脤一
定十四年石尚
　周賵葬四
隱元年宰咺
五年榮叔名伯
　周來求三
隱三年武氏子求賻　桓十五年家父求車
文九年毛伯求金
　魯君臣朝聘于周八　文九叔孫得臣卹廿二叔鞅會葬故不數
文元年叔孫得臣　八年公孫敖
宣九年仲孫蔑
　公如齊十有一　春秋公如齊者十有五桓莊四如齊非朝故不數
僖公三　宣公六　昭公二

公如晉二十
文公二　成公四　襄公五
昭公八　定公一
公如楚二
襄公一　昭公一
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　又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滕各一皆因事而往非專行聘禮故不數
如齊十有九　如晉二十有五
如陳二　如宋五
如牟如衛如楚如莒如邾各一
諸國朝魯四十
曹滕小邾各五　杞邾各七
薛紀穀鄫鄫部葛牟蕭各一
齊聘魯五
隱七年弟年　桓三年弟年
僖三十三年國歸父　宣十年國佐

襄二十七年慶封
晉聘魯十有一
成三年荀庚
十一年郤犨
襄元年荀罃
十二年士魴
二十九年士鞅
二十一年士鞅
宋聘魯四
成四年華元
襄十五年向戌
衛聘魯四
文四年甯俞
襄元年公孫剽
陳鄭秦吳聘魯各一
莊二十五年陳女叔
文十二年秦術
八年士燮
十八年士匄
八年士匄
二十六年荀吳
昭二年韓起
八年華元
昭十二年華定
成三年孫良夫
七年孫林父
北晉悼重丘晉平平丘晉昭
晉景于戚柯陵晉屬虛打雞澤于戲亳城
兩幽齊桓新城晉靈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同盟十有六齊盟二皆同尊周也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也
瓦屋鄟陵參盟之始終也
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石門于鹹持盟之始終也
持盟參盟同盟始終
始隱元年歲終哀二年句繹
盟一百有九凡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謹善惡之首也
莊二十三年荊人　文九年楚
襄三十年蕩罷
襄五年鄭公子發　二十九年吳札
楚聘魯三
殊盟二
僖五年首止　九年葵丘

涖盟四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　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來盟五

桓十四年鄭弟語　閔二年齊高子

僖四年楚屈完　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

宣七年衛孫良夫

外大夫聘而遂盟五

成三年荀庚良夫　十一年郤犨

襄七年林父　十五年向戌

會九十七

始隱二年滕　終哀十三年黃池

殊會四

僖五年首止　成十五年鍾離

襄十年于柤　十四年于向

遇七內之遇四外之遇三

隱四年遇清　莊二十三年遇穀

三十年遇魯濟　僖十四年遇防

隱八年宋衛遇垂　莊四年齊陳鄭遇垂

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

平五加宣四年平莒及邾為六

隱六年鄭來輸平　宣十五年宋及楚平

昭七年暨齊平　定十年及齊平

十一年及鄭平

來七

隱元年祭伯來　桓六年寔來

八年祭公來　閔元年齊仲孫來

僖二十九年兩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白狄來

人自為盟三

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為盟

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為盟

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為盟

侵六十潛師掠境曰侵

始莊十年公侵宋　終哀十三年晉侵衛

伐二百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

始隱二年鄭伐衛　終哀十三年楚申伐陳

戰二十三兩兵相接曰戰書敗績者十五又內兵公乾時之敗以與讎戰不諱若僖公升陘諱不書敗惟莊

始桓十年戰郎　終哀十一年戰艾陵

圍四十四縈其城邑曰圍

始隱五年宋圍長葛　終哀七年宋人圍曹

入二十七造其國都曰入

始隱二年莒入向　終哀十三年越入吳

遷十徙其朝市曰遷

始莊元年遷邾儀父　終哀二年遷州來

滅三十毀其宗廟社稷郭取郛取鄙是也唯僖公滅項公在會李孫滅之故不諱

始莊十年齊滅譚　終定十五年楚滅胡

敗師十有六詭道而勝之曰敗

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

終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取師三悉虜而俘之曰取

隱十年伐戴取之　哀九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簡公于陳宗族而反之

十三年于鼓

取國邑十有六胡氏曰取者攻奪之名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始隱四年取牟婁　終哀八年取讙闡

襲一輕行而掩之曰襲

襲二十三年齊侯襲莒

追二已去而躡之曰追

戍三聚兵而守之曰戍

僖二十六年公追齊至鄟弗及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

襄五年戍陳　十年戍鄭虎牢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三（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
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
定四年蔡以吳子伐楚
城二十有九（城者完舊也內城二十三不時害義重事也齊伯外城三獨城那為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美晉伯外城三獨成周無譏）
始隱七年城中丘　終哀六年城邾瑕
築八（築者創始也）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　二十八年築郿
三十一年三築臺　成十八年築鹿囿
昭九年築郎囿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
執三十有一（齊執者五晉執者十五宋執者三邾執者一楚執者七）
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終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獲六（凡君戰而死者曰滅生翕夫生死皆曰獲）
僖元年于酈獲莒拏　十五年于韓獲晉侯
宣二年大棘獲華元　襄八年鄭獲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雞父獲陳夏齧
哀十一年艾陵獲齊國書
莊八年郕降于齊師　三十年齊人降鄑
降二（降者脅服之詞）
潰四（民逃其上曰潰）
僖四年侵蔡蔡潰　文三年伐沈沈潰
成九年伐莒莒潰　昭二十九年鄆潰
講武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侯而治兵非其地）
桓六年大閱（簡車馬也）
莊八年治兵（習戰也申明軍法以整齊之也）
蒐五（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謂茇索擇取不孕者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
昭八年蒐于紅　十一年大蒐比蒲
二十二年大蒐昌閒　定十三年大蒐比蒲
十四年大蒐比蒲

狩四中冬教大閱遂以狩
謂守取之無所擇也

桓四年于郎　莊四年于祲

僖二十八年河陽　哀十四年獲麟

乞師五乞者卑遂自屈之辭
又曰乞不保得之辭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

成十三年晉郤錡來　十六年晉欒黶來

十七年晉荀瑩來　十八年晉士魴來

次師十有三齊次者四魯次者四齊衛次者三晉楚次者各一伐而書次其次為貶又莊十年次郎見齊伯之難文十年次酅見晉伯之難襄元年次鄆見晉復伯之難

春秋傳提要　十四

始莊三年公次于滑

終定十五年齊衛次于渠蔭

制楚得失七

名陵以義勝　城濮以威勝

鄢陵以幸勝　蕭魚以善勝

于泓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

于邲以將不用命而敗

名陵以求貨弗得而還

救二十三

始莊六年子突救衛　終哀十年吳救陳

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

莊三十一年齊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楚宜申來獻捷

雩二十有一旱祭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也

春秋傳提要　十五

書秋者七　書七月者二

書九月者七　書冬者一

郊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郊所以祭天魯諸侯而祭之僭也

書八月者四

定十五年正月牛傷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正月牛傷四月辛亥郊
望三 望祭也望于山川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 成七年
烝嘗三 冬曰烝衆也謂萬事畢成所薦衆多也秋曰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乙亥嘗
土田十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北杏 兩鄄 兩幽 于檉 于貫 陽穀 首止

假一 取五 歸我一 來歸一
歸之于一 疆一
災異一百二十二
日食三十六 星孛三 星隕隕石各一
隕霜殺菽一 雨木冰一 六鷁退飛一
多麋有蜚蠓生各一 蝝三 螽十
牛傷四 牛死二 宮室災六
震廟一 屋壞二 齊大災一
宋衛陳鄭災一 宋陳災各一
大無麥禾一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
大無麥苗一
有年二
饑三
大水九
山崩二
雨雪三 大雨雹三 地震五
不雨七 無冰三 大雨震電一
晉文五書爵
侵曹 伐衛 入曹 城濮 伐許 許氏于楚伐許所以離楚也
晉襄退三强
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
敗狄于箕

晉悼五會
雞澤　于戚　救陳　于鄟　邢丘
晉悼三駕
襄十年伐鄭　十一年伐鄭　同年伐鄭
晉平七合諸侯
溴梁　祝柯　澶淵　商任　沙隨　兩鬼儀
晉平五合大夫
澶淵　于宋　城杞　澶淵　于虢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者政教之始
即位者一國之始
孔子相魯查歸�according to 與孔子無預
定十年會于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二年叔孫墮郈　季孫仲孫墮費
子路用魯

定十二年墮郈　墮費
子貢用魯
定十五年邾子來朝　哀七年會吳于鄫
十二年會吳于橐皐　會衛宋于鄖
冉求用魯
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
王人三
莊六年子突救衛　僖八年于洮
二十九年翟泉
命大夫三
魯單伯　鄭祭仲
魯三家所始即三桓也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是役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始
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
十五年公孫敖救徐孟孫氏始

春秋傳卷一

宋 胡安國 撰

隱公上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主國事謚法不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尸其位曰隱

周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音註鄢音偃

齊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號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晉逐翼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殺州吁

蔡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音註見去聲

薛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

葬薛獻公

莒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姜姓太嶽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邾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聲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詩註數入聲

楚 羋姓子爵自能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

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任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大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僭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定公十四年允常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廓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作何也自衰離而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得王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黜益為

己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郤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音註 治平聲

春王正月音註 按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猶行於天下也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不言王月是也前乎周者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人以丑為正夫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叛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

矣

音註 冠語並去聲扳普顏反絀與黜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音註蔑魯地邾儀父附庸之君未王命也此私盟之

始父音甫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始卣音侑垣賜方鳳反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卣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卣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是加冠於褻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壞紀法之妾是壞法亂紀

音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音註此王室下文諸

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至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音註 壞音怪分去聲舍戶暗反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音註 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嘗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音註 與音預詛側慮反祝支又反共音恭約於妙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音註 此私交之始 祭側界反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緩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脩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幽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 音註 竟音境繆音穆

公子益師卒 音註 益師魯大夫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賤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庚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三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 鄭莊二十九 邾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 把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 音註 潛魯地戎之始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戎狄之有善否猶君子之有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事戎狄致金繒之奉苟圖便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或抑主辱盟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日復一日必將滋蔓萌猾夏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音註 向小國音餉此入國之始傳例弗地曰入

無駭帥師入極音註極附庸國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左氏曰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師帥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書義自見矣音註造七到反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音註唐魯地此盟戎之始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戎之辨矣中國而為戎則戎之戎而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

戎軟血以約盟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則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擇於不以德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利而華夏彼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音註費音秘繫音毉被去聲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音註履繻言逆在傳作裂繻紀大夫也裂一作列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音註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

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綠其城邑曰圍
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
諉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
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
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
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
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乎
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
施於伐而不書
戰皆可通矣

辛平王五十　齊僖十一　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
酉一年崩　三年　十鄭莊二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
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年
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筭者所能
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
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
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
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
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
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
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
秋必書以戒人君
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音註平王崩桓王立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
志葬者赴告及書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
者赴告雖及魯往會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
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
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
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
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
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
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
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
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
志其非禮也公羊子
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註此來求之始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
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
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
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
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
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

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
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音註穆公卒殤公立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閒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其告喪特書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天子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音註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畧以志諸侯之散見春秋之終於齊鄭為之也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廣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滋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圻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其告喪特書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天子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冬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滋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圻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其告喪特書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天子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諒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諒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傳卷一

春秋傳卷二

宋 胡安國 撰

隱公中

壬桓王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
戊元年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
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
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音註牟婁杞邑此伐國取邑之始杞音起

取者攻奪之名故地者攻奪其土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

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尚不請於天王以正體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音註圻音祈汶音問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音註稱臣弑君臣之罪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音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音在有弑逆辜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從才用反

秋翬帥師音註此大夫專將之始翬音揮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音註清衛邑此特相遇之始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署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音註適丁歷反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音註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

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鄭有弑逆辜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從才用反

秋翬帥師音註此大夫專將之始翬音揮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氷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羣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非兆矣夫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羣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辯之於早罷其兵推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瞽也若曰羣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義惡焉四國合黨羣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二 三

九月衛人石碏殺州吁于濮音註濮音卜陳地也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惡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衆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碏七略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音註桓公弟宣公立

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桓王亥二年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十七祀武三十三宋殤二十三年齊僖十三晉鄂六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十七祀武三十三宋殤二十二年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祀武三十三宋殤二

春公觀魚于棠音註棠魯地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也能無鍾巫之及乎持書觀魚識之以譏之也

音註放上聲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誠討矣論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幽厲之稱非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殁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不請於王而私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葬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

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音註郕小國音成

揜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揜師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揜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著其盛而揜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音註仲子桓母也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殁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殁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殁不稱謚之俯也不謂之俯而曰羽者俯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音註適音嫡爲去聲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俯而曰羽者俯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蓋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

邾人鄭人伐宋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音註螟音冥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音註蟊莫侯反

去上聲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音註彄苦侯反魯大夫也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音註

稱去聲善善上善去聲

本人伐鄭圍長葛音註長葛鄭邑此書圍之始

圍者繞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之惡彰矣

甲桓王三年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十四蔡宣三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音註和而不盟曰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邾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不義而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子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是也音註屬章欲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音註艾齊地此齊魯交好之始

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

侍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位不可以廢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鄒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音註蘇轍字子由有集傳十二卷鄒邑名音分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音註中丘魯邑此書城之始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音註此齊聘之始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龍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致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貴而後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冀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乱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繫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絶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音註此伐邾之始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音註凡伯周卿士凡本作汎音凡此周聘之始

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音註楚丘衛地此

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音註昧音莽

我得伐之以歸是戕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旋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戕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傳卷三

宋 胡安國 撰

隱公下

丙桓王寅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魯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十三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把武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音註垂衛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音註宛鄭大夫也音苑祊鄭祀泰山之邑音朋

庚寅我入祊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音註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尊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耳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而後賜族故不書氏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也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詐誓忠信興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制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昏命美黼魚之會以信侍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音註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音註浮來莒邑此好莒之始魯君特會外大夫始此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物平施則不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而可踰非謙德矣

音註裒浦侯反稱尺證反施始豉反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音註公不與小敛故不書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使之世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子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公孫其子孫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邑或以官或以謚或以氏以邑而先王之禮已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且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

音註寰音縣治亂之效明矣

丁酉 王 齊僖十七晉哀四
卯六年 九年 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
武三十七宋殤六秦
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音註南季天子大夫也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有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大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迫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不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貶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如朝則削地如隱公者貶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天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惠侯急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音註 雨于付反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說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譬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俠卒音註 俠魯大夫未賜族者音叶

夏城郎音註 郎魯邑

城者築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當城費城郎其後復

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上功能見而成事大見而制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不時也隱公之意其罪之輕重見矣**音註** 費音秘墮許規反栽才反又音再蕃布袞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音註 防宋地明年魯取之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衆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鄭終則乘釁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音註** 召音邵

戊辰桓王十年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

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音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地古頑反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音註郜防宋二邑鄭入之以歸于我也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鄭識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郚田歸于我不書晉誒不在晉也郜音告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昌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部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音註陳音陣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殤蔡人宣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音註戴小國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益嘗匿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音註郕小國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杞伯姬卒己巳杞武公三十九宋殤公八年十有一年齊僖十九年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秦寧四楚武二十九音註

春滕侯薛侯來朝音註此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文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僭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音註好去聲坫丁念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音註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

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致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禮與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鄧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

音註題音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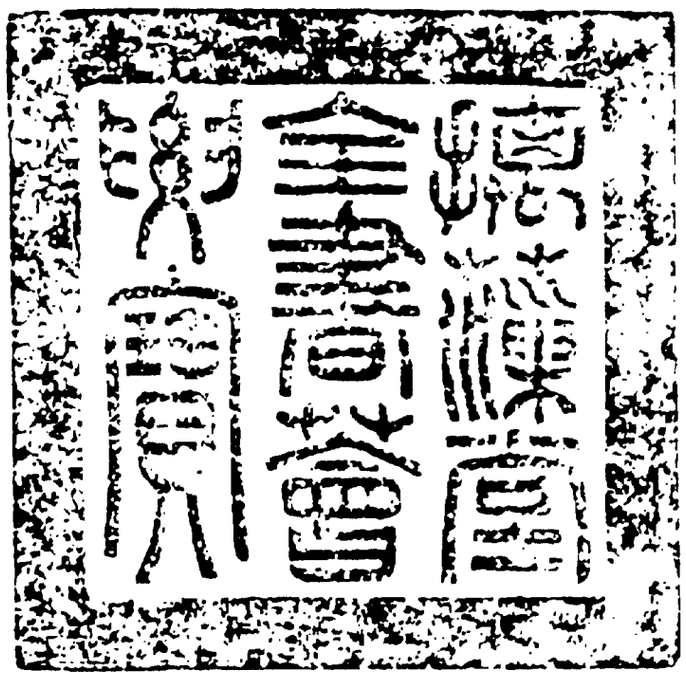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苫始占反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鄰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責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伯克段于鄢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卒書曰公子益師則知恩義之輕重不可偏廢公薨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禪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揲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先正秋也以先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世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

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桓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凡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命諸侯之妾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喧之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葬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賤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彄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迷國誤朝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李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獨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音註　務人即公為昭公太子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朱　溥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四至七十

經部

春秋傳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四

宋　胡安國　撰

桓公上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兄自立史記一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桓王九年魯桓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莊公三十三年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祭仲立子儀

宋　殤公九年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齊　僖公二十年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晉　翼哀侯七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曲沃武公五年

衛　宣公八年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桓侯四年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桓公三十四年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武公詳見隱公元年

薛詳見隱公元年

莒詳見隱公元年

邾儀父詳見隱公元年

許許叔詳見隱公元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詳見隱公元年

楚武王三十年魯桓公六年伐隨使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夷桓王九年元年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元年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音註復扶又反更勝並平聲

春王正月公即位音註春秋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亦唯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疾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為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受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狗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音註與豫適音嫡後同惡去聲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即犬丘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枋也鄭既歸枋矣又加璧者枋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枋為隣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意大矣 音註厭惡並去聲貿音茂見音現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音註越近垂地結枋成也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等君父於弁髦網淪法紀極矣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音註為去聲見音現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夷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冬十月

辛桓王未十年二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弒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

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音十七卷意林二卷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莫敢勸於為惡而慕

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溴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溴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音註瞿紀具反斷丁亂反壞為去聲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音註郜小國音告大廟魯

周公南宋以郜鼎賂公始欲平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大音泰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

直以弒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音註 強上聲為于偽反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音註 為于偽反

蔡侯 桓 鄭伯 莊 會于鄧 音註 此懼楚之始也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鄧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音註 與將並去聲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音註 此書至會之始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

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正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

班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焉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復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音註 朝如字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音註 蒲衛地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

公會齊侯 僖 于嬴 音註 嬴音盈齊地

私相命於是始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孚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乎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夜食也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音註處昌反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音註迎去聲下並同緰音須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音註讙魯地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於國故不言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夏桓王十二年 四年 齊僖二十三魯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年 蔡桓七鄭莊三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音註冬獵曰狩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鄰有原圃泰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刑典治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桓貶胙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桓獨書官糾無稱爵何也如桓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無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音註舍上聲分去聲

春秋傳卷五

宋 胡安國 撰

桓公中

甲桓王十八年 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侯三年 五年 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

辛杞武四十四宋莊三十四

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音註陳佗弒太子而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音註外相朝曰如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

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設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慠矣

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音註仍叔之子王朝大夫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

因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私朝迭興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津及童維賢者退處于草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音註施以豉反

葬陳桓公

城祝丘音註祝丘魯地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音註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

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以尊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音註惡乎鼓音須與音預

大雩音註書大雩之始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兩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為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螽音註 螽陟隆反　蟲災也

冬州公如曹音註 不書奔以朝出也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其所以書何以書將有其來故先録其本

乙桓王十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
玄四年　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

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二十二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音註 州公也寔音殖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鄫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勤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郱音註 郱魯邑

秋八月壬午大閱音註 書大閱之始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

蔡人殺陳佗音註 佗五父也魯莊公二十一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出五父而立之厲公躍

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樂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陳佗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殺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衆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

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慕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般音班橫去聲

九月丁卯子同生音註同桓公子莊公也

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無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適傳子以適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適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譬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音註適音嫡

冬紀杞來朝

按左氏會于邮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益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弒君之賊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音註見音現

丙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侯封人卒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音註咸魯地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猶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音註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

君之好不相及也有朝桓者必若穀鄧而後貶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令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

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丁桓王十六年 八年 齊僖二十五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享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正王法而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音註 中音仲下同

天王使家父來聘音註 家雅之舊

下聘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家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庸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咺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禁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音註 陶音謠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音註 大夫專也

冬十月雨雪音註 雨去聲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音註 祭公成命

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尊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逆行為罪矣此說是也

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

戊桓王十 九年 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寅七年 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

靖公元年宋莊七秦出

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音註 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尊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

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則當矜叔家父之徒

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則當矜叔家父之徒

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音註射音亦又音夜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閔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數踰月而終生卒而射姑不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而為孝子名佼晉人

音註又焉音烟尸

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来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桓王十卯八年 十年 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

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音註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来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益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 衛侯宣 鄭伯莊 来戰于郎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来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来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

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恕而書来戰于郎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傳卷五

春秋傳卷六

宋 胡安國 撰

桓公下

庚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宋莊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鄭人　僖　衛人　宣　鄭人　莊　盟于惡曹音註惡曹地闕此戰

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紀之母家衛亦抗于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也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音註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鋤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忽忽儀鄙突之際其禍慴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凡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音註此書執之始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

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為權常而不過於中之為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貶公語其變性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音註絀黜同與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嫡出奔庶孽奪正屬公不當立也突不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音註此書奔之始忽不繫鄭以突為篡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葬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音註十一年卻逆女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

柔會宋公 莊 陳侯 厲 蔡叔 桓 盟于折音註柔魯大夫折地闕如字又音舌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音註夫鍾郕地夫音扶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音註闕魯地口蟹反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音註見音現

辛桓王二 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辛巳十年 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

十有二年

陳厲七辛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武 莒子盟于曲池音註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音註穀丘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音註厲公卒子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音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音註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音註武父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音註宣公卒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慕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壬桓王二 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
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
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
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
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服何敢將兵越
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
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于己必有引谷責躬之事禮
義辯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
上許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
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己亂之道乎力
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
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
為主省德相時
自治之意也 音註援去聲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録也既與衛人戰昌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怨
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衛人戰昌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怨
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
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
存而惡
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三年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
未十二年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
杞靖六宋莊十二秦蔡桓十七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
出于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音註會于曹曹人致饔禮也

無冰音註無冰時燠也

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
宮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
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
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
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

夏五
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
察於四時寒暑之癈詳矣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
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
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
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音註語穀梁作禦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
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
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
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興妄興土木而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音註盛音成

乙亥嘗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音註僖公寒公立

宋人莊以齊人衰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音註以

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興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衰死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公朔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擄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非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音註好去聲

三月乙未天王崩音註桓王崩莊王立至莊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仲逐之也没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拙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音註忽即胎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為篡也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厥詞也

許叔入于許音註許叔莊公弟

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即當仲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袁于艾音註艾齊地

秋人牟人葛人來朝音註邾牟葛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註櫟鄭別都来的反又音藥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櫟而窴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浦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羙而叛棄疾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来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音註袁鄭地昌氏反○先行會禮而後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宋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於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與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莊王西元年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幸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酬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爵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音註此書至自伐之始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

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音註向地闕失亮反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音註惠公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

丙莊王戊二年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音註黃齊地或曰紀地後屬齊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音註趡魯地翠軌反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音註奚魯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陵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音註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音註季蔡侯弟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到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音註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鹿杜洛三音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音註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

濼既會而又相隨至齊故曰遂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徵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丈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音註惡去聲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音註公薨于齊

不言我諱之也公之喪至自齊告廟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音註孫音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巳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也隱公之讎在齊則外也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

春秋傳卷七

宋 胡安國 撰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始更號曰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武公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

倪諸立

衛 惠公七年黔牟二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楚人立其子肹為繆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滑 魯莊公三十一年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遷繹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邾黎來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年堵敖立五年過弒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見上註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朝於王莊雖嫡長而未嘗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朝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紐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音註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讓而去孫音遜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音註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音註莊公卒子宣公幷臼立

榮叔周大夫追錫桓公命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比此錫命之始桓弑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潰三綱也春秋書王必哎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稱天所廢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夏單伯逆王姬音註單伯魯大夫王姬天子之卿采地諸侯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逆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也

單音善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之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責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音註襄音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音註榮叔周大夫追錫桓公命衛襄之比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比此錫命之始桓弑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潰三綱也春秋書王必哎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稱天所廢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音註見音現

齊師遷紀邿鄑郚音註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邿音茲郚音吾

邿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己莊王五年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二傳於餘丘邿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肸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邿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肸隱公而寓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還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音註將去聲寓音遇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音註緦音思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註禚地音灼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于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弒之讎敬以事母感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供命夫人從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音註莊公卒子閔公捉立馮音憑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捉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音註溺魯大夫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擇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音註惡去聲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

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音註季紀侯弟鄑紀邑音觜○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譽之也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益地以下敵柔君以義私逃者必書弃有罪者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必加貶令季不書弃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弃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巳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音註滑鄭地此書次之始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之義內不言救而書次以次為讓次于滑此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讓次于滑讓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剸無王命者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頑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音註好去聲惡去聲

辛卯七年　莊王　魯桓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義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

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音註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音註不期而會曰遇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之義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音註廛音尼衎苦旦反

紀侯大去其國音註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詞

凡大閒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

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羞辱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辭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頗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悗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鄫而不錄紀侯之辛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賊當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謹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音註見音現惡去聲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音註刺

暢反樂音洛乾音干

壬莊王辰八年 **五年** 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侯十五宋閔三秦武公十六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威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者多貌水湯湯行人儦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惡於早之意也音註騎渠綺反遨音傲

秋鄆黎來來朝音註

鄆附庸國也黎來名也後為小邾子

鄆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鄆仮文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鄆黎來朝其後也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冬莊王己九年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音註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音註書救益不行天下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陁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復既肆行莫之禁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字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人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徵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叛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音註距與拒同見音現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腰俘厥寶玉則俘者正丈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授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王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音註朔祖叢反援于眷反

喪去聲行去聲去上聲

甲莊王午十年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佗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音註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音註見音現中去聲隕如字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亦拉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淩遲之象皆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

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音註更音庚幾平聲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也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于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十二弑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侯獻舞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長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扉北于雍揄是也侯而次者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侯者深惡之也

甲午治兵音註治兵于廟將以圖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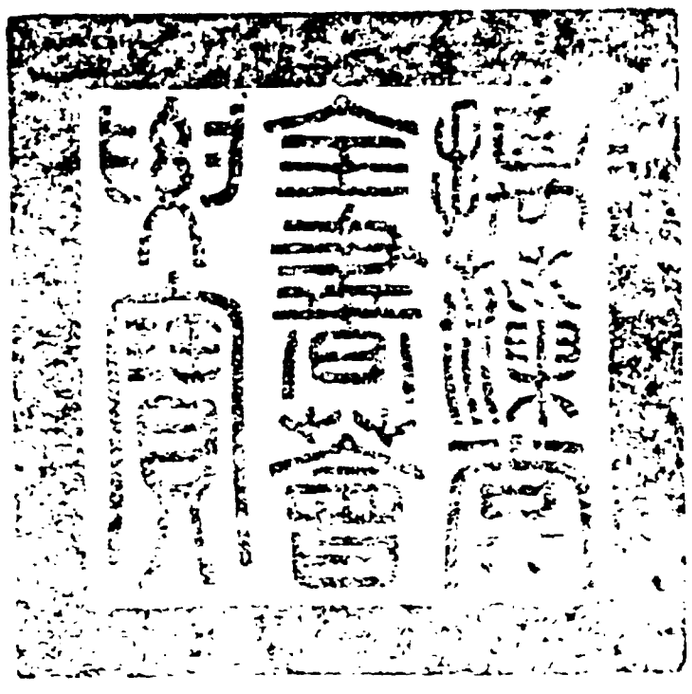
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音註諸兒衰公名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便恃寵而當國也故於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衰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書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亮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廣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徙知寵愛孰厲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嫡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按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閉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僚不見厲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效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音註 棼非云反費補義反遠去聲難去聲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
謄録監生臣周志禮

春秋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八　宋　胡安國　撰

莊公中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　夫人孫于邾　夏單伯逆王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年　春王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丁丑夫人姜氏薨于夷

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紀伯姬卒

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紀侯大去其國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葬紀伯姬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子慶父如齊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丁酉公會齊侯盟于扈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齊人殺無知

十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乙未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邾黎來來朝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禚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禚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五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六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七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八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九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五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六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七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八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一百有九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五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六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七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八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二百有九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五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六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七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八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三百有九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五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六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七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郎

四百有八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公及齊人狩于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戮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音註乾時齊地乾音干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是故沒公以見敗若以復讎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是故諱公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音註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寇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臣齊志在請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

春秋指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公戮為正納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音註浚音峻洙水名音殊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宋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丁莊王十四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四曹莊十八陳宣九鄭厲十七子儀十一杞靖二十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音註勺魯地音灼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許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丈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閒遷宿音註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遷客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逢壅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

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奠之頒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音註橫去聲見音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音註乘丘魯地

乘去聲○其言次何以桓公圍伯而未集是故書次郎以見齊伯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伯之難書次于鄑以見復伯之難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苟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鄙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音註莘蔡地此書荆之始

荆猾夏之始亦荆專執諸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紀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鄀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變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音註譚小國音談此滅國之始此管仲攻瑕之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序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擄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音註橫去聲斷音短

戊莊王十八年 十有一年齊桓三晉繒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註鄑魯地音茲

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音註魯主容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太后亦以其孽主父母不敢畜其子男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歸齊桓四晉繆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赦秦武十六楚文八

許六反下同

音註嬪毗賓反樂音洛畜

己丑莊王十五年崩**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生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存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謹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志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嫁之誓而弗許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閭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音註共音恭為去聲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音註閔公捷弒

桓公御說立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息肩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貪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嚭亦死於閽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叔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名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勤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音註難去聲處上聲大音泰為去聲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屍車載其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昔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

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飲去聲夫音扶

庚傳王子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年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 周莊王十二年崩子儀王十三年立

經皆不書崩葬

春齊侯桓 宋人桓 陳人宣 蔡人哀 邾人儀父 會于北杏音註北杏齊地杏戶猛反衣裳之會一○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作絕筆於莊王而傳王之立齊桓公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首正也與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音註遂國名 滅之後

滅國之興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殺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徵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音註柯齊邑音歌○曹劌劫盟魯之從齊獨後他國而後劫盟所以為禮義之固也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郕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音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皆妄矣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辛傳王卫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晉緡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二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杞曹莊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自管仲得政減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還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人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音註背音佩將去聲

夏單伯會伐宋音註單伯周大夫單音善於是諸侯初用王師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羣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音註復扶又反 見音現

秋七月荆入蔡音註荆即楚文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註鄄衛地絹眞箭甄四音衣

衆之會二○齊桓公修伯業齊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此諸侯會王臣之始○是年鄭叔子儀鄭厲公復國會鄄即鄭厲公也

壬僖王寅三年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音註衣衆之會三○齊桓公始

伯

夏夫人姜氏如齊音註夫人文姜也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邾音註邾即小邾音鼻○宋主兵故序齊上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僖王卯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繒二十七滅武公鄭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邾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二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音註宋主兵齊楚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音註荆惠自蔡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註幽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霸仗義以盟而惡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是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音註即僕父卒子瑣立

甲僖王五辰年崩十有七年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十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侯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音註惡去聲後同

夏齊人殲于遂音註殲音尖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滅遂特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回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音註飲去聲見音現省上聲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傳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冬多麋音註麋音眉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為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乙惠王己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周僖王十七年崩孫惠王十八年立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丙惠王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
午二年十有九年齊桓十二晉獻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
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
宣公元年楚文十五辛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音註媵音
孕又音佞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音註非父母國而往書失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音註幽之盟魯使徼者會鄄之盟又使賜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也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春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子

春秋傳卷八

春秋傳卷九

宋 胡安國 撰

莊公下

丁惠王未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肹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信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戊惠王中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

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音註鄭厲公卒子文公捷立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君而實寡不足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足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惠王酉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音註眚音省

肆眚者湯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斁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

數興而赦不妥下罰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台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音赦

註憲勅冢反　數音朔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弑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吾之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侯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難欲貶之不可得矣

音註行音幸　孫音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音註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公子之重視大夫貶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殺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書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音註與去聲惡去聲　傳去聲斷去聲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音註高傒貴卿與魯之微者盟蓋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

夏五月音註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

冬公如齊納幣音註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毋喪未再朞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具為吉下主乎己上主子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庚忠王戊六年　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曹莊三十一辛陳宣二十二年楚熊惲弑其兄泰宣五楚成王顓頊元年○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音註祭側界反

叔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侯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猶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夏之辨而荆吳徐越詁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音註此僭朝於方岳之禮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音註楹盈音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音註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射音石又音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註扈鄭地音戶下同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桓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弒于齊則不能復討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覜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烝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夫夫婦之正弒之女萬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非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音註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而赤歸之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音註門國也

冬公子友如陳音註報女叔之聘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癸亥惠王五杞惠五宋桓十五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

五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

甲寅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註伯姬莊公女洮魯地音陶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

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興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音註本衆之會

五〇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伯實威於齊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歃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音註原仲陳大夫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案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天子三公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遵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侯固吉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緤公白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來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未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昔其本之意

音註衰音崔縣音玄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謀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来朝音註相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註將討衛也濮衛地音卜

乙卯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穆九鄭文七曹僖五陳宣二十

七杞悊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當伐周立子頹而至是王使召伯來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整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悊僖叔不忍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俟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音註合音郃應力反將去聲

夏四月丁未邾子瑮卒音註瑮丈公逵蔡立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音註諸侯救始此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卅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音註令尹子元丈王子元丈王子

冬築郿音註郿音下邑音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敷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音註積子賜反

臧孫辰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吾羅而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丙惠王十辰二年 二十有九年齊桓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廄音註廄音究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國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預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寇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動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動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吾羅于齊冬築

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患矣音註詘曲勿反

夏鄭人侵許音註無鍾鼓曰侵

秋有蜚音註蜚扶味反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丁惠王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公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桓二十一鄭文公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公十曹僖六陳宣二

惠九宋桓十八秦
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音註齊將降鄣故設備左傳無師字○次于滑書公于郎貶師之此但書次以為不足書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音註紀附庸國也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桓以兵威脅使降附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邾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曰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書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亡不歸宗國而歸于鄣所謂系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亡葬先儒謂賢而不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音註鄣音獐睽苦圭反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音註濟上聲水歷齊魯界蓋魯地也

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役伐

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屬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古候是為游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音註薛魯同姓

築臺于薛音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詞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卬之也後世等臣有不貴邀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卬戎捷

之意

秋築臺于秦音註秦晉地

冬不雨

己惠王十未五年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音註穀齊管仲私邑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音註梁丘地名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音註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諸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發之寤也危病卻之何也若薨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每有寵榮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音

註何音荷幾平聲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音註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葬諱之也般音班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賊殺子般焉閔公昔叔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譏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義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殺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音註黨音掌辱音洛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音註爽音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春秋傳卷十

宋 胡安國 撰

周 惠王十六年

鄭 文公十二年

齊 桓公二十五年○管仲為政

宋 桓公二十一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庚惠王十申六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秦成三十一年楚成十一年宋桓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子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音註般音班使去聲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遶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甯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音註處上聲見音現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音註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音註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微辭也樂道人之善忘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之義也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勤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鍼奢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音註難去聲朝平聲

辛酉葬桓王十七年　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音註陽小國蓋齊人迫而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音註此言吉禘以見閔公喪制未闋而亟行吉禮又不於太廟蓋深譏也禘天子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綸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

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音註孫音遜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至亡國其應不亦惛乎故而不忘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

冬齊高子來盟音註高子即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難

傳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音註弒閔公故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盈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邾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音註高子即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難

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

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傳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

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音註按宋鑑楊時將樂人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世號龜山先生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音註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云云無敢不從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加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一制書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

春秋傳卷十

春秋傳卷十一

宋 胡安國 撰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文公主伯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襄公繼伯是年敗狄于箕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蔡 穆公十六年魯僖公十五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年惠王崩子襄王立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分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可也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子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邾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名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兵爭之始十二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壬惠王十戊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
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
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廢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廢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桓公薨夫人孫于邾廢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

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其國度而後能保其國 音註 孫音遜屬章欲反使去聲見音現

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師 昭 次于聶北 救邢 音註 聶北邢地聶音躡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識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書次識救邢之不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音註 見音現好去聲樂音洛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音註 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音註 左傳在閔二年

不書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台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音註 居音基復扶又反

楚人伐鄭 音註 荆始書楚

楚稱人沒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音註 見音現惡去聲復扶又反長展兩反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音註 檉宋地音嗔衣

衰之會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音註偪邾地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偪於此責公無據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音註與音預見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音註酈力知反挐女居反又音拏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邾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音註為于偽反將去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猶于邾莒者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虞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凡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

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專封正王法也不予有取為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儿筵設蘭席内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褒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音註下陽虢邑晉始見經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虞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凡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

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劒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音註屈求勿居勿二反乘繩證反長上聲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音註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穀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明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甲惠王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二年　三年齊桓二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見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見文公十年十三年

徐人取舒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曜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七無日矣音註樂音洛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音註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

也退于名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乙惠王二丑十一年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傳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註侵蔡遂伐楚以見齊

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陘楚地音刑

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

潛師掠境曰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遂伐楚識其專完來盟于師盟于音註共音恭橫去聲

名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音註穆公卒僖公業立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馬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稱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稱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音註不戰服楚也召陵潁川縣名音部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

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編而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好去聲去聲語去聲使去聲編委粉反

齊人執陳轅濤塗音註轅濤塗陳大夫轅音袁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音註公孫茲叔牙子即叔孫戴伯也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扳中輔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乃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繞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庶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揚人以執罪聲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蓋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音註數音繹量音亮

丙惠王二　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
寅十二年五年　魯桓三十一
惠十八宋桓二十七　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
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故繫於母而朝其子也

夏公孫茲如牟音註牟小國

杞伯姬來朝其子音註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朝禮故繫於母而朝其子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音註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七○殊會世子不以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會則抗春秋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及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責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音註祇音支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音註被皮寄反

社而審反

鄭伯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雖悔於終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已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之

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音註與音預下同喪息浪反惡去聲並去聲分當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曾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音註戚平聲

春王正月

丁惠王二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卯十三年六年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音註新城鄭密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音註夷狄始滅中國

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名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

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人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惠王二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
杞成二宋桓二十九
秦穆七楚成十九

辰十四年七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年崩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二十一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音註申侯即申出也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

欽定四庫全書

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於齊桓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音

春秋傳 卷十一 十五

註厭於叶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音註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母音某又音無衣裳之會八

曹伯班卒音註昭公卒子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己惠王二十五年崩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音註洮曹地兵車之會一〇王人與諸侯盟不讖者王室有難故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洮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音註好去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十一 十六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音註大音泰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樂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

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賢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庚寅王午元年 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卒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音註御說宋公名也音語悅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傳曹伯于葵丘音註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也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閥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書有常尊之可比矣

音註易去聲處上聲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音註桓於洮既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盟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之會有天子之事三同盟焉盟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來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

甲子晉侯詭諸卒音註獻公立說九妾子奚齊反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音註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

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是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晉惠公吏吾立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與也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器不正其君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器不正其君而立之也不正其弒申生而立奚齊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子也周幽王等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

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挪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羣者 音註好惡並去聲周幽王黜太子宜臼子服伯矣而犬戎殺其身註見隱公元年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羣事見漢書惠帝

元年

辛襄王未二年十年齊桓三十六魯惠公吳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音註魯始屈於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音註溫王畿地蓋中國也狄滅而居其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音註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撓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音註難乃旦反下同

及其大夫荀息音註荀息從君於難名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甚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既不食言其可少乎 音註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音註北戎山戎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音註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奚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二君故稱名

秋七月

冬大雨雪音註雨如字又去聲

壬襄王申三年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魯惠二衛文十一蔡穆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音註平鄭父里克之黨○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也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音註去上聲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音註齊侯之志荒矣

襄陵許翰曰先子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罷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音註襄陵許翰按宋鑑許翰洪州襄邑人元祐間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高宗時拜尚書中丞終資政殿大學士翰通經術正而不挽歷事三朝致位政府論議剴切然橫遭口語志卒不展所著有春秋傳屬入聲比去聲見音現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音註黃人不歸楚貢故楚人伐之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周志禮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春秋傳卷十二至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十二

宋　胡安國　撰

僖公中

二年

齊桓三十八年　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侯十五卒杞成七宋襄三年　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音註　難乃旦反牂作郎反猶得臣寓公斃毗祭反見音現帥去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音註　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甲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

欽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音註樂音洛行去聲伺斯義反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音註鹹衛地兵車之會二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襄王亥六年十有四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年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音註緣陵杞邑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不序諸侯散辭也是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那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曹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春秋內女過人者明有所從則係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過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係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遇稱使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音註沙鹿山名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音註應去聲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音註穆侯卒于莊丙襄王十七年

十有五年音註穆公甲午立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公始書桓德衰矣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音註楚至伐徐伯事可知矣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音註牡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兵車之會三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通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懔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閧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音註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音註厲楚與國是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音註桓公之會不至至此始書桓德衰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音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宇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殺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季姬歸于鄫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音註婁林徐地病徐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音註韓晉地秦始見經此晉秦兵交之故晉秦兵交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是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若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

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丁襄王八年十有六年　魯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音註隕公羊作賣落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音註鷁鳥名五歷反穀梁作鵙過古禾反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如取鄆取郚取鄑是也由此知項為

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誼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祔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朝音註尊同則記其卒本穀梁云行去聲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音註淮臨淮郡在兵車之會四

戊襄王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寅九年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音註英氏楚與國皐陶之後也

夏滅項音註項國名子爵○公猶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郚取鄑是也由此知項為

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邾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李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音註鄟音專邾音詩為于偽反比毗志反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音註卞魯地

九月公至自會音註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己巳襄王卯十年

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悼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音註甗齊地言房檄反

三音

狄救齊音註救四公子之徒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音註少去聲長上聲下同屬章欲反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音註狄稱人之始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音註柱而審反見音現

庚辰一年

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秦穆七杞成十四蔡穆十九楚成三十一陳宣二曹共十二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音註嬰齊即宣公也宋襄公圖伯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己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音註介側畔也與音預惡去聲下同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音註曹雖與盟而猶不肯服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音註不及曹南之盟鄫乃會之於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音註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重故直書用之言若畜牲見其慘酷也

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遁焉非特盡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

非盡筆也音註乾音干復扶又反治平聲下去聲橫去聲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音註楚始與夏盟書法如盟幽瞿泉註始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深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音註與音預見音現復扶又反惡去聲

梁亡音註梁嬴姓伯爵伯爵之後也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衆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

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攻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慢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愚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音註易去聲下同惰

春新作南門

辛襄王十二年　宋襄十一　齊孝三　晉惠十一　衛文二
己二年　二十年　蔡莊六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三　陳穆八　杞成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夏部子來朝音註部姬姓國音告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音註滑姬姓國音活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音註隨姬姓國

壬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　齊孝四　晉惠十二　衛文二十一　蔡莊七　鄭文三十四　曹共十四　陳穆九　杞成十六　秦穆二十一　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宋人襄　齊人孝　楚人成　盟于鹿上音註鹿上齊地宋為盟主故序齊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音註盂宋地音于楚始書子宋楚相爭也不言楚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眴涸池之會簡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音註涸音紲證反為去聲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音註楚大夫始見經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為魯諱也音註為于偽反與音預橫去聲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音註薄宋地史記作亳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穀書成宋亂者為受鄫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楚人反為中國主不獨鑑食漢陽諸姬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音註與鄫立華督事見桓公二年葬蔡侯不討般事見襄公三十年般音班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　齊孝五　晉悼十三　衛曹共十五　陳穆十杞成十七　秦穆二十二　楚成三十四　鄭文三十八　蔡莊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註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復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音註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敗宋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姜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

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晉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凡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賤之也音註長展兩反於音烏惡去聲殺去聲

甲襄王十申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音註緡宋邑音民

夏狄伐鄭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音註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音註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音註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乙襄王十酉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六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黜狄后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命王怒使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拔其本也不亦俱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之禍晉籍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擯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

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音註為于偽反隗五罪反契詰結反

晉侯夷吾卒

丙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公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戮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等異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荊楚則僭號稱禮別篡列反分扶問反下同差楚宜反晉滅虞五年楚滅夔明年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音註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音註見音現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音註頓國名今汝陰南頓縣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音註奉去聲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苔慶盟于洮音註洮魯地苔

丁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苔子衛甯速盟于向音註向苔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音註鄑齊地尸圭反濟北穀城縣西有鄑是也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鄑弗及罪魯也潛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

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諱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鄑是也鄑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遽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非音註見音現諱許元反濟子禮反

夏齊人伐我北鄙音註北鄙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大夫自齊高厚始詐春秋惟邾及莒書人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音註書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乞師于楚以誌中國之屈於荊蠻也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那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荊蠻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害自見矣　少去聲長展兩反見音現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音註夔楚同姓國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白竊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音註先君熊摯故云熊摯乃夔始封之祖竊七亂反

冬楚人伐宋圍緡音註緡宋地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音註穀齊邑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

春秋傳卷十二

春秋傳卷十三

宋　胡安國　撰

僖公下

戊戌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来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音註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音註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子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音註信音申好去聲與音預

己丑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

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音註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慾然後貪愎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搜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既得曹新昏於衛又況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雖是

恐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音註公子買魯大夫○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音註去聲將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音註畀與也畀宋怒楚使戰也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音註中去聲分扶問反

夏四月巳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音註城濮衛地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也而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臣亦以攜其讎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器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曹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使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音註廣古曠反將去聲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敵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鑒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誠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音註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討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討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于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于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擅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音註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備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音註元咺大晩反

陳侯欵卒音註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音註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音註溫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音註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溫晉地也

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溫晉地也按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唉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

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音註易去聲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音註比毗至反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賢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音註翟泉洛陽城內地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諸侯列國之貴大夫矣其言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謂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而音註慭魚覲反

秋大雨雹音註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正蒙曰凡陰陽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則為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音註正蒙橫渠先生張子著

冬介葛盧來音註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介始見經

公至自圍許

庚寅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霸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音註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介始見經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音註翟泉洛陽城內地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諸侯列國之貴大夫矣其言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謂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而音註慭魚覲反

秋大雨雹音註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正蒙曰凡陰陽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則為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音註正蒙橫渠先生張子著

冬介葛盧來

年襄王二卯十二年三十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覲其可攻與否秋問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於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鍥卿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咺瑕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而及公子瑕

音註　鄉也嗟反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討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

晉人文秦人穆圍鄭音註於是而衛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文以私憤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音註　橫去聲下同

介人侵蕭音註　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音註　如遂

京師魯始聘周遂如晉魯始聘晉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壬辰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音註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階階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欲故為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猶未革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識

不從乃免牲音註諸侯之有郊禘惠公請之猶未革以為常僖公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逐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卹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音註顓音專衛國忘亡見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

癸亥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戚七蔡莊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音註文公卒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音註不地者狄廬帳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人狄人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音註晉文公卒子襄公驩立○晉襄公繼伯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鄭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甲寅王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音註滑姬姓國滅而書入弗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音註姜戎姜姓之戎戎子駒支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晉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哉

之先也殽地在弘農澠池縣西○秦晉七年之爭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勿擾秦晉無道用兵之失魚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

晉襄親將紲不稱君者備通葬即戎其惡甚矣祀秦猶狄其罪期忘親背惠鑒哀終而即戎其惡甚矣祀秦猶狄其罪云何容人之館而

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軫之誅偷見一時之利傲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率是而行其流失有不可問而大倫滅矣春秋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狄侵齊

癸巳葬晉文公

公伐邾取訾婁音註訾婁邾地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訾子斯反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為之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音註箕地名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卽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非正矣會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物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智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春秋傳卷十四

宋胡安國撰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 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穆公 二年

齊 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 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 成公 九年

蔡 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邾 文公四十二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成王四十六年魯文公元年冬商臣弒成王而自立為穆王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始爭霸

秦 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乙襄王二年未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在禹則曰正月朔旦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禹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

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音註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音註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音註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憤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弨矣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音註盧子音與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音註叔孫得臣叔牙之子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音註戚衛邑○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音註商臣弒成王而代立是為穆王頵邱倫反

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弒成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懲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諒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

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賜也而多置宮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畜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羋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穆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敗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敗而後著乎音註

世子弘見唐孝敬皇帝弘傳穿才性反懷音聳悚同羊音弭

公孫敖如齊

丙襄王二申十七年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音註

彭衙秦地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興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音註處父姓陽為晉正卿也朝而盟始此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音註垂隴鄭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是故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丈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當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丈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音註躋陞西反升也

有事者時祭大事論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而臣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秦人伐晉音註濟河焚舟晉人不出秦於是始伯西戎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會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惰兵是念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運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冬公如晉

夏五月王子虎卒音註王子虎王朝大夫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則宜有思禮矣夫湫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權矣音註驂音參

秋楚人圍江音註江近楚小國

雨螽于宋音註雨去聲螽音終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音註晉大夫書帥師師於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處父專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興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

紀用兵之法也

戊襄王二戊十九年四年晉襄五齊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成十四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徵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敗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郩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聖賢語命不越此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

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

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已亥 襄王三 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
亥十年 **五年** 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
五宋成十五秦穆
三十八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周大夫也榮采地叔字也含口實

夏公孫敖如晉

秋楚人滅六音註

六小國或作蓼按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音註

僖公子昭公錫我立

庚 襄王三 晉襄七 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
子十一年 **六年** 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
桓十六宋成十六秦
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音註

行父季友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音註

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皐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暗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啟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惇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音註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音邵爵也○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基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音註告音谷朝音潮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辛裹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音註須句魯之附庸也傳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句音俱

遂城郠音註郠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郠備邾難郠音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音註成公卒胎公朴臣立

宋人殺其大夫音註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音註

不稱殺者及死者名

殺者衆死者無罪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音註令狐晉地在河東令力呈反先蔑晉人蔑或作昧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奚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音註扈鄭地音戶○
也晉於是
始失伯也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
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
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
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
政治魯自是
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壬襄王三十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
寅三年崩 八年 晉靈二年 魯文
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
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
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音註襄王崩子
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音註衡雍鄭
地與扈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音註雒戎雒水名音洛蓋
相
近
諸戎雜居洛水之間
故曰雒戎
暴鄭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
之譬乎曰聖人謹華戎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
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
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諸戎終不
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
州陸沉唐亦世有諸戎之亂許渾以為謀國者不知
學春秋之
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
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
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躁無不為矣敖如
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
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
慾之
方也
鑫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音註司馬公子卬也
司城蕩意諸也
卬意諸皆
昭公之黨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
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
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
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
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
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

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春秋傳卷十四

春秋傳卷十五

宋　胡安國　撰

文公下

癸頃王卯元年 **九年** 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宋昭二秦九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音註 來求止此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家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

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音註 姜氏齊昭公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音註 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音註 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

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益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音註見音現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音註與先都同罪也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音註去上聲下同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會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音註范山楚大夫少去聲華户化反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音註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音註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音註楚君臣始並見於經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紀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音註衣服曰襚音遂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燕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甲頃王辰二年

十年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音註臧孫辰文仲也

夏秦伐晉音註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秦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徼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為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禮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音註少去聲下同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音註宜申子西也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音註蘇子周卿士也女栗地闕豬音麥汝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註厥貉地闕貉音陌次以見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是故書次于郎以見齊霸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伯之難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厥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佚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音註茷音伐吠

乙頃王巳三年十有一年音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音註麇小國近楚音君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貶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音註郤去逆反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註鹹音咸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剔敬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音註種上聲

丙頃王午四年十有二年音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

春王正月廊伯來奔音註此廊太子朱儒也其曰廊伯故廊太子朱儒魯謂之廊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書之徒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見其悖禮義耳

杞伯來朝音註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音註叔伯後為絕晉至是卒

夏楚人圍巢音註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音註秦君臣始並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音註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註諸鄆本魯二邑近於魯乃莒魯所爭者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丁頃王未五年十有三年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秦莊三十三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音註共公平國子靈

邾子蘧蒢卒音註蘧蒢音渠除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音註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音註棐鄭地音吠又音匪○楚次厥貉而晉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憪甚矣

戊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申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十有四年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二秦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音註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音註新城宋地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于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轢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音註孛音佩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音註菑側其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入而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音註見音現為去聲且平聲文去聲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音註商人弒立是為懿公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音註累劣偽反妃音配施式豉反

宋子哀來奔音註子哀即高哀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音註單伯周卿士單音善○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音註子叔姬魯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施去聲難去聲

己巳王子虎卒晉靈公齊惠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桓二十五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音註季孫行父魯大夫即季文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音註華孫即華耦為華孫故稱華孫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不討使東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音註傳去聲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音註大夫喪還書善魯子以敖父教公孫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公孫敖處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輸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婤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詳臣使去聲婤敕略反禮也音註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音註入國書大夫於是始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音註號去聲復扶又反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音註見音現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音註郛音孚○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庚匡王戊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音註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言疾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音註杵昌呂反臼其九反

此襄夫人使匈弒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音註鄆丘齊地或作犀丘鄆音西又音妻

久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音註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音註泉臺即郎臺也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音註庸東南小國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萬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音註阪音反萬于委反

誅胎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胎公之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胎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音註當去聲居音基

辛巳王亥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十七宋文公鮑元年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音註自閔僖以至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音註聲姜文公之母或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胎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公子遂如齊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壬戌王亥四年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衛成二十六蔡文十八宋文公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音註康公卒子共公立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音註懿公名赤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會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

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齊人殺無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音註 鄆音丙歇音觸盡津忍反貸音忒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大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音註 為去聲使去聲

冬十月子卒音註 子謂子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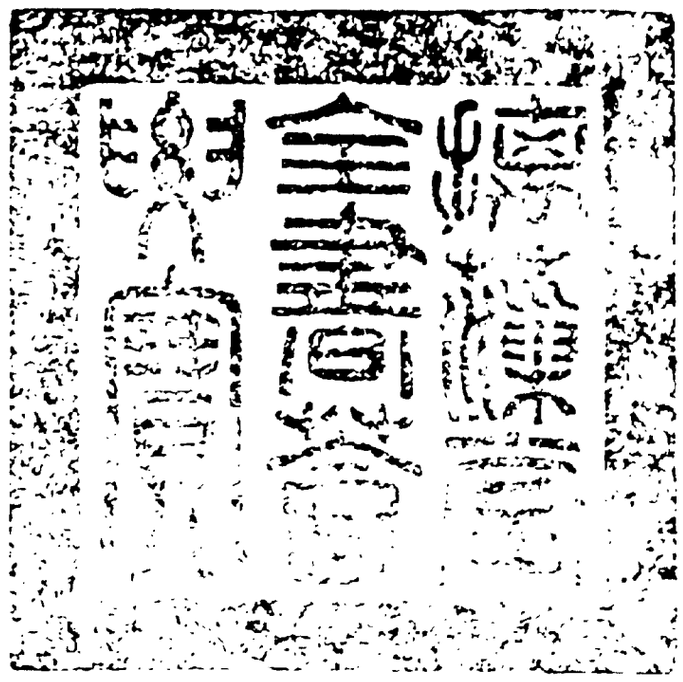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于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矣繼世之思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音註 姜氏齊姜即哀姜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音註 適音嫡見音現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音註 稱君名無道也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謄録監生臣繆　謨
謄録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經部

春秋傳卷十六至九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瀚

春秋傳卷十六

宋 胡安國 撰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庭王五年魯宣公二年 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 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文公三年

晉 靈公繼霸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

衛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速立

蔡 文公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莒 季佗元年

杞 桓公二十九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獾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為政宣十七年郤缺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

音註 獾乃侯反

邾定公六年

許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十年卒靈公立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晉於邲宣十二年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陳夏徵舒殺其君靈十年莊王立

秦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惡一也無嫌於同

癸巳王五年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音註導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欲贏仲遂請齊立接之以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音註導夫人也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絕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慤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嬴媵婦姜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設也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緊指為有始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音註廣音固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於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樞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音註積子賜反相三君而無私積事見襄公五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

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撓史駭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庶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晉

公會齊侯于平州音註平州齊地

呼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討討讒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篡弒之賊罪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沒時無古今其罪不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人矣此仲尼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音註請負芻於晉事見左氏成公十六年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元尹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成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生殺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音註濟西魯故地僖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著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侯之討則四隣諸侯胥為無父無君之舉其禍乃自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四隣諸侯胥為無父無君之舉其禍乃自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音註侵蔡遂伐楚以見齊伯侵陳遂侵宋以見楚伯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音註亟去聲

晉趙盾帥師救陳音註於是始伯　楚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乍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汶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極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侯鄭伯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於棐林伐鄭音

註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與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之下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羙一羙一惡無嫌於同　音註數上聲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音註崇小國在京兆鄠縣甘亭○書趙穿而後凡伐書大夫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侵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姓名自登史策弒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其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戰則何以伐人矣　音註論去聲

甲戌王六　乙亥王七　丙子王八　丁丑王九　戊寅王十　己卯王十一　庚辰王十二　辛巳王十三　壬午王十四　癸未王十五　甲申王十六　乙酉王十七　丙戌王十八　丁亥王十九　戊子王二十　己丑王二十一　庚寅王二十二　辛卯王二十三　壬辰王二十四　癸巳王二十五　甲午王二十六　乙未王二十七　丙申王二十八　丁酉王二十九　戊戌王三十　己亥王三十一　庚子王三十二　辛丑王三十三　壬寅王三十四　癸卯王三十五　甲辰王三十六　乙巳王三十七　丙午王三十八　丁未王三十九　戊申王四十　己酉王四十一　庚戌王四十二　辛亥王四十三　壬子王四十四　癸丑王四十五　甲寅王四十六　乙卯王四十七　丙辰王四十八　丁巳王四十九　戊午王五十　己未王五十一　庚申王五十二　辛酉王五十三　壬戌王五十四　癸亥王五十五　甲子王五十六　乙丑王五十七　丙寅王五十八　丁卯王五十九　戊辰王六十　己巳王六十一　庚午王六十二　辛未王六十三　壬申王六十四　癸酉王六十五　甲戌王六十六　乙亥王六十七　丙子王六十八　丁丑王六十九　戊寅王七十　己卯王七十一　庚辰王七十二　辛巳王七十三　壬午王七十四　癸未王七十五　甲申王七十六　乙酉王七十七　丙戌王七十八　丁亥王七十九　戊子王八十　己丑王八十一　庚寅王八十二　辛卯王八十三　壬辰王八十四　癸巳王八十五　甲午王八十六　乙未王八十七　丙申王八十八　丁酉王八十九　戊戌王九十　己亥王九十一　庚子王九十二　辛丑王九十三　壬寅王九十四　癸卯王九十五　甲辰王九十六　乙巳王九十七　丙午王九十八　丁未王九十九　戊申王一百　己酉王一百一　庚戌王一百二　辛亥王一百三　壬子王一百四　癸丑王一百五　甲寅王一百六　乙卯王一百七　丙辰王一百八　丁巳王一百九　戊午王一百十　己未王一百十一　庚申王一百十二　辛酉王一百十三　壬戌王一百十四　癸亥王一百十五　甲子王一百十六　乙丑王一百十七　丙寅王一百十八　丁卯王一百十九　戊辰王一百二十　己巳王一百二十一　庚午王一百二十二　辛未王一百二十三　壬申王一百二十四　癸酉王一百二十五　甲戌王一百二十六　乙亥王一百二十七　丙子王一百二十八　丁丑王一百二十九　戊寅王一百三十　己卯王一百三十一　庚辰王一百三十二　辛巳王一百三十三　壬午王一百三十四　癸未王一百三十五　甲申王一百三十六　乙酉王一百三十七　丙戌王一百三十八　丁亥王一百三十九　戊子王一百四十　己丑王一百四十一　庚寅王一百四十二　辛卯王一百四十三　壬辰王一百四十四　癸巳王一百四十五　甲午王一百四十六　乙未王一百四十七　丙申王一百四十八　丁酉王一百四十九　戊戌王一百五十　己亥王一百五十一　庚子王一百五十二　辛丑王一百五十三　壬寅王一百五十四　癸卯王一百五十五　甲辰王一百五十六　乙巳王一百五十七　丙午王一百五十八　丁未王一百五十九　戊申王一百六十　己酉王一百六十一　庚戌王一百六十二　辛亥王一百六十三　壬子王一百六十四　癸丑王一百六十五　甲寅王一百六十六　乙卯王一百六十七　丙辰王一百六十八　丁巳王一百六十九　戊午王一百七十　己未王一百七十一　庚申王一百七十二　辛酉王一百七十三　壬戌王一百七十四　癸亥王一百七十五　甲子王一百七十六　乙丑王一百七十七　丙寅王一百七十八　丁卯王一百七十九　戊辰王一百八十　己巳王一百八十一　庚午王一百八十二　辛未王一百八十三　壬申王一百八十四　癸酉王一百八十五　甲戌王一百八十六　乙亥王一百八十七　丙子王一百八十八　丁丑王一百八十九　戊寅王一百九十　己卯王一百九十一　庚辰王一百九十二　辛巳王一百九十三　壬午王一百九十四　癸未王一百九十五　甲申王一百九十六　乙酉王一百九十七　丙戌王一百九十八　丁亥王一百九十九　戊子王二百　己丑王二百一　庚寅王二百二　辛卯王二百三　壬辰王二百四　癸巳王二百五　甲午王二百六　乙未王二百七　丙申王二百八　丁酉王二百九　戊戌王二百十　己亥王二百十一　庚子王二百十二　辛丑王二百十三　壬寅王二百十四　癸卯王二百十五　甲辰王二百十六　乙巳王二百十七　丙午王二百十八　丁未王二百十九　戊申王二百二十　己酉王二百二十一　庚戌王二百二十二　辛亥王二百二十三　壬子王二百二十四　癸丑王二百二十五　甲寅王二百二十六　乙卯王二百二十七　丙辰王二百二十八　丁巳王二百二十九　戊午王二百三十　己未王二百三十一　庚申王二百三十二　辛酉王二百三十三　壬戌王二百三十四　癸亥王二百三十五　甲子王二百三十六　乙丑王二百三十七　丙寅王二百三十八　丁卯王二百三十九　戊辰王二百四十　己巳王二百四十一　庚午王二百四十二　辛未王二百四十三　壬申王二百四十四　癸酉王二百四十五　甲戌王二百四十六　乙亥王二百四十七　丙子王二百四十八　丁丑王二百四十九　戊寅王二百五十　己卯王二百五十一　庚辰王二百五十二　辛巳王二百五十三　壬午王二百五十四　癸未王二百五十五　甲申王二百五十六　乙酉王二百五十七　丙戌王二百五十八　丁亥王二百五十九　戊子王二百六十　己丑王二百六十一　庚寅王二百六十二　辛卯王二百六十三　壬辰王二百六十四　癸巳王二百六十五　甲午王二百六十六　乙未王二百六十七　丙申王二百六十八　丁酉王二百六十九　戊戌王二百七十　己亥王二百七十一　庚子王二百七十二　辛丑王二百七十三　壬寅王二百七十四　癸卯王二百七十五　甲辰王二百七十六　乙巳王二百七十七　丙午王二百七十八　丁未王二百七十九　戊申王二百八十　己酉王二百八十一　庚戌王二百八十二　辛亥王二百八十三　壬子王二百八十四　癸丑王二百八十五　甲寅王二百八十六　乙卯王二百八十七　丙辰王二百八十八　丁巳王二百八十九　戊午王二百九十　己未王二百九十一　庚申王二百九十二　辛酉王二百九十三　壬戌王二百九十四　癸亥王二百九十五　甲子王二百九十六　乙丑王二百九十七　丙寅王二百九十八　丁卯王二百九十九　戊辰王三百　己巳王三百一　庚午王三百二　辛未王三百三　壬申王三百四　癸酉王三百五　甲戌王三百六　乙亥王三百七　丙子王三百八　丁丑王三百九　戊寅王三百十　己卯王三百十一　庚辰王三百十二　辛巳王三百十三　壬午王三百十四　癸未王三百十五　甲申王三百十六　乙酉王三百十七　丙戌王三百十八　丁亥王三百十九　戊子王三百二十　己丑王三百二十一　庚寅王三百二十二　辛卯王三百二十三　壬辰王三百二十四　癸巳王三百二十五　甲午王三百二十六　乙未王三百二十七　丙申王三百二十八　丁酉王三百二十九　戊戌王三百三十　己亥王三百三十一　庚子王三百三十二　辛丑王三百三十三　壬寅王三百三十四　癸卯王三百三十五　甲辰王三百三十六　乙巳王三百三十七　丙午王三百三十八　丁未王三百三十九　戊申王三百四十　己酉王三百四十一　庚戌王三百四十二　辛亥王三百四十三　壬子王三百四十四　癸丑王三百四十五　甲寅王三百四十六　乙卯王三百四十七　丙辰王三百四十八　丁巳王三百四十九　戊午王三百五十　己未王三百五十一　庚申王三百五十二　辛酉王三百五十三　壬戌王三百五十四　癸亥王三百五十五　甲子王三百五十六　乙丑王三百五十七　丙寅王三百五十八　丁卯王三百五十九　戊辰王三百六十　己巳王三百六十一　庚午王三百六十二　辛未王三百六十三　壬申王三百六十四　癸酉王三百六十五　甲戌王三百六十六　乙亥王三百六十七　丙子王三百六十八　丁丑王三百六十九　戊寅王三百七十　己卯王三百七十一　庚辰王三百七十二　辛巳王三百七十三　壬午王三百七十四　癸未王三百七十五　甲申王三百七十六　乙酉王三百七十七　丙戌王三百七十八　丁亥王三百七十九　戊子王三百八十　己丑王三百八十一　庚寅王三百八十二　辛卯王三百八十三　壬辰王三百八十四　癸巳王三百八十五　甲午王三百八十六　乙未王三百八十七　丙申王三百八十八　丁酉王三百八十九　戊戌王三百九十　己亥王三百九十一　庚子王三百九十二　辛丑王三百九十三　壬寅王三百九十四　癸卯王三百九十五　甲辰王三百九十六　乙巳王三百九十七　丙午王三百九十八　丁未王三百九十九　戊申王四百　己酉王四百一　庚戌王四百二　辛亥王四百三　壬子王四百四　癸丑王四百五　甲寅王四百六　乙卯王四百七　丙辰王四百八　丁巳王四百九　戊午王四百十　己未王四百十一　庚申王四百十二　辛酉王四百十三　壬戌王四百十四　癸亥王四百十五　甲子王四百十六　乙丑王四百十七　丙寅王四百十八　丁卯王四百十九　戊辰王四百二十　己巳王四百二十一　庚午王四百二十二　辛未王四百二十三　壬申王四百二十四　癸酉王四百二十五　甲戌王四百二十六　乙亥王四百二十七　丙子王四百二十八　丁丑王四百二十九　戊寅王四百三十　己卯王四百三十一　庚辰王四百三十二　辛巳王四百三十三　壬午王四百三十四　癸未王四百三十五　甲申王四百三十六　乙酉王四百三十七　丙戌王四百三十八　丁亥王四百三十九　戊子王四百四十　己丑王四百四十一　庚寅王四百四十二　辛卯王四百四十三　壬辰王四百四十四　癸巳王四百四十五　甲午王四百四十六　乙未王四百四十七　丙申王四百四十八　丁酉王四百四十九　戊戌王四百五十　己亥王四百五十一　庚子王四百五十二　辛丑王四百五十三　壬寅王四百五十四　癸卯王四百五十五　甲辰王四百五十六　乙巳王四百五十七　丙午王四百五十八　丁未王四百五十九　戊申王四百六十　己酉王四百六十一　庚戌王四百六十二　辛亥王四百六十三　壬子王四百六十四　癸丑王四百六十五　甲寅王四百六十六　乙卯王四百六十七　丙辰王四百六十八　丁巳王四百六十九　戊午王四百七十　己未王四百七十一　庚申王四百七十二　辛酉王四百七十三　壬戌王四百七十四　癸亥王四百七十五　甲子王四百七十六　乙丑王四百七十七　丙寅王四百七十八　丁卯王四百七十九　戊辰王四百八十　己巳王四百八十一　庚午王四百八十二　辛未王四百八十三　壬申王四百八十四　癸酉王四百八十五　甲戌王四百八十六　乙亥王四百八十七　丙子王四百八十八　丁丑王四百八十九　戊寅王四百九十　己卯王四百九十一　庚辰王四百九十二　辛巳王四百九十三　壬午王四百九十四　癸未王四百九十五　甲申王四百九十六　乙酉王四百九十七　丙戌王四百九十八　丁亥王四百九十九　戊子王五百　己丑王五百一　庚寅王五百二　辛卯王五百三　壬辰王五百四　癸巳王五百五　甲午王五百六　乙未王五百七　丙申王五百八　丁酉王五百九　戊戌王五百十　己亥王五百十一　庚子王五百十二　辛丑王五百十三　壬寅王五百十四　癸卯王五百十五　甲辰王五百十六　乙巳王五百十七　丙午王五百十八　丁未王五百十九　戊申王五百二十　己酉王五百二十一　庚戌王五百二十二　辛亥王五百二十三　壬子王五百二十四　癸丑王五百二十五　甲寅王五百二十六　乙卯王五百二十七　丙辰王五百二十八　丁巳王五百二十九　戊午王五百三十　己未王五百三十一　庚申王五百三十二　辛酉王五百三十三　壬戌王五百三十四　癸亥王五百三十五　甲子王五百三十六　乙丑王五百三十七　丙寅王五百三十八　丁卯王五百三十九　戊辰王五百四十　己巳王五百四十一　庚午王五百四十二　辛未王五百四十三　壬申王五百四十四　癸酉王五百四十五　甲戌王五百四十六　乙亥王五百四十七　丙子王五百四十八　丁丑王五百四十九　戊寅王五百五十　己卯王五百五十一　庚辰王五百五十二　辛巳王五百五十三　壬午王五百五十四　癸未王五百五十五　甲申王五百五十六　乙酉王五百五十七　丙戌王五百五十八　丁亥王五百五十九　戊子王五百六十　己丑王五百六十一　庚寅王五百六十二　辛卯王五百六十三　壬辰王五百六十四　癸巳王五百六十五　甲午王五百六十六　乙未王五百六十七　丙申王五百六十八　丁酉王五百六十九　戊戌王五百七十　己亥王五百七十一　庚子王五百七十二　辛丑王五百七十三　壬寅王五百七十四　癸卯王五百七十五　甲辰王五百七十六　乙巳王五百七十七　丙午王五百七十八　丁未王五百七十九　戊申王五百八十　己酉王五百八十一　庚戌王五百八十二　辛亥王五百八十三　壬子王五百八十四　癸丑王五百八十五　甲寅王五百八十六　乙卯王五百八十七　丙辰王五百八十八　丁巳王五百八十九　戊午王五百九十　己未王五百九十一　庚申王五百九十二　辛酉王五百九十三　壬戌王五百九十四　癸亥王五百九十五　甲子王五百九十六　乙丑王五百九十七　丙寅王五百九十八　丁卯王五百九十九　戊辰王六百　己巳王六百一　庚午王六百二　辛未王六百三　壬申王六百四　癸酉王六百五　甲戌王六百六　乙亥王六百七　丙子王六百八　丁丑王六百九　戊寅王六百十　己卯王六百十一　庚辰王六百十二　辛巳王六百十三　壬午王六百十四　癸未王六百十五　甲申王六百十六　乙酉王六百十七　丙戌王六百十八　丁亥王六百十九　戊子王六百二十　己丑王六百二十一　庚寅王六百二十二　辛卯王六百二十三　壬辰王六百二十四　癸巳王六百二十五　甲午王六百二十六　乙未王六百二十七　丙申王六百二十八　丁酉王六百二十九　戊戌王六百三十　己亥王六百三十一　庚子王六百三十二　辛丑王六百三十三　壬寅王六百三十四　癸卯王六百三十五　甲辰王六百三十六　乙巳王六百三十七　丙午王六百三十八　丁未王六百三十九　戊申王六百四十　己酉王六百四十一　庚戌王六百四十二　辛亥王六百四十三　壬子王六百四十四　癸丑王六百四十五　甲寅王六百四十六　乙卯王六百四十七　丙辰王六百四十八　丁巳王六百四十九　戊午王六百五十　己未王六百五十一　庚申王六百五十二　辛酉王六百五十三　壬戌王六百五十四　癸亥王六百五十五　甲子王六百五十六　乙丑王六百五十七　丙寅王六百五十八　丁卯王六百五十九　戊辰王六百六十　己巳王六百六十一　庚午王六百六十二　辛未王六百六十三　壬申王六百六十四　癸酉王六百六十五　甲戌王六百六十六　乙亥王六百六十七　丙子王六百六十八　丁丑王六百六十九　戊寅王六百七十　己卯王六百七十一　庚辰王六百七十二　辛巳王六百七十三　壬午王六百七十四　癸未王六百七十五　甲申王六百七十六　乙酉王六百七十七　丙戌王六百七十八　丁亥王六百七十九　戊子王六百八十　己丑王六百八十一　庚寅王六百八十二　辛卯王六百八十三　壬辰王六百八十四　癸巳王六百八十五　甲午王六百八十六　乙未王六百八十七　丙申王六百八十八　丁酉王六百八十九　戊戌王六百九十　己亥王六百九十一　庚子王六百九十二　辛丑王六百九十三　壬寅王六百九十四　癸卯王六百九十五　甲辰王六百九十六　乙巳王六百九十七　丙午王六百九十八　丁未王六百九十九　戊申王七百　己酉王七百一　庚戌王七百二　辛亥王七百三　壬子王七百四　癸丑王七百五　甲寅王七百六　乙卯王七百七　丙辰王七百八　丁巳王七百九　戊午王七百十　己未王七百十一　庚申王七百十二　辛酉王七百十三　壬戌王七百十四　癸亥王七百十五　甲子王七百十六　乙丑王七百十七　丙寅王七百十八　丁卯王七百十九　戊辰王七百二十　己巳王七百二十一　庚午王七百二十二　辛未王七百二十三　壬申王七百二十四　癸酉王七百二十五　甲戌王七百二十六　乙亥王七百二十七　丙子王七百二十八　丁丑王七百二十九　戊寅王七百三十　己卯王七百三十一　庚辰王七百三十二　辛巳王七百三十三　壬午王七百三十四　癸未王七百三十五　甲申王七百三十六　乙酉王七百三十七　丙戌王七百三十八　丁亥王七百三十九　戊子王七百四十　己丑王七百四十一　庚寅王七百四十二　辛卯王七百四十三　壬辰王七百四十四　癸巳王七百四十五　甲午王七百四十六　乙未王七百四十七　丙申王七百四十八　丁酉王七百四十九　戊戌王七百五十　己亥王七百五十一　庚子王七百五十二　辛丑王七百五十三　壬寅王七百五十四　癸卯王七百五十五　甲辰王七百五十六　乙巳王七百五十七　丙午王七百五十八　丁未王七百五十九　戊申王七百六十　己酉王七百六十一　庚戌王七百六十二　辛亥王七百六十三　壬子王七百六十四　癸丑王七百六十五　甲寅王七百六十六　乙卯王七百六十七　丙辰王七百六十八　丁巳王七百六十九　戊午王七百七十　己未王七百七十一　庚申王七百七十二　辛酉王七百七十三　壬戌王七百七十四　癸亥王七百七十五　甲子王七百七十六　乙丑王七百七十七　丙寅王七百七十八　丁卯王七百七十九　戊辰王七百八十　己巳王七百八十一　庚午王七百八十二　辛未王七百八十三　壬申王七百八十四　癸酉王七百八十五　甲戌王七百八十六　乙亥王七百八十七　丙子王七百八十八　丁丑王七百八十九　戊寅王七百九十　己卯王七百九十一　庚辰王七百九十二　辛巳王七百九十三　壬午王七百九十四　癸未王七百九十五　甲申王七百九十六　乙酉王七百九十七　丙戌王七百九十八　丁亥王七百九十九　戊子王八百　己丑王八百一　庚寅王八百二　辛卯王八百三　壬辰王八百四　癸巳王八百五　甲午王八百六　乙未王八百七　丙申王八百八　丁酉王八百九　戊戌王八百十　己亥王八百十一　庚子王八百十二　辛丑王八百十三　壬寅王八百十四　癸卯王八百十五　甲辰王八百十六　乙巳王八百十七　丙午王八百十八　丁未王八百十九　戊申王八百二十　己酉王八百二十一　庚戌王八百二十二　辛亥王八百二十三　壬子王八百二十四　癸丑王八百二十五　甲寅王八百二十六　乙卯王八百二十七　丙辰王八百二十八　丁巳王八百二十九　戊午王八百三十　己未王八百三十一　庚申王八百三十二　辛酉王八百三十三　壬戌王八百三十四　癸亥王八百三十五　甲子王八百三十六　乙丑王八百三十七　丙寅王八百三十八　丁卯王八百三十九　戊辰王八百四十　己巳王八百四十一　庚午王八百四十二　辛未王八百四十三　壬申王八百四十四　癸酉王八百四十五　甲戌王八百四十六　乙亥王八百四十七　丙子王八百四十八　丁丑王八百四十九　戊寅王八百五十　己卯王八百五十一　庚辰王八百五十二　辛巳王八百五十三　壬午王八百五十四　癸未王八百五十五　甲申王八百五十六　乙酉王八百五十七　丙戌王八百五十八　丁亥王八百五十九　戊子王八百六十　己丑王八百六十一　庚寅王八百六十二　辛卯王八百六十三　壬辰王八百六十四　癸巳王八百六十五　甲午王八百六十六　乙未王八百六十七　丙申王八百六十八　丁酉王八百六十九　戊戌王八百七十　己亥王八百七十一　庚子王八百七十二　辛丑王八百七十三　壬寅王八百七十四　癸卯王八百七十五　甲辰王八百七十六　乙巳王八百七十七　丙午王八百七十八　丁未王八百七十九　戊申王八百八十　己酉王八百八十一　庚戌王八百八十二　辛亥王八百八十三　壬子王八百八十四　癸丑王八百八十五　甲寅王八百八十六　乙卯王八百八十七　丙辰王八百八十八　丁巳王八百八十九　戊午王八百九十　己未王八百九十一　庚申王八百九十二　辛酉王八百九十三　壬戌王八百九十四　癸亥王八百九十五　甲子王八百九十六　乙丑王八百九十七　丙寅王八百九十八　丁卯王八百九十九　戊辰王九百　己巳王九百一　庚午王九百二　辛未王九百三　壬申王九百四　癸酉王九百五　甲戌王九百六　乙亥王九百七　丙子王九百八　丁丑王九百九　戊寅王九百十　己卯王九百十一　庚辰王九百十二　辛巳王九百十三　壬午王九百十四　癸未王九百十五　甲申王九百十六　乙酉王九百十七　丙戌王九百十八　丁亥王九百十九　戊子王九百二十　己丑王九百二十一　庚寅王九百二十二　辛卯王九百二十三　壬辰王九百二十四　癸巳王九百二十五　甲午王九百二十六　乙未王九百二十七　丙申王九百二十八　丁酉王九百二十九　戊戌王九百三十　己亥王九百三十一　庚子王九百三十二　辛丑王九百三十三　壬寅王九百三十四　癸卯王九百三十五　甲辰王九百三十六　乙巳王九百三十七　丙午王九百三十八　丁未王九百三十九　戊申王九百四十　己酉王九百四十一　庚戌王九百四十二　辛亥王九百四十三　壬子王九百四十四　癸丑王九百四十五　甲寅王九百四十六　乙卯王九百四十七　丙辰王九百四十八　丁巳王九百四十九　戊午王九百五十　己未王九百五十一　庚申王九百五十二　辛酉王九百五十三　壬戌王九百五十四　癸亥王九百五十五　甲子王九百五十六　乙丑王九百五十七　丙寅王九百五十八　丁卯王九百五十九　戊辰王九百六十　己巳王九百六十一　庚午王九百六十二　辛未王九百六十三　壬申王九百六十四　癸酉王九百六十五　甲戌王九百六十六　乙亥王九百六十七　丙子王九百六十八　丁丑王九百六十九　戊寅王九百七十　己卯王九百七十一　庚辰王九百七十二　辛巳王九百七十三　壬午王九百七十四　癸未王九百七十五　甲申王九百七十六　乙酉王九百七十七　丙戌王九百七十八　丁亥王九百七十九　戊子王九百八十　己丑王九百八十一　庚寅王九百八十二　辛卯王九百八十三　壬辰王九百八十四　癸巳王九百八十五　甲午王九百八十六　乙未王九百八十七　丙申王九百八十八　丁酉王九百八十九　戊戌王九百九十　己亥王九百九十一　庚子王九百九十二　辛丑王九百九十三　壬寅王九百九十四　癸卯王九百九十五　甲辰王九百九十六　乙巳王九百九十七　丙午王九百九十八　丁未王九百九十九　戊申王一千　己酉王一千一　庚戌王一千二　辛亥王一千三　壬子王一千四　癸丑王一千五　甲寅王一千六　乙卯王一千七　丙辰王一千八　丁巳王一千九　戊午王一千十　己未王一千十一　庚申王一千十二　辛酉王一千十三　壬戌王一千十四　癸亥王一千十五　甲子王一千十六　乙丑王一千十七　丙寅王一千十八　丁卯王一千十九　戊辰王一千二十　己巳王一千二十一　庚午王一千二十二　辛未王一千二十三　壬申王一千二十四　癸酉王一千二十五　甲戌王一千二十六　乙亥王一千二十七　丙子王一千二十八　丁丑王一千二十九　戊寅王一千三十　己卯王一千三十一　庚辰王一千三十二　辛巳王一千三十三　壬午王一千三十四　癸未王一千三十五　甲申王一千三十六　乙酉王一千三十七　丙戌王一千三十八　丁亥王一千三十九　戊子王一千四十　己丑王一千四十一　庚寅王一千四十二　辛卯王一千四十三　壬辰王一千四十四　癸巳王一千四十五　甲午王一千四十六　乙未王一千四十七　丙申王一千四十八　丁酉王一千四十九　戊戌王一千五十　己亥王一千五十一　庚子王一千五十二　辛丑王一千五十三　壬寅王一千五十四　癸卯王一千五十五　甲辰王一千五十六　乙巳王一千五十七　丙午王一千五十八　丁未王一千五十九　戊申王一千六十　己酉王一千六十一　庚戌王一千六十二　辛亥王一千六十三　壬子王一千六十四　癸丑王一千六十五　甲寅王一千六十六　乙卯王一千六十七　丙辰王一千六十八　丁巳王一千六十九　戊午王一千七十　己未王一千七十一　庚申王一千七十二　辛酉王一千七十三　壬戌王一千七十四　癸亥王一千七十五　甲子王一千七十六　乙丑王一千七十七　丙寅王一千七十八　丁卯王一千七十九　戊辰王一千八十　己巳王一千八十一　庚午王一千八十二　辛未王一千八十三　壬申王一千八十四　癸酉王一千八十五　甲戌王一千八十六　乙亥王一千八十七　丙子王一千八十八　丁丑王一千八十九　戊寅王一千九十　己卯王一千九十一　庚辰王一千九十二　辛巳王一千九十三　壬午王一千九十四　癸未王一千九十五　甲申王一千九十六　乙酉王一千九十七　丙戌王一千九十八　丁亥王一千九十九　戊子王二千　己丑王二千一　庚寅王二千二　辛卯王二千三　壬辰王二千四　癸巳王二千五　甲午王二千六　乙未王二千七　丙申王二千八　丁酉王二千九　戊戌王二千十　己亥王二千十一　庚子王二千十二　辛丑王二千十三　壬寅王二千十四　癸卯王二千十五　甲辰王二千十六　乙巳王二千十七　丙午王二千十八　丁未王二千十九　戊申王二千二十　己酉王二千二十一　庚戌王二千二十二　辛亥王二千二十三　壬子王二千二十四　癸丑王二千二十五　甲寅王二千二十六　乙卯王二千二十七　丙辰王二千二十八　丁巳王二千二十九　戊午王二千三十　己未王二千三十一　庚申王二千三十二　辛酉王二千三十三　壬戌王二千三十四　癸亥王二千三十五　甲子王二千三十六　乙丑王二千三十七　丙寅王二千三十八　丁卯王二千三十九　戊辰王二千四十　己巳王二千四十一　庚午王二千四十二　辛未王二千四十三　壬申王二千四十四　癸酉王二千四十五　甲戌王二千四十六　乙亥王二千四十七　丙子王二千四十八　丁丑王二千四十九　戊寅王二千五十　己卯王二千五十一　庚辰王二千五十二　辛巳王二千五十三　壬午王二千五十四　癸未王二千五十五　甲申王二千五十六　乙酉王二千五十七　丙戌王二千五十八　丁亥王二千五十九　戊子王二千六十　己丑王二千六十一　庚寅王二千六十二　辛卯王二千六十三　壬辰王二千六十四　癸巳王二千六十五　甲午王二千六十六　乙未王二千六十七　丙申王二千六十八　丁酉王二千六十九　戊戌王二千七十　己亥王二千七十一　庚子王二千七十二　辛丑王二千七十三　壬寅王二千七十四　癸卯王二千七十五　甲辰王二千七十六　乙巳王二千七十七　丙午王二千七十八　丁未王二千七十九　戊申王二千八十　己酉王二千八十一　庚戌王二千八十二　辛亥王二千八十三　壬子王二千八十四　癸丑王二千八十五　甲寅王二千八十六　乙卯王二千八十七　丙辰王二千八十八　丁巳王二千八十九　戊午王二千九十　己未王二千九十一　庚申王二千九十二　辛酉王二千九十三　壬戌王二千九十四　癸亥王二千九十五　甲子王二千九十六　乙丑王二千九十七　丙寅王二千九十八　丁卯王二千九十九　戊辰王三千　己巳王三千一　庚午王三千二　辛未王三千三　壬申王三千四　癸酉王三千五　甲戌王三千六　乙亥王三千七　丙子王三千八　丁丑王三千九　戊寅王三千十　己卯王三千十一　庚辰王三千十二　辛巳王三千十三　壬午王三千十四　癸未王三千十五　甲申王三千十六　乙酉王三千十七　丙戌王三千十八　丁亥王三千十九　戊子王三千二十　己丑王三千二十一　庚寅王三千二十二　辛卯王三千二十三　壬辰王三千二十四　癸巳王三千二十五　甲午王三千二十六　乙未王三千二十七　丙申王三千二十八　丁酉王三千二十九　戊戌王三千三十　己亥王三千三十一　庚子王三千三十二　辛丑王三千三十三　壬寅王三千三十四　癸卯王三千三十五　甲辰王三千三十六　乙巳王三千三十七　丙午王三千三十八　丁未王三千三十九　戊申王三千四十　己酉王三千四十一　庚戌王三千四十二　辛亥王三千四十三　壬子王三千四十四　癸丑王三千四十五　甲寅王三千四十六　乙卯王三千四十七　丙辰王三千四十八　丁巳王三千四十九　戊午王三千五十　己未王三千五十一　庚申王三千五十二　辛酉王三千五十三　壬戌王三千五十四　癸亥王三千五十五　甲子王三千五十六　乙丑王三千五十七　丙寅王三千五十八　丁卯王三千五十九　戊辰王三千六十　己巳王三千六十一　庚午王三千六十二　辛未王三千六十三　壬申王三千六十四　癸酉王三千六十五　甲戌王三千六十六　乙亥王三千六十七　丙子王三千六十八　丁丑王三千六十九　戊寅王三千七十　己卯王三千七十一　庚辰王三千七十二　辛巳王三千七十三　壬午王三千七十四　癸未王三千七十五　甲申王三千七十六　乙酉王三千七十七　丙戌王三千七十八　丁亥王三千七十九　戊子王三千八十　己丑王三千八十一　庚寅王三千八十二　辛卯王三千八十三　壬辰王三千八十四　癸巳王三千八十五　甲午王三千八十六　乙未王三千八十七　丙申王三千八十八　丁酉王三千八十九　戊戌王三千九十　己亥王三千九十一　庚子王三千九十二　辛丑王三千九十三　壬寅王三千九十四　癸卯王三千九十五　甲辰王三千九十六　乙巳王三千九十七　丙午王三千九十八　丁未王三千九十九　戊申王四千　己酉王四千一　庚戌王四千二　辛亥王四千三　壬子王四千四　癸丑王四千五　甲寅王四千六　乙卯王四千七　丙辰王四千八　丁巳王四千九　戊午王四千十　己未王四千十一　庚申王四千十二　辛酉王四千十三　壬戌王四千十四　癸亥王四千十五　甲子王四千十六　乙丑王四千十七　丙寅王四千十八　丁卯王四千十九　戊辰王四千二十　己巳王四千二十一　庚午王四千二十二　辛未王四千二十三　壬申王四千二十四　癸酉王四千二十五　甲戌王四千二十六　乙亥王四千二十七　丙子王四千二十八　丁丑王四千二十九　戊寅王四千三十　己卯王四千三十一　庚辰王四千三十二　辛巳王四千三十三　壬午王四千三十四　癸未王四千三十五　甲申王四千三十六　乙酉王四千三十七　丙戌王四千三十八　丁亥王四千三十九　戊子王四千四十　己丑王四千四十一　庚寅王四千四十二　辛卯王四千四十三　壬辰王四千四十四　癸巳王四千四十五　甲午王四千四十六　乙未王四千四十七　丙申王四千四十八　丁酉王四千四十九　戊戌王四千五十　己亥王四千五十一　庚子王四千五十二　辛丑王四千五十三　壬寅王四千五十四　癸卯王四千五十五　甲辰王四千五十六　乙巳王四千五十七　丙午王四千五十八　丁未王四千五十九　戊申王四千六十　己酉王四千六十一　庚戌王四千六十二　辛亥王四千六十三　壬子王四千六十四　癸丑王四千六十五　甲寅王四千六十六　乙卯王四千六十七　丙辰王四千六十八　丁巳王四千六十九　戊午王四千七十　己未王四千七十一　庚申王四千七十二　辛酉王四千七十三　壬戌王四千七十四　癸亥王四千七十五　甲子王四千七十六　乙丑王四千七十七　丙寅王四千七十八　丁卯王四千七十九　戊辰王四千八十　己巳王四千八十一　庚午王四千八十二　辛未王四千八十三　壬申王四千八十四　癸酉王四千八十五　甲戌王四千八十六　乙亥王四千八十七　丙子王四千八十八　丁丑王四千八十九　戊寅王四千九十　己卯王四千九十一　庚辰王四千九十二　辛巳王四千九十三　壬午王四千九十四　癸未王四千九十五　甲申王四千九十六　乙酉王四千九十七　丙戌王四千九十八　丁亥王四千九十九　戊子王五千　己丑王五千一　庚寅王五千二　辛卯王五千三　壬辰王五千四　癸巳王五千五　甲午王五千六　乙未王五千七　丙申王五千八　丁酉王五千九　戊戌王五千十　己亥王五千十一　庚子王五千十二　辛丑王五千十三　壬寅王五千十四　癸卯王五千十五　甲辰王五千十六　乙巳王五千十七　丙午王五千十八　丁未王五千十九　戊申王五千二十　己酉王五千二十一　庚戌王五千二十二　辛亥王五千二十三　壬子王五千二十四　癸丑王五千二十五　甲寅王五千二十六　乙卯王五千二十七　丙辰王五千二十八　丁巳王五千二十九　戊午王五千三十　己未王五千三十一　庚申王五千三十二　辛酉王五千三十三　壬戌王五千三十四　癸亥王五千三十五　甲子王五千三十六　乙丑王五千三十七　丙寅王五千三十八　丁卯王五千三十九　戊辰王五千四十　己巳王五千四十一　庚午王五千四十二　辛未王五千四十三　壬申王五千四十四　癸酉王五千四十五　甲戌王五千四十六　乙亥王五千四十七　丙子王五千四十八　丁丑王五千四十九　戊寅王五千五十　己卯王五千五十一　庚辰王五千五十二　辛巳王五千五十三　壬午王五千五十四　癸未王五千五十五　甲申王五千五十六　乙酉王五千五十七　丙戌王五千五十八　丁亥王五千五十九　戊子王五千六十　己丑王五千六十一　庚寅王五千六十二　辛卯王五千六十三　壬辰王五千六十四　癸巳王五千六十五　甲午王五千六十六　乙未王五千六十七　丙申王五千六十八　丁酉王五千六十九　戊戌王五千七十　己亥王五千七十一　庚子王五千七十二　辛丑王五千七十三　壬寅王五千七十四　癸卯王五千七十五　甲辰王五千七十六　乙巳王五千七十七　丙午王五千七十八　丁未王五千七十九　戊申王五千八十　己酉王五千八十一　庚戌王五千八十二　辛亥王五千八十三　壬子王五千八十四　癸丑王五千八十五　甲寅王五千八十六　乙卯王五千八十七　丙辰王五千八十八　丁巳王五千八十九　戊午王五千九十　己未王五千九十一　庚申王五千九十二　辛酉王五千九十三　壬戌王五千九十四　癸亥王五千九十五　甲子王五千九十六　乙丑王五千九十七　丙寅王五千九十八　丁卯王五千九十九　戊辰王六千　己巳王六千一　庚午王六千二　辛未王六千三　壬申王六千四　癸酉王六千五　甲戌王六千六　乙亥王六千七　丙子王六千八　丁丑王六千九　戊寅王六千十　己卯王六千十一　庚辰王六千十二　辛巳王六千十三　壬午王六千十四　癸未王六千十五　甲申王六千十六　乙酉王六千十七　丙戌王六千十八　丁亥王六千十九　戊子王六千二十　己丑王六千二十一　庚寅王六千二十二　辛卯王六千二十三　壬辰王六千二十四　癸巳王六千二十五　甲午王六千二十六　乙未王六千二十七　丙申王六千二十八　丁酉王六千二十九　戊戌王六千三十　己亥王六千三十一　庚子王六千三十二　辛丑王六千三十三　壬寅王六千三十四　癸卯王六千三十五　甲辰王六

闢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成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音註靈公弑成公黑臀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紀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著成濟倡謀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克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說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註斷都亂反並同樂音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定王卯元年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奏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寖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音註陸渾之戎按地志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允姓之戎居之後為秦

晉遷於伊川遂從戎號渾戶門反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譏華夷之辨禁滑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音註赤狄始見經先儒謂唐叔子孫別在

狄者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宋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音註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丙定王辰二年四年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元年弑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音註郯巳姓國音淡今為東海郯向莒邑音餉今為承縣○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國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之於弱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音註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音註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之於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伏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己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

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早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音註比去聲夫平聲

冬楚子伐鄭

丁定王己三年五年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音註高固齊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當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異妄說不近於禮矣不足遠恥辱哉　音註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思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赦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不　音註見音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戊定王午四年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音註傳去聲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春秋傳卷十七

宋 胡安國 撰

宣公中

己丑定王九秦桓三楚莊十二

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文十鄭襄未五年七年三曹文十六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音註萊東方小國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鄫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黃父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音註黑壤晉地一名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歃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音註與音預並同朝音潮

文十秦桓四
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音註黃齊地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逆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於良屬日供積一日遭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若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音註使去聲並同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音註大音泰垂齊地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過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後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音註去起呂反籥羊畧反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思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礭後世法家專欲降君而不得其道至於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音註嬴氏宣公母也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既之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寢致於大廟拔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音註繫直吏反

晉師白狄伐秦音註白狄始見經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答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音註舒蓼二國名地譜上義陽之蓼先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蓋羣舒別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斷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音註敬嬴敬謚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也則四股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逐以子貴援例而亟立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立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音註祔音附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遷於廟祖於庭塟於墓以弔實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雷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音註雷力救反塴通鄭反下棺也

城平陽音註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辛酉定王九年晉成七卒齊惠公九年魯襄五曹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終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師伐萊音註萊從齊之小國

秋取根牟音註東夷國也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八月滕子卒音註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音註扈鄭地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於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音註成公卒子景公獳立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於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脽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之卿主社稷死之可也冶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音註為去聲見音現

宋人圍滕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音註將去聲比音彼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鄭轂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詳略皆欲治亂賊之黨

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音註洩音泄冶音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脽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之卿主社稷死之可也冶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音註為去聲見音現

耶不食其禄
如叔肸善矣音註當去聲

壬定王
戍八年十年晉景公孀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速元年
秦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讒及閽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桑泉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桑泉卑屈事已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音註惠公卒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音註崔氏謂齊大夫崔杼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而能弑君以其宗彊於此舉氏雜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泥而不通矣音註去聲

公如齊音註魯朝於齊止此

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徵舒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音註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若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國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隣有弑逆不

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實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音註王季子即劉康公周聘止此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音註繹邾邑○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凡伐皆不書公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邾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偪乎故四國伐鄭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音註宣公聘齊止此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遍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音註國佐即國武子○齊魯之交自此疎矣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於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善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頌為其眠及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容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楚子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

屬詞書其重著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頴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蕪以傳為案著也

癸酉定王九年十有一年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音註辰陵陳地○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楚莊以伯也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

中國不能令則吳楚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則以君父為弁髦以弒逆為常事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於攢函而不謀火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音註背音珮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音註攢函狄地攢才端反函音咸○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收攻于羣狄至往會為晉畏甚矣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夷狄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緫小利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音註不言楚子之也而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徵舒輸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莊王也

丁亥楚子入陳音註楚入國書爵入于楚以討賊始此○先書殺後書入于楚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戮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復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彊納之者也為楚莊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音註

諸音

春秋傳卷十八　宋　胡安國　撰

宣公下

甲子王十年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宋文十四秦桓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隣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邑為患從輕典不著其惡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惡陵上國近逼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音註達道左傳作達路公羊作路衢

音註邾鄭地也一音必又音鼄

戰而言及主爭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著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仕戍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棄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逼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爭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七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罷而晉進是棄晉師於誰責爭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音註棄書救鄭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音註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賢主之何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音註清丘衛地○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為盟也書法如惡曹鹿上中國又無伯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矣侍清邱然後惡其反覆乎清邱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侍貶而惡見者也又矣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斷以槩楚謀之不滅孰大於是故國卿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書盟主益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音註蕭宋附庸國

音註靳音祈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書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明則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矣

乙定王十丑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著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音註書名以罪討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何為稱國以殺而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眾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謀本故責宋為深若宋國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致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

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贊旒陪旦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丁定王十卯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杞桓四十三宋文十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秦桓十一楚莊二十七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音註魯大夫始特會楚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虐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

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音註比去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音註凡平不書必鬬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不備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

著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樂會之美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擅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築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世羊陸放其所為交歡邊境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中華之士孚使子反果忠莊王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音註潞赤狄之別號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著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著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郎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獯鬻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為政而殺之又俘潞子之目則鄧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孰鄧舒輯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音註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誓獯鬻合老反輁音惠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音註召音邵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假其君之命則不君君不君則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臣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音註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朝音潮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庶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音註無婁杞邑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音註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註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衛雍註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者惡法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是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螽生音註螽音終又音院

始生曰螽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已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螟而遷至于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繁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之矣經所以獨而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定王十
辰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
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
十四宋文十八秦桓
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闢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音註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

夏成周宣榭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十八 十一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郚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郚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著其廟制如榭也宣廟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音註呂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高弟郚皮戀反敦音對

秋邾伯姬來歸

按左氏邾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詩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敘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音註大有年謂五穀大熟也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著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著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著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十八 十二

已定王十
巳五年 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
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
四十五宋文十九秦
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音註文公卒子景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音註文公卒子昭公卒子靈公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邾文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音註斷道晉地斷音短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音註肸許乙反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季孫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隣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謂國以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陽穀大戰於鞌遲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公伐杞音註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音註戕音牆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狄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軍旅車徒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慶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音註咎音

甲戌楚子旅卒音註莊王卒子共王立楚始書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胙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絏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怨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格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音註笙魯境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主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傳卷十八

春秋傳卷十九

宋 胡安國 撰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定王十七年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襄公十五年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頃公九年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文公二十一年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十年時郤克為政魯成公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是為厲公四年樂書為政厲公是年

衛 穆公十年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景公二年

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韓厥為政

曹 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文公十年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成公九年

杞 桓公四十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
立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十
七年定公卒宣公捏立

許靈公二年魯成公
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
公元年

楚共王元年魯成十六年子反將中軍子重將
左戰鄢陵楚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桓公十五年魯成公十
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邾始見經
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
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實食喪祭冰皆與馬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逆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徵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士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音註廣古曠反並同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令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歸寡救之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懼君父之

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音註茅戎別種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樂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壬申八年 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宋文二十二辛蔡景三秦桓十六楚共二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

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窒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音註斷音短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音註新築衛地夫帥師於是始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亦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音註

袁婁齊地去齊五十里○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脩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葦戰之慫也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葦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怙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

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合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

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音註文公卒子共公立

庚寅衛侯速卒音註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音註汶陽魯地汶音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矣孫寧衛孫良夫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音註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拂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

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棄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　定王十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丙戌　定王十七年　晉景十二年　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　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邾之役也逐求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夫討邾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覬釁也送東役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器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捷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音註　鄆芒表反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紀災異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桓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桓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雄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流俗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音註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貳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音註廧咎如赤狄別種也廧音祥咎音皐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音註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音註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音註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侯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做秦鄭則中國無在祇矣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遑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

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刦在中國則從中國刦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音註宋始聘魯

冬十有一月葬陳桓公

四年

鄭襄十八卒曹宣公十二衛定二蔡景五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音註宋始聘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音註襄公卒喪公貴立

杞伯來朝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音註鄆魯西邑音運

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以著其惡也

乙定王二十
亥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
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
桓五十一宋共三
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音註叔姬魯僖公次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音註仲孫蔑孟獻子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音註穀齊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九 十二

梁山崩音註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七國三十二其明著其事應而書之應亦慴矣春秋不書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音註定王簡王之子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音註蟲牢鄭地在陳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丙簡王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
子元年 六年 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
四秦桓二十楚共
六吳子壽夢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九 十三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墠有禘則祭無禘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音註墠音善

取鄆音註鄆附庸國音尊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

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
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
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
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
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
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
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
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
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節右
抑臣以辨上下每謹
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音註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音註費音秘○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
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
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
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
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
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
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
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
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
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音註楚始書大夫將自是必圍滅而後貶人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必據所作之而不赦者大一統以
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
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
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
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
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
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
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衝執俘計功受賞
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
羣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
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戰而知還
也亦庶幾哉

丁簡王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
丗二年七年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
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
三宋共五秦桓二十
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音註鼷音兮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
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七字人
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
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
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音註解音球

吳伐鄫音註鄫音謗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音註朱長文按宋鑑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音註馬陵衛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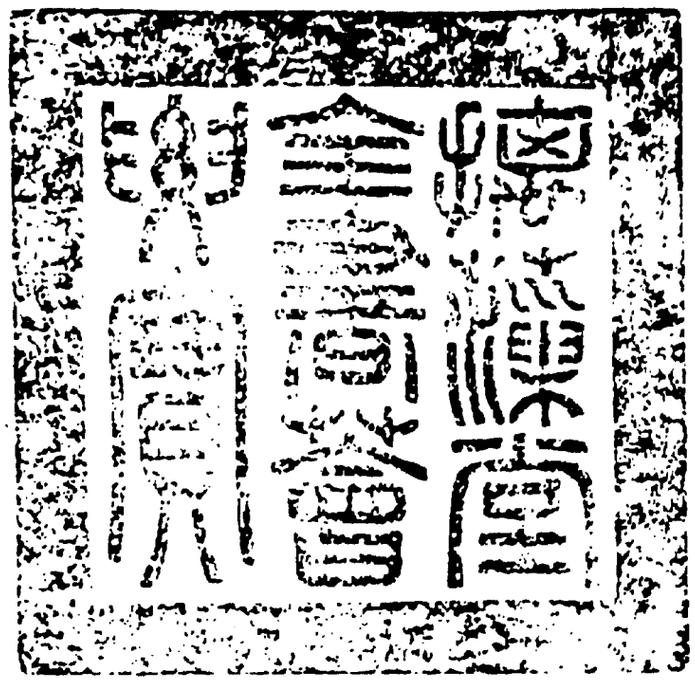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徹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音註州來楚邑○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謄録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傳

經部

春秋傳卷二十 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十

春秋傳卷二十

宋 胡安國 撰

成公下

成簡王八年 晉景十七 齊頃十六 衛定六 蔡景九 鄭成六 秦桓二十二 楚共八 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徵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音註公孫壽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

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亂樂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音註召音邵賜命止此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晉侯使卒欲為後鑑使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音註蒲衛地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

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音註項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鄭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鄭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音註鄆莒別邑

也○伐稱名入稱人

書法與會蜀盟蜀同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城中城音註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苔雖特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鄢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庚辰　簡王五年　晉景十年　齊靈公十四　陳成十八　杞桓五十六　宋共八　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　吳壽夢五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第以為後戚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齊人來媵音註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音註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獳乃倏反

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辛巳　簡王六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齊靈二　衛定九　蔡景十二　鄭成五　曹宣十五　陳成十九　杞桓五十七　宋共九　秦桓二十五　楚共十一　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音註犨尺牛反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壬　簡王七年　晉厲二　齊靈三　衛定十　蔡景十三　鄭成六　曹宣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八　宋共十二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音註周公天子三公也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

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徵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音註瑣澤地闕公羊作沙澤○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音註交剛狄地

冬十月

癸簡王未八年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音註錡魚綺反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

曹伯廬卒于師音註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簡王申九年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音註渠丘公卒犂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音註婦姜氏有姑之
常稱也若妾姑

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
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
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
有尊卑以道遠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
境上或迎之於所
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音註定公卒子
獻公衍立

秦伯卒音註桓公卒子
景公立

乙酉十年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衍元年蔡景
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
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
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
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
弟不可為兄嗣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定同盟于戚音註國佐齊大夫
國武子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音註特書晉侯討有罪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
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
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
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
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音註共公卒子
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音註宋殺其大夫山此蕩澤稱國以殺而
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魚石公
子目夷
曾孫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
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
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
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
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氏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書
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
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

知矣蘇轍謂使元悚祿顓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若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比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音註喜即子罕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音註黶音黯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音註鄢陵鄭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逴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音註沙隨宋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盟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音註喜即子罕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音註黶音黯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音註鄢陵鄭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逴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音註沙隨宋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盟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

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會于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音橫去聲難萬旦反背音佩應於證反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音註尹子周卿士子爵也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當絕也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丘音註苫丘晉地苫音條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音註晉許魯平

故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鄑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宣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戮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戮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苫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丁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音註北宮括衛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音註柯陵鄭西地此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音註高無咎齊大夫也

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音註罃乙耕反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音註貍脹地闕貍力之反脹市軫反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音註貜音躍且音狙○定公卒宣公姓立

晉殺其大夫郤至

楚人滅舒庸音註舒庸東夷偪姓之國

戊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晉厲公九 鄭成十二 曹成五 陳成二 十六 蔡景十四 宋平三 秦景四 楚共十八 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音註厲公弒悼公周立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說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厲公於匹嚻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藥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嚴而於藥武子閻罟如此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詳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音註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敵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世也諸侯託於諸侯非禮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而復入者已絕其言復入者已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音註築墻為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音註魴音房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音註虛打宋地打他丁反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卷二十一

宋 胡安國 撰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簡王十四年魯襄公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

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襄十九年知罃為政襄二十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犂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犂比公襄三十一年犂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 宣公三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子囊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襄二十二年薳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囊為令尹襄二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子囊伐吳卒子重為令尹襄十九年晉執悼公襄二十六年子南為令尹襄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襄二十八年宋平公合諸侯之大夫于宋襄三十年子南為令尹襄三十一年楚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秦 景公五年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戴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末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己簡王十丑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杞人次于鄫

音註 鄫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伯之數難

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音註 鄫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伯之數難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音註 降平聲 為去聲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音註 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音註 晉侯使荀罃來聘

音註 剽匹妙反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牒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

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霊王 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
寅元年 二年 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
六宋平五秦景六楚
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音註姜氏襄公
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音註睔古困反○成公
卒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靈王 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
卯二年 三年 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
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
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音註楚始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音註長樗晉地
樗敕居反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
邾子宣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音註雞澤衛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皐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

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
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
王人也而不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曹于柯陵之歲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
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
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
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
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
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
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
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
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音註惡去聲下同要平聲見去聲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音註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壬靈王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
辰三年四年晉悼四齊靈十四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
平七秦景八楚共二
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音註成公卒子哀公溺立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

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
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
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
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
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
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
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音註姒氏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音註定謚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癸靈王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
巳四年五年晉悼五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
宋平八秦景九楚共
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音註以鄫叔孫豹鄫世子比魯大夫故書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音註善道吳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宣比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音註戚衛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

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音註好去聲為去聲見音現

公至自會

冬戊陳音註戊不書惟悼公之戊陳鄭也特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甲靈王午十五年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音註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與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音註宿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音註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

乙靈王未六年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陳哀三杞孝公匄元

年宋平十秦景十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鄫子來朝音註鄫國名少皞之後音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註費魯邑音秘○自城費而季氏始強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丈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善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音註鄬鄭地音委又音為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音註髡苦門反鄬鄭地七

報反又采南反卒于鄬為子驅所弒也僖公弒簡公嘉立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侮慢大臣蔡侯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君臣者禮義之所持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侯與荊楚則是有貳心非禮義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貳心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爛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鄬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鄬邑也其曰卒于鄬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音註瘧魚畧反為于偽反夫音扶下同

陳侯逃歸音註自是凡會同無陳

殺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

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傑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音註邢丘故邢國今河內平皐縣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湨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妃而稱人誰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丁靈王 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酉八年 九年 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音註姜氏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音註戲鄭地音義

鄭之見伐於楚子馳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馳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糇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

蕭魚之會音註艾魚反以美之

楚子伐鄭

戊靈王元年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音註柤音查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音註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偪音福又音逼○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黔比邾子宣齊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音註此悼公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音註盜賤者也以賤者而曰殺三卿

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閫閾之外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音註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

一國之辭也邢鄫部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篤賈二年鬬椒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鄭云爾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犨牡王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戍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敵也駐師扼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己靈王 晉悼十一 齊靈二十 衛獻十五 蔡景
亥十年 十有一年 三十 鄭簡四 曹成十六 陳哀七 杞孝
五宋平十四 秦景十五 楚
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

作三軍音註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也

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平 衛侯獻 曹伯成 齊世子光莒子 邾
子宣 滕子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音註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音註亳城鄭地亳蒲

楚子鄭伯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音註復扶又反見音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音註蕭魚鄭地此悼公三駕之三〇伐鄭是
會于蕭魚序續也〇公自是
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
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
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
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
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
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註即伯有公孫輒之子
冬秦人伐晉

襄公中

庚靈王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晉悼十二魯襄元年 十有二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
子一年 蔡景三十一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鄆音註台魯邑今琅琊費縣有台亭音胎又臺怠反
鄆莒地也逆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
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

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
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
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
敢為也胎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
由來者
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音註壽夢卒子諸樊立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辛靈王十丑二年 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鄭簡六曹成十八陳

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音註邾小國今任城元父縣有邾亭是已音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音註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音註防臧氏邑

壬靈王十寅三年　十有四年晉悼十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靈宋人平衛人

鄫鄭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牟比邾人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音註蠆丑邁反向鄭地叔老聲伯子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伯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書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牟比邾人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音註晉秦兵爭止此晉秦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己未衛侯出奔齊音註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罪若何告無罪而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于戚音註戚孫林父邑○於是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于戚以定之襄貶之除大夫無

癸靈王十卯四年　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音註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音註劉劉夏天子大夫劉采地夏名也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音註單音善

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邾音註邾成之外城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音註成魯地遇魯地○書至遇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音註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靈王十辰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宋平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音註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古閔反○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所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所言大夫而不序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難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彼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觀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垂去聲待後世之意也　音註與去聲見音現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音註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音註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吳楚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乙靈王十巳六年　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

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音註牼音坑○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音註石買衛大夫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音註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音註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丙靈王十午七年　十有八年晉平三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聘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不與其朝聘此乃天子而諫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音註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

于比華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音註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數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

諸侯之伐而免其國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音註沮在呂反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丁靈王十未八年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二十三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音註祝柯齊邑今齊州禹城縣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音註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水漷音郭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音註靈公辛子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莊公光立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惡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音註西郛國都外城之西郭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音註柯黃地今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音註武城魯邑今泰山南武城縣

戊靈王十二十年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申九年鄭簡十三曹武二

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
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㦸比盟于向音註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音註澶淵衛地在頻丘縣南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凡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出其母弟也退不能正國慢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退不能達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己靈王二酉十年　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

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
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音註漆邾邑今山陽南平縣有閭丘亭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鄙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邿子商任

音註商任地闕任音壬

庚靈王二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晉平八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音註子于叔齊也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黎比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音註沙隨宋地

按左氏會于商任鋼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敖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逆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鋼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鋼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音註追舒即于南也

辛靈王二亥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晉平九蔡景四十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音註孝公益始立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懟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懟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其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諧懟之於大國而不能辦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音註曲沃晉邑在河東聞喜縣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黡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逆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鋼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音註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音註雍榆晉地今汲郡朝歌縣東有雍榆城雍於用反榆一作渝○次而後救匿其救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

己卯仲孫速卒音註仲孫速莊子也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音註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壬壹王二子十三年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四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音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音註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也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山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遊以救饑芟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救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音註舍音捨沴音戾

於盧王二丑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音註杼音主○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遏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闇而莊公娶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師與之盟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拊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音註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重丘齊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重平聲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戕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劑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音註舒鳩偃姓子爵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音註謁於葛反巢吳楚開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諸樊卒弟餘祭立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

非棄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甲靈王二寅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三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音註殤公弒獻公復歸衛剽匹妙反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衛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

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首矣音註說音悅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音註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在乎疾疢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

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音註知去聲衎音栞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音註澶淵近戚地

蓋以討衛而

疆戚田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音註痤才禾反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閒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音註甯公卒于楚悼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春秋傳卷二十三

宋 胡安國 撰

襄公下

乙靈王二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
卯十六年二十有七年晉平十
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
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
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音註景公即位
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
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音註屈居
勿反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貽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耳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惠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出奔晉託於木門不衛國而坐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貶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殺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音註鄉音向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音註於是晉楚爭先乃先

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於牡上而已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鮑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興衰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

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慕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靈王二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
辰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晉平十四
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
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音註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音註仲孫羯即孟孝伯

冬齊慶封來奔音註崔杼之黨淫而出書名罪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音註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音註靈王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音註康王卒弟郟敖立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赴之非禮也

丁酉王巳元年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三楚郟敖元年吳餘祭四哉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音註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闍弒吳子餘祭音註闍音昏祭音債○餘祭卒弟夷末立改名餘昧

穀梁子曰闍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通怨賤人非所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闍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闍使守舟吳子觀舟闍以刀弒之亦通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武莒人犂比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協宗周之懿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毋家周人怨思扈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為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音註肆以二反屏音丙

晉侯使士鞅來聘音註士鞅士匄之子范獻子郎

杞子來盟音註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褒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傳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無貶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吳子使札來聘音註吳聘始吳始君臣並見吳驟強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猶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季子不受去之延陵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爭季子季子不受去之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吳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貶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綦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綦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

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隱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吳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貶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綦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綦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音註高止高厚子也北燕姬姓之國名公爽之後今燕國薊縣是也

音債惡去聲舍上聲為去聲

音註長上聲下同祭

北燕始見經

秋仲孫羯如晉

戊景王十二年 三十年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四十九拭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音註薳于委反罷音皮。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音註景公弒靈公般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音姆音茂註姆冠去聲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柄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犂比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音

註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傳曰不書魯大夫譏之也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誅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能全其節守死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思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弒其君是幾于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天地之心五行之秀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而蔡景公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討而特書葬桓宣慕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慕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

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曾其莫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美害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己景王未三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末二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亦書卒何以別乎曰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豹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音註諸侯來會葬始於此

己亥仲孫羯卒音註羯居竭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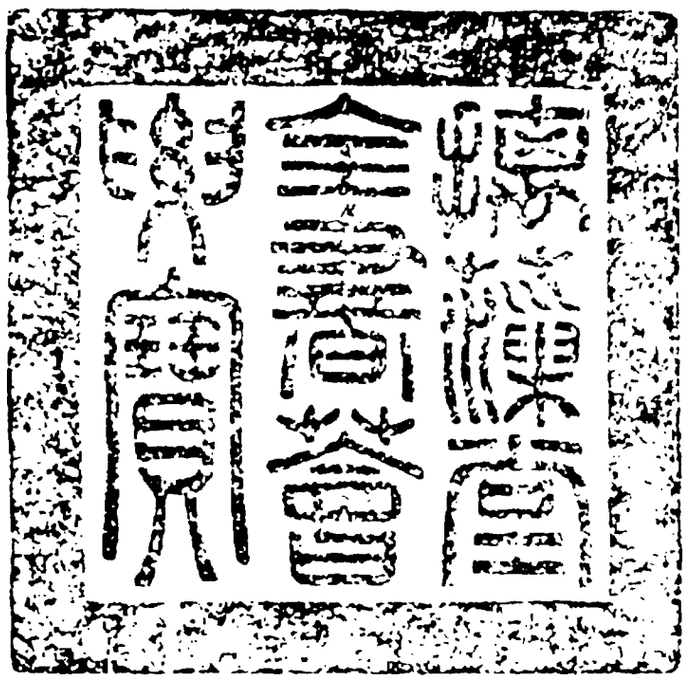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音註弒比公弒子展輿立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精意大旨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

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四

經部

春秋傳卷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二十四

宋 胡安國 撰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景公七年

晉 平公十七年趙武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宋 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衛 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卓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子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戊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薛獻公穀卒入春秋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展輿元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納郊公

邾 悼公十五年魯昭公九年遷于東昭十八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悼公六年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楚 郟敖四年魯昭公元年楚圍弒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昭王軫立

小邾 穆公十三年魯昭公九年遷于東昭十八年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夷末二年魯昭公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六年蔡靈二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

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音註招音韶虢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耦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親其事

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愒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音註歃色洽反狎戶甲反愒乃亂反

三月取鄆音註鄆莒邑○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盟未退而魯伐莒遺承諜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難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于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勤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音

註鄆音運亢苦浪反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音註鍼其廉反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愛其子不羞以禮是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羞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尊愛人父以能友責人凡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凡弟禽而後父母順焉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矣故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音註悼公穿立卒莊

音註差楚宜反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註大鹵晉地今太原晉陽縣鹵音魯○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無獲戎失華毋乃不可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戮也子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大鹵晉地也按六月宣王北伐至於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壤亦宜其過在戮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卑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音註去起呂反

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前言衛侯入于衛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小白入于齊有前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音註麇倫反九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繞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所建聞也又曷為

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蕘則書革則書革弒則書弒蕘則書蕘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蕘或不蕘或革或不革或弒或不弒或蕘或不蕘或革或不革或弒或不弒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郯款實弒而書卒何哉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合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草其為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慕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者憚之甚憫之甚者憚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慕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景王二十五年　晉平十六曹武十三秦景三十六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音註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恥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人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

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縱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及累乎上也音註公孫昭元年好去聲數上聲厭平聲女上聲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而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輕復終復失國出奔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至於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禍小故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他國誰敢朝夕在庭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漸矣晉音註亟見左傳昭公習儀以

年少去聲還音旋適丁歷反比去聲

壬景王二十六年　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一宋平

三十七秦景三十八
楚靈二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音註成公辛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

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正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

癸景王二十四年晉平二十衛景十六蔡靈五鄭簡二十三楚靈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肖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証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音註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宋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青命於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鄭音育

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覺其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歸而公孫于齊覺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音註與音預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陽虎專季斯因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楚人執徐子音註書執徐子危會而降之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音註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鄫徐滕小邦宋不在列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音註楚子欲行伯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音註賴小國公穀作厲

九月取鄫音註鄫莒邑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景王二十一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音註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音捨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歸而公孫于齊覺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音註與音預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陽虎專季斯因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音註牟婁防茲俱莒邑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識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音註蚡泉魯地蚡扶粉反

秋七月公至自晉

秦伯卒音註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音註

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憂齊慶封殺之討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者楚謀之失也

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大伯之後也楚徐越雖比於裔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且吳楚徐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裔狄而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乙景王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

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音註文公卒公立

葵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閽寺殺世適而父子之恩絕矣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登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真書而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音註罷音皮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丙景王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蔡靈八寅十年七年晉平二十四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音註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

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故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音註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音註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音註招音韶○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恚自殺

丁景王十二年 晉平二十四魯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加一年 八年 靈九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此公子招特以弟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狗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音註戕在良反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音註哀公卒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音註溺乃弔如晉音註賀厎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音註蒐戶求反紅魯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舒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皆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春興之則違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眛於履霜之戒甚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音註孔奐公子招之黨

葬陳哀公

戊辰 景王十二年 九年 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宋平四十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音註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衛趙鞅會楚子于陳諸夏之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滅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益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殼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玃如齊音註玃音攫又俱碧反

冬築郎囿

己景王十三年 十年 晉平二十六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玃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孫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

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音註將去聲與音預

戊子晉侯彪卒音註平公卒子昭公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音註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音註般音班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殺之疏若以討賊也雖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疏若以討賊也雖誘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疏若以討賊也雖誘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疏若以討賊也雖誘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子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子也假使立子其位而般死於楚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音註易去聲降平聲

辛景王十未五年　十有二年晉昭二簡三十六辛曹武二十五陳滅杞

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末十四

春齊高傾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音註三年燕伯奔齊高傾高侯玄孫納之于陽內弗受也陽即高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音註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音註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音註熊公作然穀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音註慭公羊傳作整

楚子伐徐音註徐吳之姻國

晉伐鮮虞音註鮮虞姬姓之國○始伐鮮虞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於狄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以楚之事為可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若行楚之行則綱淪法斁極矣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春秋傳卷二十五

宋 胡安國 撰

昭公中

壬景王十申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戴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音註費邑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音註惡去聲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戴其君厥音註君王

乾谿楚地在譙國城父縣南靈王為之拔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屬失職以棄疾命名比于晉既至齊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戴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之臣虔又戴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戴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音註公羊傳殺作戴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戴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子皙以為君則公子鱄為令尹疾為司馬益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樂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鋤之如晉之於樂盈比人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戴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戴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翕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然身居令尹都貴盛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解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成之意明矣 音註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樂盈事見左傳裏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事見左傳裏公二十七年底音旨夫音扶

在於代比而非討曲直之繩墨而慊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亹）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音註（平丘）衛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名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以禮乃敢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服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圍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音註（虒音斯橫去聲拂音弼惡去聲）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音註（書同盟劉子與盟也）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卒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東牲不歃相命而信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絕凡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

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後世鑒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善乎詞簡去聲音預殺去聲惡去聲音註（閒去聲與預同）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命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憚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音註（要平聲與音預）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救鄆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黜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攸敘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鄆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之故又非貽公意也徒以鄆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逐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貪賄而下貪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昔之諭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音註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二十五

之子廬歸于蔡悼於是楚平王封陳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簒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當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音註著丘公卒于郎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

舉外以赴告曰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也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

舉也不書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實訴其殭鄆取邾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

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怒不棄義惡不忘親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故不書葬也昭公時雖與齊戰而慶弔往來施賻之常禮也以此見昭公之專恣失若意如者其徼狠修怨敢施於昭公

夫何也小人冊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

冬葬曹武公子意恢音註為去聲中去聲

春秋傳　卷二十五　七

為其國乎音註為去聲遠去聲

卷末卒音註卒于

王僚立

十有五年音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

十一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

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曹子問

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

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

其所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樂而闋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己猶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

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而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音

夏蔡朝吳出奔鄭

註去上聲

大音泰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有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

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昌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俾朱喪太

子建殺連尹奢屏王其曰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屏去聲中去聲遠去聲

屏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

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

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音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註去上聲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音註當於初伐眼餘實錄而已爾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

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儳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乙景王十亥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年卒齊景二十二衛靈公十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音註齊景有志於代興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音註戎蠻子嘉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貶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至于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蒯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音註數音朔選去聲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音註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景王二子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二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音註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闔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繞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音註父上聲處上聲

冬有星孛于大辰音註大音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

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民氣所感固將壅閼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音註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事見左傳二十二年二年適音的單音善暴音僕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音註長岸楚地○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君臣不見經者

十八年吳入郢矣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衰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勤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音註白羽楚邑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此自葉遷也

六月邾人入鄫音註鄫小國姒姓禹之後也音禹又音矩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求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衆推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音註白羽楚邑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此自葉遷也

六月邾人入鄫音註鄫小國姒姓禹之後也音禹又音矩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求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衆推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丁景王二丑十一年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音註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音註天火曰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懼備至于書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瑕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春秋傳卷二十五　十三

春宋公伐邾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鄫人籍稻邾人襲鄫盡俘之鄫子曰余無歸矣從邾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鄫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鄫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音註悼公弒止奔晉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罷質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

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長惡惡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

春秋之音矣

音註善去聲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駿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擇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顛乎曰豹之不義夫人

音註見音現　齊音齋

己景王二十六年音頃四齊景二十三年蔡平侯卯十三年二十年音昴八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音註公孫會子臧采邑莫公反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音註平公卒太子朱立

庚辰十四年景王二景王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音註宋南里宋之南鄙也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廓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漏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音註有入于戚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音註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音註朱奔悼公東國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卷二十五

春秋傳卷二十六

宋 胡安國 撰

昭公下

辛景王二十己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蔡悼二鄭定十魯悼四陳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

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殪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贊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閒音註昌閒魯地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貴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苹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分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路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放泰山以雍徹其享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此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音註景王崩悼王是冬卒弟敬王立

公逐覇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高祖二年本紀

六月叔鞅如京師音註叔鞅叔弓如京師始此

葬景王王室亂音註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于帶亂音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伐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學于配嫡以本亂着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于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黑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特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音註分去聲王居无咎澳九五象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音註王城郟鄏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姘逆為後世之深戒也音註單音善殺音賽

冬十月王子猛卒音註按通鑑王猛為庶弟子朝所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敬王元年

午元年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音註叔鞅叔弓之子軼之弟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郟音註郟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郟郟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徵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徵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郟而罪自見矣音註躒即狄反徵知陵反守手又反見音現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音註悼公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音註齊納郟公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勑苟鑄勑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郟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郟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

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音註好呼報反惡烏故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音註雞父五結反○地父音甫夏齧徵舒玄孫齧國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自入春秋未之有也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天王居于狄泉音註狄泉京師地闕○居于狄泉言未得至王猛之母弟也居于狄泉地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譏之東王子朝入於狄泉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音註此尹文公圍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唯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衛書子突奔名子瑕立

名子朝

癸敬王未二年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

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音註仲孫貜孟僖子也貜俱縛反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音註意如稽顙於昭子叔孫以逐君責意如事見左傳二十五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音註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岩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甲敬王申三年二十有五年魯頃九奔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音註詣五計反黃父晉地即黑壤父音甫○於是敬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以明年而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繼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音註鸜鵒鳥名鸜其具反鵒音欲○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記異也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

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為虐宗臣仲山甫出守於外內外協心以弭災變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三年地震旱乾為虐相繼而起事見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肜音融又音同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音註

陽州齊魯竟上邑孫音遜下同○公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音註

雨于地震四見於經事見三年四年大雨雹十九年二十三年地震旱乾為虐相繼而起事見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肜音融又音同

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往也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愚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敗郈昭伯逐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者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慫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也難之時也在易也之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六五曰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也其膏施未光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音註

唁音彦野井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踰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音註

曲棘宋地今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是也○元公卒于景公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于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

逆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乙敬王酉四年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杞悼二宋景公樂元年秦哀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通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音註

類反

鄆陵地闕

市轉反○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郯嘗盟于蒲遂十九年宋邾邿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音註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音註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卒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之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之入也其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音旋孽魚列反適音嫡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註知音智離音遭還音取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靳於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跡薄子猛將靳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而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除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音註惡烏故反適音嫡

丙敬王戊五年二十有七年音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五杞悼三宋景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秦哀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公子留

春秋夏四月吳弒其君僚音註僚公子光立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凡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音註為于偽反舍音捨

冬十月曹伯午卒音註悼公子臧立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敬王亥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音註乾侯晉境內邑在魏郡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音註寧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音註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敬王子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使高張来唁公音註高張高偃子

遣使来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矣諸侯設禮以享而使卑獻遣使来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其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曹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音註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凡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吾獲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音註徵知陵反罟音古擭胡化反反從才用反艾魚刈反行下孟反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公在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

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音註復扶又反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音註去上聲○頃公卒于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庚敬王寅九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二十七衛靈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哀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音註

躒力狄反適歷晉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晉士執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貨所以死於外也褒昭之深切之也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君如在乾侯有貳心焉故晉人止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其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之意矣音註見音現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音註穀公卒子穀梁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来奔音註傳曰邾黑肱也其不繫之邾濫當自別於邾也圍戚不曰圍衛戚取鄆不曰取我鄆皆如二君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敬王卯十年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

夏吳伐越音註吳始伐越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音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音註世叔申世叔儀

孫也國參子產子也○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

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寧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季氏衛侯失國猶天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圖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圖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

經部

春秋傳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二十七　宋　胡安國　撰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二年

魯　定公五年魯定公九年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鄭　獻公三十九年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魯定公十三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靈公二十六年

蔡　昭侯十年

曹　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子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許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弟元公成立

楚 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秦 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越子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率師伐越句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壬辰 敬王十一年

杞 悼九宋景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闔廬六

元年

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十六蔡昭十鄭獻五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

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音註 見音現傳林憖反爾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音註 幾音機大夫專執於是始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郰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書

音註 為于偽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後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劍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不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公之薨定公即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音註 貴音奔隤徒回反伺音笥見音現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音註 煬羊去聲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音註中陟仲反應於證反

癸敬王十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音註觀音貫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孰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一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

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一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音註莊公隱公益立子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音註拔魯地公羊傳作枝

乙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未四年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弒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音註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

鄭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台陵侵楚音註晉楚交兵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台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守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衷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

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編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音註傳林懇反為于偽反暴滿卜反還音旋下並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音註姓音性又作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音註皐鼬鄭地即成皐也鼬由又反○有晉侯在何以書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音註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音註劉卷即劉蚠也卷音拳又音捲○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音註士鞅即范鞅孔圉即文子

葬劉文公音註劉文公即劉卷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音註柏舉楚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囊瓦即子常也○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惔之吳吳子興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皆進吳也而楚囊瓦貶稱人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非義所擊則以凡舉可矣音註見音現

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名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慊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褒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音註橫去聲長上聲悛音痊復扶又反敗必邁反易以豉反嚭普鄙反樂音洛見現音遷

庚辰吳入郢音註郢楚都文王所遷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音註譽平聲

丙敬王十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申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音註傳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吳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楚稱子矣吳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肸及視罪與肸同而書卒者以書卒公子肸事之變卒之也仲遂殺惡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音註見音現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辟音僻傳林癒反及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音註婼之子即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丁敬王十四年晉定八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一蔡昭酉六年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音註游速

太叔子○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音註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趙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齊侯衛侯盟于沙音註沙晉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音註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八年鄭獻十二曹伯陽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衛靈三十三蔡昭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六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音註靖公卒子伯陽立

戊敬王十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音註反音古前使去聲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音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

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爲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音註施始智反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註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音註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蟜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音註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音註先公閔公僖公也欲去三桓而爲此也陽虎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葬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祀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祀先公於太廟蓋欲著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先公於盜竊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牲實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音註馮山字允迪普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見音現

盜竊寶玉大弓音註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孔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音註蠆敕邁反○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敕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弓周公和之弓垂之竹矢莫

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反見
音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音註五氏晉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絶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蜀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音註哀公惠公卒孫立

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卷二十八

宋　胡安國　撰

定公下

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辛敬王二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音註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不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音相息亮反譟素報反好呼報反偪彼力反屬章欲反與音預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音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犂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音註濟子禮反相息亮反從才用反妾音忘喪息浪反處上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音註邾魯邑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邾鄉邾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邾叛不書於策書圍邾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邾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僖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音註惡烏故反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音註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音註彄音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吾汪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音註魋徒回反扶敕乙反為于偽反汪古況反見音現脅虛業反

壬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鄭聲二曹陽三陳閔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音註蕭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貸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音註從才用反別筆列反

冬及鄭平音註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

叔還如鄭涖盟音註叔還叔詣曾孫弓曾孫一云

癸酉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音註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註墮毀也音隳郈叔孫氏之邑費以是為三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相魯也

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叔還如鄭涖盟音註叔還叔詣曾孫弓曾孫一云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音註孟彄孟繫子也彄苦侯反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師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音註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音註成孟氏邑○公行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

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按左氏將墮成公敏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傷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註邯音寒鄲音丹午鞅同族舍如字之罪音註置也射食亦反行戶郎反閒去聲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令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名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泚于鄭會于夾谷畏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書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音註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辭也

反復扶又反

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於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戮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衷徇韓魏之請而訐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謂其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去起呂反喪息保其爵位倘庶幾乎音註浪反惡烏故反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音註牂音臧。頓欲事晉而絕陳好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音註北宮結公戌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音註檇李今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檇音醉。此越句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禦敗吳師射闔廬闔廬卒于夫差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於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音註句古侯反事也

初佳反

唯以水反

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慈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於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音註句古侯反行戶郎反屬章欲反稽古兮反夫音扶差

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惠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去起呂反喪息保其爵位倘庶幾乎音註浪反惡烏故反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人圍朝歌公會齊衛於牽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註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音註賑市軫反○周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註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托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

衛公孟彄出奔鄭音註公孟彄蒯聵之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音註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邾子來會公音註會公於比蒲

城莒父及霄音註莒父霄二邑名父音甫

丙敬王二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二秦惠公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公午十五年十有五年晉定十年蔡昭二十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註鼷音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非滅之者獨有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音註吳之入楚定公四年為于偽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音註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蒲隊音註蒲宋地

邾子來奔喪音註諸侯來奔喪於是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
冬城漆音註漆魯邑

春秋傳卷二十八

春秋傳卷二十九

宋 胡安國 撰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四十一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所載按諸本敬王崩或作哀公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公二十年未詳孰是

鄭聲公七年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驁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晉定公十八年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於黃池吳始稱伯

宋景公二十三年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衛靈公四十一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輒復入

蔡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弒子成侯立

曹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閔公八年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莒郊公

邾隱公十一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因諸樓臺栝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元公十年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詳見昭公元年

楚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子悼公立魯哀十一年悼公卒子共公立

吳元差二年魯哀公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五年楚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句踐二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於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為伯越兵横行於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丁敬王二未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音註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於自克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於敬王則愈於陳蔡書歸矣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其報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音註降戶江反下同壞音怀復扶又反見音現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諒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

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音註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據孝經强其丈反見賢遍音升

秋齊侯衛侯伐晉音註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誠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春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敬王二申十七年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音註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音註句繹邾地句音句○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而興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蠆于戚於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蠆于戚於趙鞅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矣定公之薨邾子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誠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春秋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音註靈公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音註滕朝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蠆于戚音註戚衛邑○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蠆賕入于衛衛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蠆賕復國而書納者見蠆賕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蠆賕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蠆賕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忘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蠆賕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興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蠆于戚於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蠆于戚於趙鞅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

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音註易見並去聲數上聲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音註鐵衛地在戚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音註說如字降戶江反還音旋背音佩復音伏介閒厠反

己敬王二十年晉定公十八年三年蔡昭二十四宋景二十五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秋傳卷二十九 六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音註前瞶在戚而齊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瞶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瞶前稱世子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齊為首以詐殞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宋為首以詐殞公石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李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故啓陽城

音註衰初危反殺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音註啓陽魯邑今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音註公孫獵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庚敬王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戌十九年四年晉定二十八殺鄭聲十二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音註昭侯殺子成侯立○書曰盜疏且賤者也以為貴近無人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宮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宮者無人也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音註亳步谷反○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音註頃公辛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八年衛出三蔡公朔元年鄭聲十二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九年

春城毗音註毗音頻連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十九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音註帥所類反

秋九月癸酉齊侯拜臼卒音註景公名

冬叔還如齊音註還音旋

閏月葬齊景公

壬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定二十二年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公輒元年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三楚昭二十七年吳夫差三

三把傳十七宋景二十八春秋傳卷二十九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音註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殺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弒其君

荼聖人之垂成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音註還音旋柤地名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音註軫之忍反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音註荼音徒○衛侯于鄭儀衛侯

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十九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有已則以先君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也其國之子也則曷為不稱人

慕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惟不稱公子哉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秦秋

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賓諸家名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逆跪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

免超身之刑陳乞獻訞終被戮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音註為人無以有已見家語註謂身父母所有也復扶又反長展兩反少詩照反樂音洛乘繩證反被皮寄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蔡悼八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公子光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註瑗于眷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音註曼音萬

夏公會吳于鄫音註鄫舊鄫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言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現下同操倉刀反鮮上聲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音註自魯救晉晉楚之救皆不書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其再見以中國無

春秋傳卷三十

宋 胡安國 撰

哀公下

甲敬王三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寅十三年八年晉定二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音註入曹擅亡東周之始

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於擅於國風之後於擅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註僖公卒子閔公立過音戈

齊人歸讙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音註造在早反悛音銓去起呂反下同

吳伐我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

音註

現在反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音註闡魯地在東平剛縣北闡尺善

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音註為于偽反燼似刃反背音佩華戶化反見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音註雍丘宋地今為滕屬陳留郡雍於用反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丙敬王三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
辰十五年十年晉定二十
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
二秦悼七楚惠
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音註悼公弒子簡公壬立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誰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誰及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賊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而存天理之意微矣音註為于偽反下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音註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誰不在季子

惡烏故反橫去
聲帥所類反

丁敬王三
巳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
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
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
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
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
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公田什一助而不
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
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
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
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
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

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
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音註說音悅為于偽反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音註艾陵齊地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戊敬王三
午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齊簡公癸成
八鄭聲十八杞閔四宋
景三十四秦悼九楚
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音註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音註說音悅為于偽反 賈音古省所景反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
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
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
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縱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姓而弗殊雖百世
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
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

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音

註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見曲禮取音娶後同別筆列反下同免音問殺色界反食音嗣好呼報反去上聲見音現喪息浪反為于偽反

公會吳于柔皐音註柔皐吳地在淮南遒縣東南柔音揉皐章夜反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音註鄖吳地即發陽也今廣陵淮陽縣東南有發丞音蒸簡三衛出十一蔡成十有三年晉定三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冬十有二月螽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已敬王三未十八年

夏許男成卒音註元公卒

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差于黃池音註書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

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抑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勾吳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音註扶夫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音註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好還見道德經屬章欲反見音現下同長展兩反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音註孛音佩又音勃

盜殺陳夏區夫音註區音謳

十有二月螽

庚申十九年敬王三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三十 九

六家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名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

高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 卷三十 十

春秋傳卷三十

又反樂音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朱　溥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解疑傳